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惣有八門大門一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惣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八十九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讀誦憶持者即可惣閑其義

大門惣攝頌曰

軏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葡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惣攝頌曰

軏揩剪瓜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珠洗足裘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軏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瓔珞印應知

尒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猕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清閑花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

絕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澡浴雜物是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擎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蠲痾能銷飲食又見奇絕箜篌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薰香洗浴之物浮軏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堪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令髮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為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浮軏用揩身體此六苾芻並多奇巧所有伎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軏揩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伎人吹彈擊柎時有衆人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毗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暫往觀瞻衆皆言尒即便相與競入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荅曰汝等愚人

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
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
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
我等洗浴之時以軌揩身出斯音曲
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
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
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
作斯譏恥宜應默尒勿招禍患彼聞
生怖臧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
各生誼議乎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
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不應以軌揩身
有斯過失由是苾芻洗浴以軌揩身
為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
不許以軌揩身時諸苾芻有塵垢
並生皴裂入七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
語聖者肺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
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
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
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
告諸苾芻前是制今乃隨開我今
聽諸苾芻以軌揩足非餘身分若揩
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
軌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是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
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
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
為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
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
於他日額為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
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
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
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
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
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
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
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
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
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為
我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
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
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
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
諸苾芻前是制今更隨開除為病
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輕作者得
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
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
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
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鏡我香何
以緣白佛佛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
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
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

耶荅曰從今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説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豈令我著塗香當得平復荅言賢首豈令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老苾芻自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為婆羅門居士等説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為婆羅門居士等説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老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為他諸人説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来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恣以外道為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為大福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善資粮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来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塗地供養如佛所説當成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癰患中由是苾芻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説當於疑介塔前手塗供養施主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衆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甎石打令搖動復生譏嫌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牆打地佛言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佛佛言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為婆羅門居士等説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老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為他諸人説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来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恣以外道為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為大福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善資粮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来如何棄擲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形貌容溢從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陁鄔波難陁是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辟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辟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辟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辟線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荅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辟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辟苾芻安在右辟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尒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苾芻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

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今生輕慢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善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好不時諸俗族調言聖者頭上剃髮腋下毛長何處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為欲染所纏六衆默尒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為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即便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荅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憍慢事衆寶嚴飾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諸

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嚴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鏁像或髑髏形欲令見時生猒離故

第二子攝頌曰

剪爪髮揩光 春時飡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火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衆遍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陁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遥見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遣來為衆剃髮問言汝解剪爪甲不荅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剪

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隨尊者教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放尒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曛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剃除鬚髮荅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官長苾芻鄔波難陁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剪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剪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剪爪時諸苾芻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如是荅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刱制今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為衆剃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揩甲不荅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

来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尒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熏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荅報言聖者何不除刮荅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揩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衆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為藥）奉上大王王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衆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衆千

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陁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来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遍看無闕時鄔波難陁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礼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来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陁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鄔波難陁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

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荅言不尒問曰何無荅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衆食彼使悒然辭歸本國時摩揭陁國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荅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陁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荅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已共生嫌耻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鞭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

以熟菴羅果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核鞭已後乃至於熟悉皆應食勿起疑心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我當施與瀉痢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荅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荅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荅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荅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荅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

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甘子廣州大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為聲相濫人皆惑之故為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梨勒毗醯勒畢鉢梨胡樹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文秀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頁中二行「三藏法師」，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唐三藏法師」。以下各卷同。

一　一頁中三行「大門」，諸本作「以大門」。

一　一頁中六行「八十九」，資、磧、普、南、徑、清作「九十」。

一　一頁中一二行末字「珠」，資、磧、普、南、徑、清作「殊」。

一　一頁中一四行「第一子」，資作「弟子」。

一　一頁下一二行第四字「暢」，磧作「揚」。

一　一頁下一九行「而過」，磧、普、南、徑、清作「時過」。

一　二頁上二一行末字「揩」，磧作「指」。

一　二頁上末行末字「是」，諸本無。

一　二頁中一行「處同前時」，磧、普、南、徑、清作「起同前」。

一　二頁中二〇行第八字「者」，資、磧、普作「有」。

一　二頁下九行「莊嚴」，資、磧、普、南、徑、清作「莊飾」。

一　三頁中七行第九字「主」，資、磧、普、南、徑、清作「施主」。

一　三頁中一七行第三字「時」，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頁上四行「餅食」，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飯食」。同行「容溢」，諸本作「充溢」。

一　四頁上二二行第七字「安」，資、磧、普、南、徑、清作「繫」。

一　四頁中四行末字「善」，磧、普、南、徑、清作「若」。

一　四頁中一〇行第七字「有」，諸本作「得有」。

一　四頁中一四行第二字「著」，諸本作「著者」。

一　四頁中一九行第五字「手」，資、磧、普、南、徑、清作「捨手」；麗作「舒手」。

四頁下二行「莊嚴」，諸本作「莊飾」。

四頁下九行第八字「或」，諸本作「或作」。同行「令見」，磧、普作「今見」。

四頁下一一行「第二子」，資、南、徑、清、麗作「第一門第二子」；磧、普作「等一門第二子」。

四頁下一三行第三字「火」，資、磧、普、南、徑、清作「大」。

四頁下一七行第二字「鬢」，諸本作「鬚」。

四頁下末行「即剪」，麗作「即前」。

五頁上四行第六字「悉」，諸本作「彼悉」。

五頁上末行首字「揩」，資、磧、普、南、徑、清作「磨指爪」；麗作「揩爪」。

五頁中九行第一〇字「熏」，資、磧、普、南、徑、清作「黑」。

一五頁中一九行至二〇行夾註，資、磧、普、南、徑、清作正文。

一五頁中二〇行「大王王」，諸本作「大王王及」。

一五頁下五行「王以」，資、磧、普、南、徑、清作「王及」。

一五頁下六行首字「施」，資、磧、普、南作「放」。

一五頁下七行「來噉」，資、磧、南作「皆敢」；普、徑、清作「皆噉」。

一六頁中一行第三字「菴」，諸本作「菴沒」。

一六頁中八行首字「我」，資、磧、普、南、徑、清作「已」。

一六頁中末行「云何」，資、磧作「云得」。

一六頁下一行夾註左「廣州大」，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六頁下二行夾註右「人皆」，資、磧、普、南、徑、清無。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論衆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遥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威滿佛鉢持奉世尊佛言願尒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遥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荅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荅摩曾来此不荅言已来何所説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筭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讃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説虚作是念已即便返掌翻喎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返掌喎面何所為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説半實半虚長者問曰云何虚實荅言生男子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虚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者問曰云何虚實荅言生男子是實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荅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惑得阿羅漢况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説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説虚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日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寔後生

雖知服毒返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寂後生人諸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挼腹痛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来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荅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去設懷便念彼命終還竊持来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氈氎圍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訖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幢幡入王城内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荅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花果事將安附世尊法介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

於救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寂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生死軍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果者至邑究竟天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介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
時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如来應正等覺默恰微笑非無
因緣即説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樂欲聞者能為説
如師子王震大吼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内妙山王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為渴仰者説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如是如是阿
難陁非無因緣如来應正等覺輒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苾芻如来今欲
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欲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阿難陁承佛教已告諸苾芻
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尒時大師
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
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
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
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
檀林栴檀圍繞猶如為王衆為圍繞
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
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
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
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衆圍繞
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
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
國天王乾闥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
鳩槃荼衆圍繞如廣目天王龍衆圍
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淨妙
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
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霞霧垂布
猶如為王弭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
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
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
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
念住無邊福智普薰修無量功德皆
圓滿
復有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
尊者婆澀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
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
假使星月皆墮落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大仙所説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
焚屍之處驗其虛實荅曰共行時刹
帝利童子遥見世尊說伽他曰
爭戾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衆皆雲集
當為寂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寒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
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
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
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輿至屍林
如来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衆咸赴
壹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
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之妻因斯
調伏有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
即令促整軍儀及勑太子後宮妃后
并諸扈從共出城闉時彼刹帝利童
子遥見影勝王說伽他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忖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闢開前路世尊
微笑大衆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
喬荅摩微笑入衆豈非此子命不終

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衆生形命未
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荅
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
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
於薪上以火焚燔猛燄既發身爪咸
焼唯近腹邊一無傷損時彼母腹遂
便拆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儀貌端
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衆見
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
光俱降我慢尒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
孩兒王遂驚怪舒手承取周迴顧盼
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
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号火生佛觀
大衆隨眠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万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
流果一来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
得阿羅漢果或得煖頂忍善根或發
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
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
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
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時火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
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
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

果遂即易已財貨更取餘物歸王舍城聞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乖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聟用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問訊已報言長者汝為非理荅曰我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此事既尒且不須說若將兒来我當容恕若不尒者我當揔集所有鄉親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礼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汝得童子来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

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者不得兒者便嘔熱血以取命殄遂告具壽阿難陁曰汝今可往影勝王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者不得童子必嘔熱血以取命殄是時尊者阿難陁具傳佛教詣王白知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陁願王無病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出日別三時来見我者隨意將去長者荅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衣具服瓔珞載以香烏送至其家人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切僧衆名曰蹂腹林是故經云佛在王舍城住蹂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

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弥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珎寶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諸人不用梯蹬而取此鉢或是沙門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朝起已出行澡浴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道荅曰長者比来敬釋迦子彼當取耶言訖辭去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物彼便具荅苾芻報曰我豈為鉢自顯已能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荅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来所有長養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烏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住處苾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殊

勝鉢来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
苾芻荅曰尊者豈可為斯木鉢現神
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
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
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
頗梨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
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
輙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
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
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
謂鐵及凡如是應知

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
應遂往市中買取刼貝撚成細縷於
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
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氎直千金
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
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
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
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氎
內於傘柄竹筩之中共諸商旅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
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
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
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細
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
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
怯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刼我
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
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
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
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
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
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
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

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為實語勿誑
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
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
雙氎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
記不虛妄時彼稅官取其一氎開與
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
今看形勢揔欲奪將報言勿怖我
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
氎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
傘筩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
市中舒張其氎索千金錢竟無一人
来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
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為入市中欲
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
市喚来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
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氎價直千
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来試
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氎是
新一氎　曾著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
未著者酬五百錢氎主報曰何意如
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察知
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
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氎主

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神叡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被針絹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有隨所酬直取氎將歸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惣取千錢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曾用氎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聞古王名曼陁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之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妙相此之天衣從空而墮尒可著之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曾觸不報言已觸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荅

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可驗之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荅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白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即就宅見彼外門駈使婦女王便伍目長者白言何故伍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伍目長者復問王如前荅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関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荅曰非魚是機関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荅曰非是啼泣

由王衣服栴檀沉水香烟所薰烟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躭欲無猒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未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躭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大天何為住此不顧万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荅言實尒王曰若尒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荅言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九頁中三行「餘論」，資、磧、普、南、徑、清作「餘說」。

一　九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盛」，清作「成」。同行末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九頁中末行「人天」，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頁下九行第二字「子」，資、磧、普、南、徑、清作「羅漢」，資、磧、普、南、徑、清作「阿羅漢」。

一　一〇頁中二〇行第五字「於」，普、南、徑、清作「之妻」，諸本作「妻故」。

一　一一頁上四行第七字「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一頁上六行「光明」，資、磧、普、南、徑、清作「光照」。

一　一一頁上八行「微笑」，普作「彼笑」。

一　一一頁下七行第一字「開」，磧、麗作「闕」。

一　一一頁下九行第二字「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一頁下一一行第二字「法」，磧、普、南作「門」。

一　一一頁下一七行第一七字「降」，諸本（不含石，下同）作「隆」。

一　一二頁上三行第二字及一七行第一三字「利」，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二頁上六行第一三字「寒」，資、磧、普、南、徑、清作「塞」。

一　一二頁上一一行「羅漢」，資、磧、普、南、徑、清作「阿羅漢」。

一　一三頁中九行第七字「嘔」，資作「欲」。

一　一三頁下六行第六字「蹬」，諸本作「墱」。

一　一四頁上末行末字「我」，資、磧、普作「物」。

一　一四頁中二行「劫貝」，磧、普作「劫具」。

一　一四頁中四行「已報」，磧作「已執」。

一　一二頁中一〇行第一一字「善」，磧、南無。同行末字「者」，磧作「者者」。

一　一二頁下三行「同時」，南作「伺時」。

一　一二頁下一三行第四字「眠」，資、磧、普、南、徑、清作「根」。

一　一三頁上一三行「火中」，磧、普作「火身」。

一　一三頁上一八至一九行「相刑」，資、磧、普作「相形」。下同至本頁中三行。

一一四頁中九行「之中」，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孔」。

一一四頁下二一行「觀察」，諸本作「觀驗」。

一一四頁下末行第三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向」。

一一五頁上四行第二字「針」，磧、普作「鉢」。

一一五頁上九行末字「洗」，資、磧、普、南、徑、清作「浴」。

一一五頁上一六行及一九行「此之」，諸本作「此妙」。

一一五頁上二一行「大王」，諸本作「大王王」。

一一五頁中二行第三字「之」，資、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一五頁中五行第六字「今」，磧、普、南作「令」。

一一五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更」，資、磧、普、南、徑、清作「便」。

一一五頁中一五行「謂是」，磧作「請是」。

一一五頁下八行「大天」，磧、普、南、徑、清作「大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火生長者之餘　攝頌在前

尒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日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遂瞋打火生日從者何辜輒見瞋打荅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惣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揭陁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日其父明王敎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允念已告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惟願大王來我宅內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二張　殊寺号

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宮內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鈎昇牆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其賊即便膠著牆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荅曰王遣我來偷火生寶衆人皆怒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恕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日尚能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

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
往詣佛所礼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
恭敬白言世尊惟願許我於善說法
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
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
来苾芻可脩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
落如曾剪剃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
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来鬚除衣著體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
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
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猒惡法常為
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
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
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
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撚空刀割香
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
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
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
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
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
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
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
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鉢
尸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苾
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
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慧王有親去斯不遠有
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
亂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
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
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
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鉢
尸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苾
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
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慧王有親去斯不遠有
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
亂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
諍為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
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
美飲食然未曾為三月安居四事供
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
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以方便為
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
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
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

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佛見請已默
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
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来與諸
大衆来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
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
三月四事供養即往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
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
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
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
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
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
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
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
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
佛語礼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
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
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申供養汝次
後設事亦非遲荅言大王我已最先
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
長者雖復如此然是我國內之人以
理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
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

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與汝
隔日設供若有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
言尒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倫辦種種
上妙珎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
食處以大瓦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
長者家設食之會就座而坐長者既
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
施佛僧如是慇懃勤知衆飽足嚼齒木
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
席於佛前坐尒時世尊為彼長者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
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
種供養廣如前荅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
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
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
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
悒荅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
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
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
而作食販粜人等皆勿聽賣蒸薪既
乏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

賣粜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
者至設食曰求粜不得便用家內栴
檀香木以將炊熏復以香油塗其氈
布用煮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王
恠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氛氳異於常
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
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
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
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嘗
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
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
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母一
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
問王同前荅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
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
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凡礫掃拭街
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
處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
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
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
綵塗香未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
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珎奢敬奉佛
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盛
饌王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
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
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
令灌頂大象持百支傘蓋佛世尊自
餘諸為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
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內人扇
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
僧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
者聞王許賣薪即便許賣長者遂乃忘
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盛饌遂乃忘
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
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
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為及宮人我
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
人曰汝若見有乞人来至須者皆與
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
處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
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
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
綵塗香未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
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珎奢敬奉佛
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
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宜往白大長者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与勿令輙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强欲見我身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来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他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令上巧妙天来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與天分長者

共相借助荅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疰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厨令大為王持百支傘盖毗鉢尸佛其餘諸為持盖苾芻舍之天女手執金扇為佛招凉自餘天女扇苾芻衆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往後令太子亦復不来王恠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尒時世尊遥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麁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厨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供佛僧衆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盛饌供佛僧已頂礼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来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珎財豊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盖緪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猒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麁惡語以栴檀火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豊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断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般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

綴鉢畜資具刀子及針筩并衣損有三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者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駈使我若為作餘者續来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来明日便至

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詐
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
日具壽日日常見来向此家豈可是
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
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
彼調詐我為此常来荅言具壽汝可
不聞工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
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
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
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
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
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為我作
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
作具方可為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
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
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
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
苾芻欲割截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
我須刀子欲割截衣荅曰將去既裁
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
荅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

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
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其欛時諸俗旅見而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世尊聽畜
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畜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欛若須刀子純用
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
荅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
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
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
中其狀有二一如烏羽曲二似雞翎
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
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
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琉璃
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荅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
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

鐵鍮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
置遂便生澁佛言應用針筩苾芻不
解如何作筩佛言有二種針筩一是
抽管二以竹筩此許用管彼二刀子
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
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氎多被
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安地可作衣楨苾芻不解以緣白佛
佛言有二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
牽挽来去被竹損衣佛言先須鑽孔
次可以線繚令相著就上刺之
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
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
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栗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
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持彼
鏡照面觀形難陁鄔波難陁乎相告
曰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

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衆剃髮其人既至六衆問曰汝能剪剃留頂髻不荅曰是我工巧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人汝元不解可惣淨剃放汝歸家曰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

報言無暇多剃鄔波難陁令作頂髮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卧在憍閃毗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卧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卧苾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遥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趂問宮人曰鬼在何處荅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

是何物荅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荅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荅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荅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荅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塹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横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荅曰從憍閃毗比所住止得安樂不荅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卧苾芻所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牛

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即詣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尒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生受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彼卧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為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陁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陁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

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荅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迮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迮形如瓜瓶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烏鳥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隔子牕擂風雨來時水渧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店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擴店鐶鈿於浴室中巩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垜巩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軌石籍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佛言火若燄猛不應即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杴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

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麨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麨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汙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溼時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癢用軌石爪揩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挂為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湯為言話佛言不應湯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溼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制度以複軌壘成形如穀積上狹下寬中高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門須扇掩灰

泥表裏勿令薄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石像或是銅像先浴像已擎向餘人後入要心供養發願常為所費不餘多獲無窮福中安地鑪深一尺許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然煨看其冷煖以適通窓烟出西方浴法適時節室內明燈皆食前不同此方飢沐飽浴若欲洗時著洗畢入室已可在一邊踞拈而坐片時遍汗以油塗身令人搭拽遂得洗痾冷風癢煩勞衆病皆除不須藥豈同湯洗去垢而已然後移向別室過其時候以藥湯浴身此是帝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恐覽者不悟聊因注出若無病遂省者任隨時量事然中天熱地作者亦爾北方寒冷皆有

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砌佛言應用甎砌或可布沙水便漫溢佛言作竇決水令出又洗水時洗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汙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洗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豫置此物勿令遠取既洗浴已身體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虛羸佛言任食小食手有油膩難平匙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鹽無菜請受佛言應畜承鹽盤子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十張　殊字号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十一張　殊字号

須行鹽下薑片此是聖教与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鹽或將觀水元不欲著衆生食了無問僧私須留一大抄許以施衆生方有濟飢之益此並是傳者之譌矣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八頁中三行，資、磧、普、南、徑、清作「第一門第二子攝頌火生長者之餘」。

一八頁中五行「從人」，清作「從入」。

一八頁中七行末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太子」。

一八頁下三行「經于」，資、磧、普、南、徑、清作「經乎」。

一八頁下一二行第三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大王」。

一九頁下二一行第八字「是」，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汝是」。

二〇頁上一行「然與」，諸本作「然我與」。

二〇頁上八行「之會」，諸本作「之處」。

二〇頁中四行「餅食」，資、磧、普、

南、徑、清作「飯食」。

一 二〇頁中五行「氛氳」，資、磧、普、南、徑、清作「氤氳」。

一 二〇頁中六行「而至」，磧、普、南、徑、清作「面至」。

一 二〇頁中一〇行「王今」，資、普作「王令」。

一 二〇頁下一行「其盛」，資、磧、普、南、徑、清作「斯盛」。

一 二〇頁下六行「百支」，資、磧、普作「百子」；南、徑、清作「百千」。

一 二一頁中六行「舍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舍支」。

一 二一頁中一〇行「前往」，諸本作「前住」。

一 二一頁中二二行「珎財」，資、磧、普、南、徑、清作「珎寶」。

一 二一頁下一四行「攝頌」，諸本作「攝頌曰」。

一 二一頁下一八行「賢者」，資、磧、普、南、徑、清作「賢首」。

一 二二頁上一行「矯誑」，諸本作「矯誑」。

一 二二頁上二行「見而」，資、普、南作「具而」。

一 二二頁上二〇行「截衣」，麗作「裁衣」。

一 二二頁中三行第八字及八行第八字「欛」，諸本作「弝」。

一 二二頁中九行「大長」，資、磧、普、南、徑、清作「太長」。

一 二三頁上一九行「頂髻」，麗作「頂髮」。

一 二三頁中一行「頂髮」，諸本作「頂髻」。

一 二三頁下七行「窟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窟內」。

一 二三頁下一四行「花園」，資、磧、普、南、徑、清作「苑園」。

一 二三頁下一九行「比所」，資、磧、普、南、徑、清作「彼所」。

一 二四頁上五行「受樂佛告」，資、磧、普、南、徑、清作「愛樂因告」；麗作「愛樂佛告」。

一 二四頁上二一行「我今」，磧、普、南、徑、清作「我令」。

一 二四頁中三行「答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頁中六行「瓜瓶」，資、磧、普、南、徑、清作「苽瓶」。

一 二四頁中一四行「開閉」，資、磧、普作「聞閉」。

一 二四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地」，資、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二四頁下九行末字「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瓦石」。

一 二四頁下一二行末字「棄」，資、磧、普作「葉」。

一 二四頁下末行夾註右「上狹」，資、磧、普、南、徑、清作「上尖」。同行夾註左「開門門」，磧、普、南、徑、清作「開門」。

一 二五頁上二行夾註左「福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福室中」。

一 二五頁上三行夾註右「冷煖」，麗作「令煖」。

一　二五頁上四行夾註右「飢沐」，磧作「飢涕」。

一　二五頁上五行夾註右「洗痾」，諸本作「沉痾」；同行夾註左「冷風」，資、磧、普、南、徑、清作「冷脾風」；麗作「冷痺風」。同行「不須藥」，諸本作「不須餘藥」。

一　二五頁上六行夾註右「過其時候」。資、磧、普、南、徑、清作「適其時候」；麗作「過候其時」。同行夾註左「浴法」，資、磧、普作「活法」。

一　二五頁上七行夾註左「遂省者」，資、普、麗作「逐省者」。

一　二五頁上八行夾註右「亦稀」，資、磧、普作「有稀」。同行夾註左「皆有」，資、磧、普、南、徑、清作「皆有以表來尒」。

一　二五頁上九行「以何」，諸本作「以何物」。

一　二五頁上一〇行「出又」，資、磧、普、南、徑、清作「出入」。

一　二五頁中一行夾註右「塩下」，資、磧、普、南、徑、清作「塩并下」。

一　二五頁中二行夾註左「濟飢」，麗作「齊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殊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尒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曰善賢性無誑諂質直為行每於日日敬礼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為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礼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為奉獻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荅曰苾芻實力子無有慚耻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慚耻所行非法身与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辞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為謗毀應可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稚先言告已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許僧伽應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知不聖衆為作覆鉢羯磨荅曰善哉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義不荅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為作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法耶荅言不見尒今宜往礼謝大師若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慙怖尋詣佛所礼佛足已含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常願旦澡漱已行礼大師我於中路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為礼敬彼言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荅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耻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何過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稚言

白已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前蹲居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与我作覆鉢羯磨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願大德僧伽与我仰鉢慈愍故如是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力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既了取衣鉢洗足已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尒時遍覺遥鑒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慙耻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遇有他緣辞逝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咼遊歷事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衽承不為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怯曰汝昔面首端正以何緣故今見咼斜即便具荅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不應輙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為殺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處敬礼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某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强此有何故荅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荅曰聖者六衆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温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衆報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耻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取攝或復現身皆越法罪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尒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荅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藂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荅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与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
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
合掌礼足便取其鉢盛滿勝上餅果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
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
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
施与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
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
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
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苦行
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
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
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
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
妙音尒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
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為第一由其
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
未離欲苾芻咸廢已業於日日中聽
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為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
林內高聲誦經于時為王聞音愛樂
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
振足為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為
行荅言大王盡力駈前不肯移足未
知此為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
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
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
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為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
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駈馳隨鉤而去
王問御者曰何故此為今隨意行御
人荅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
聲諷誦經典為聞生愛遂不肯行王
曰若如是者宜可迴為就訪彼尊我

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
城御者即便奉命迴為未至舊居時
勝鬘夫人佐王來速請問所由王以
上緣具荅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氎
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
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
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我大
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
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
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氎奉
施尊者荅言夫人任將餘氎豈由此
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尒王
乃持上妙氎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
陁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
便下為礼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
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荅言大王何
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
者念日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
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
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
耻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
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荅言大
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書
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
陁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
妙聲尊者王進衽揖見其貌醜便生
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伍眉擲衣而去
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乱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得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
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
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
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
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
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　時彼世

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
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
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圓一踰繕
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
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慇懃營作不生
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
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
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
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
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
欲駈令出彼便叉謝還依舊作塔猶
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駈之令出
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
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
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喜見塔
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
即以比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
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
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
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
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
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
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万歲有
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
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
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
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
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
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
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
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
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
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
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
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
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
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
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
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
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
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
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
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
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殁時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号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弃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棄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礼覲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棄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棄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礼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啓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瀉棄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荅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弃復往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立抽鉢荅言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其鉢若內帒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蹈衣并諸帒　褥及於坐具有緣離三衣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盛設供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躡時諸苾芻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為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荅摩未堪供養王子敷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降慈悲為賤跛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跛勿生疑慮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即跌鉢隨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應作鉢帒盛去苾芻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帒盛去苾芻手擎鉢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膊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為伴人閒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痛仁為處方荅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老報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竟必當見惠時彼即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荅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帒中竟訶梨勒先出錐刀次抽皮片并諸雜藥淨穢交參時婆羅門見其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帒一者鉢帒二者藥帒三者雜帒時諸苾芻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跛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即跌鉢隨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應作鉢帒盛去苾芻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帒盛去苾芻手擎鉢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膊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八頁中九行第六字「城」，資、磧、普、南作「地」。

一　二八頁下一行「揵稚」，資、磧、普作「揵稚」；徑作「犍椎」。

一　二八頁下二行「單白」，資、磧、普、南、徑、清作「白已次作」。

一　二八頁下六行「如是」，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一　二八頁下一九行「准此」，資、磧、普、南、徑、清作「唯此」。

一　二八頁下二二行「所行」，資、普、南、徑、清作「所作」。

一　二九頁上三行第五字「爲」，諸本（不含石，下同）作「爲君」。

一　二九頁上一七行「當作」，磧、普、南作「常作」。

一　二九頁中一三行「今爲」，徑、清作「今與」。

一二九頁中一九行「面如鏡」，資、磧、普、南、徑、清作「當護面」。

一二九頁下一九行末字「頃」，資、磧、普作「頭」。

一二九頁下二一行第七字「曷」，徑、清、麗作「喝」。

一二九頁下末行「具壽」，資、磧、普作「其壽」。

一三〇頁上三行「曷斜」，諸本作「喝哀」。

一三〇頁上一七行第八字「令」，資、磧、普、南、徑、清作「今」。

一三〇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者」，資、磧作「去」。

一三〇頁上二一行「供給」，資、磧、普、南、徑、清作「供養」。

一三〇頁中一行第一〇字「某」，諸本作「其」。

一三〇頁中二行第一〇字「未」，資、磧、普、南、徑、清作「來」。

一三一頁下八行第四字「環」，徑作「壞」。

一三一頁下八行首字「耻」，諸本作「賤」。同行「勿令」，資、磧、普、南、徑、清作「莫令」。

一三二頁上一行末字「書」，諸本作「晝」。

一三二頁上三行第五字「彼」，普作「人」。

一三二頁上四行「祇捐」，資作「伝捐」；磧、普、南、徑、清作「低揖」。

一三二頁上五行「而去」，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去具壽」。

一三二頁上一二行「得善」，諸本作「復善」。

一三二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依」，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三二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喜」，諸本作「善」。

一三二頁中二〇行第一二字「令」，普作「今」。

一三二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枝」，資、磧、普、南、徑、清作「林」。

一三二頁下一七行「由彼」，南作「白彼」。

一三三頁中五行「世尊」，資、磧、普、南、徑、清作「如尊」。

一三三頁下一〇行末字「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三頁下二〇行第一三字「末」，磧、普、南、徑、麗作「未」。

一三四頁上九行末字「羅」，資、磧、普、南、徑、清作「罪」。

一三四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痛」，諸本作「病」。

一三四頁上二〇行「交条」，資、磧、普、南、徑、清作「交雜」。

一三四頁中五行第五字「種」，資、磧、普、南、徑、清作「攀」。

一三四頁中六行第六字「紐」，資、磧、普、南、徑、清作「細」。

一三四頁中八行末字「罪」，磧、南作「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為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氈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尒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綫短毛綫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来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荅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牀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輙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

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来亦持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敷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来不將敷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来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方歸遂被蠱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来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覦卧具有不淨汙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文言坐具者即是量長於身无擬將為覩卧之具不令敷地礼拜深乖本儀）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內

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来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擬還不持衣去即侵夜歸被蠶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来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剖截浣染佛言若縫刺浣染緣未具者直尒白氈及生綃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郝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師但郝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去志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啜飲食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飲除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命令遣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於彼天花申供養已礼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弈周遍照耀遊多園林尒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趣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妙花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陁利迦華曼陁羅天花申供養已礼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弈周遍照耀遊多園林尒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
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
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起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愆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
財利亦如農夫廣殖田實如勇健者
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衆疾時彼
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
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
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来即便
安慰問言善来苾芻從何處来今夏
安居在何城國尒時世尊問彼苾芻
曰汝從何處来白言世尊我從南方
来又問今夏何處安居荅言亦在南
方佛言汝尋速路曾有伴不白言有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尒時世

尊說伽他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尒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
伽他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嬾伊羅葉
共為伴侶人　間遊行一有水羅　一無
水羅其有羅者　濾水而飲其無羅者
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
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嬾
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
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
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
有水羅不彼荅言有更不問言相借
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
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
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云借羅不敬
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閡事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
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

二者法瓶　三者君持　四酌水羅　五衣角羅

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同行云不與者即不應去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荅言我有與我用不荅曰共用遂即同行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令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令留住者無羅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衆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水淨者旦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覩物昏乱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器物應受佛言為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荅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摩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艓器不自

知能者荅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磨白羯白）

（應作）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應作）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是白佛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是白佛佛言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磨白羯白）

（應作）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是白佛佛言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磨白羯白）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掖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病重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是白佛佛言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上佛言非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一處食共盤而食荅言汝是俗人我作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有如是念一舉而食有如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掖行于

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捩去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檯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為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為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廁中見豆生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菉豆餻餅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菉豆餻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牸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栢無力既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沉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猒心說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于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蹔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号為牛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戒之後吐而外弃既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苾芻牛主身形羸瘦顦顇異常時阿難陁以緣具白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再三弃之於外次淨嗽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劫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嗽口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旅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安處

尒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出遊多林便往世利沙宮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為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壽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
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
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
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
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
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
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
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
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
一將咸餅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
美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
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
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尒無對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
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
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鼈盛塩盤
子飲水銅椀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六頁中七行首字「因」，南作「同」。

一　三六頁中九行第七字「裁」，資、磧、普、南、徑、清作「截」。

一　三六頁中一七行第一三字「單」，資、磧、普、南、徑、清作「陀曰」；麗作「他曰」。

一　三六頁中一八行夾註右「細密」，資、磧、普、南、徑、清作「須細密」。同行夾註左「不堪者」，諸本作「不堪用」。

一　三七頁中一七行末字「弁」，資、磧、普、南、徑、清作「苦」。

一　三七頁下二二行第三字「竭」，普作「渴」。

一　三八頁中六行末字「他」，磧、南、徑、清作「陀曰」；麗作「他曰」。

一　三八頁中一八行夾註右「細密」，資、磧、普、南、徑、清作「須細密」。同行夾註左「不堪者」，諸本作「不堪用」。

一　三八頁中二一行夾註右「挫口」，磧、麗作「擡口」。

一　三八頁中末行夾註「生器」，資、磧、普、南作「生語采寫要」；徑、清作「生語采爲要」；麗作「生器深爲要也」。

一　三八頁下一行夾註右末至左首「達如餘處」，資、磧、普、南作「達如人處」；徑、清作「或如有處」。

一　三八頁下三行夾註右「取密」，資、磧、普作「耳密」；南作「用密」。

一三八頁下六行夾註左「生罟」，資、磧、普、南、徑、清作「生鑵」。

一三九頁上八行末字「不擬令」，麗作「不擬全」。

一三九頁中七行「井水」，磧、普作「并水」。

一三九頁中一四行第四字「旦」，資、磧、普、南、徑、清作「且」。

一三九頁下一七行「五謂」，磧作「五課」。

四〇頁上五行第七字「某」，諸本作「其」。

四〇頁中三行「于時」，磧作「干時」。

四〇頁中九行「生過」，資、磧、普、南、徑、清作「過生」。

四一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餅」，資、磧、普、南、徑作「飯」。

四一頁中一一行「老栢」，諸本作「老朽」。同行第一三字「被」，普作「破」。

四一頁中一二行第八字「沉」，麗作「泥」。

四一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于」，磧、普、南、清、麗作「干」。

四二頁上八行末字「沙」，磧、普、南、徑、清作「汝」。

四二頁中八行「是何」，資、磧、普、南、徑、清作「云何」。

四二頁中一一行首字「子」，麗作「聖子」。

四二頁中一五行第四字「等」，諸本作「等知」。

四二頁中一九行「煩惱惑」，諸本作「煩惑」。

四二頁下七行末字「何」，諸本作「阿」。

四二頁下八行第五字「本」，資、磧、普、南、徑、清無。

四三頁上一行第一二字「於」，徑、清無。

四三頁上一一行第一三字「助」，磧作「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為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敢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蠅在處撩乱時有長者婆羅門等来入寺内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荅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揩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亦堪洗浴西方諸寺及在處皆有大小無定露地而作或大如牀小可半席四畔壘甎高一尺許中間甎砌作龜背形以礓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竇令水流濯足洗身軍是要用

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荅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荅曰脚踏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駝駝形佛言不合應如為足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臺形當須澀鞭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覆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荅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荅言賢首世尊不許荅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俗旅来見便生譏耻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

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
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莊彩之扇
来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為僧伽
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猕猴池側高閣堂中時
諸苾芻為蚊蟲所食身體患蛘把搔
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
以事具荅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
子物荅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
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
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
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
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袪
蚊子物一者羱羊毛作二用麻作三
用細裂氎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
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裹不高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
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工人從
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
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著

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
梯由不結下裹有如是過告諸苾芻
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裹方可
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裹
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
撲耶荅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
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裹平地
作時不應如是（言結下裹者謂捉裹後邊下緣向前臀間急撒也）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
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恐不
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
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
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
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
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
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
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畜柱杖聞
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
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
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柱
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

有苾芻佯作老病而柱其杖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
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
是應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衆
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居
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
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
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朽
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柱杖者
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
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
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

線而為網絡俗旋談嫌問荅因緣廣
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鞘
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
来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苾芻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来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
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
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爾三向外
迴面便礼佛足奉辭而去尒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陁何故彼苾芻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陁言由彼噉蒜
恐觸尊儀故數數迴面佛告阿難陁諸
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陁言有佛言
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
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陁從今以
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韭類食
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
即便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
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散念不專注令彼未来世
不見真諦理
尒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
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来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
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
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熏無氣後
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第一門了
第二門惣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縱勝鬘緣　出家藥湯餅
門扇鍵斤金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
施四方僧訖令剃鬚者往詣寺中剃
除鬚鬚廣說如前鄔波難陁問剃鬚
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荅言是我
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陁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剃髮廣如上說鄔波難陁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荅言此是我工即令剪剃如前駈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鮮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宿苾芻然後更牙瘡處剃除勿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推倚掉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理復何傷苾芻荅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耻具修戒行敷襯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帒或以鉢袋隔而方卧牀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冷復覓卧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已卧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陁隨老得物便披卧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陁曰誰遮汝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衆人得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寒居在一邊側身而卧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脅而卧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荅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宅中以五百張厚白疊帔與送衆僧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耻問言聖者豈可仁等並還俗耶荅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為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內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不見依止
毛綫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取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礼雙

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
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
違所請尒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
已礼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
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
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
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
人留在寺内諸佛世尊有五因縁留
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
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為諸天宣
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
欲觀察卧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
其學處今者世尊為制學處諸苾芻
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
服皆溼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
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
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
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
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
將苾芻荅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
芻以縁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
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
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
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
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
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
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
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
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為我受染以披
著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溼荅
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縁白佛佛言居
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衆
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著為利前人勿
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
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
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為其柄及
餘種種紫鑛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
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
荅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
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
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
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
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
者從外方来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
見苾芻共生嫌耻乃至苾芻白佛佛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
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
村内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
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
白佛佛言若道在林中不得正擎若
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
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被雨霑衣苾
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
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
時方可持去
縁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
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陁夷漸次周
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
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
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
者荅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
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
跋陁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
主毗摩羅善辟羅怙羅既至彼已一
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
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荅曰婆
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為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伽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陁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衆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惣為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為說法要令其聽者億万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来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强識能摧外道者方可學習諸明惠者鎮學外典善品不修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剎那無定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為三分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

初分及以中後可讚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主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礼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荅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荅言子我從先来如是習誦即便辞礼更別往詣馬勝跋陁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辟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溫經荅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辞礼遂詣尊者舍利子所既礼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

共温經苔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老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老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謀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謀誤既被挫折默尒無言時諸苾芻皆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陁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陁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五頁中一七行夾註左第一二字「疊」，資、磧、南、清作「畳」。

一　四五頁中一八行夾註右第一〇字「皆」。同行夾註左「寶令水流」，資、磧、普、南、徑、清作「穴令水外流」；麗作「寶令水外流」。

一　四五頁下八行第七字「令」，南、徑、清作「合」。

一　四五頁下九行第八字「鞭」，磧、普、南作「鞭」。

一　四五頁下一七行「賢首」，資、磧、普、南、徑、清作「賢者」。

一　四六頁上二一行「工人」，諸本作「上人」。

一　四六頁中一五行第八字「持」，磧、普、南作「扶」。

一　四六頁下七行第一一字至九行末字「老朽……與我」，資、磧、普、南、徑、清作「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僧伽與我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

一　四六頁下一二行第一一字至一四行第七字「老朽瘦弱……畜杖羯磨」，資、磧、普、南、徑、清作「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

一　四六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至次行第六字「老朽瘦弱或復身病」，資、磧、普、南、徑、清作「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

一　四六頁下二〇行第七字「諸」，磧、普、南、徑、清作「論」。

一　四七頁上末行「即便」，諸本作「即

更」。同行第一二字「際」，徑作「察」。

一　四七頁中一〇行第二字「故」，磧作「欲」。

一　四七頁中二一行「其中」，磧、普作「某中」。

一　四七頁下一二行首字「罪」及小字「第一門了」，資、磧、普、南作「罪雜事法中第一門了」；徑、清作「罪雜事法中第一門竟」。

一　四七頁下一六行「攝頌」，諸本作「攝頌曰」。

一　四八頁上一行「牛毛」，資、普作「牛手」。

一　四八頁上二行第一〇字「末」，磧、普作「未」。

一　四八頁中四行末字「襯」，資、磧、普作「擯」。

一　四八頁中一五行第四字「披」，磧、普、南、徑、清作「被」。

一　四八頁中二一行第一一字「寒」，諸本作「苦寒」。

一　四八頁下一〇行第三字「披」，磧、普、清作「被」。

一　四八頁下一一行末字「内」，磧、普、南、徑、清作「由」。

一　四九頁下六行第八字「林」，諸本作「村」。

一　五〇頁上四行第九字「由」，磧、普、南作「曰」。

一　五〇頁中五行末字「聽」，磧、普、南作「德」。

一　五〇頁中一六行第九字「識」，資、磧、普、南、徑、清作「記」。

一　五〇頁中一九行第七字「兩」，徑作「雨」。同行第九字「讀」，磧、普、南作「讚」。

一　五〇頁下一行第八字「讚」，諸本作「讀」。

一　五〇頁下一六行末字「主」，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五一頁上三行第七字「老」，麗作「者」。

一　五一頁上一一行夾註右「闡阢」，諸本作「闡陁」。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陁鄔波難陁曰諸黑鉢者極為多事輒行誡罰我等宜可作耻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遥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恠趍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荅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灾六衆大笑我等故欲耻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欲致片言願不瞋責荅言任説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輒於我處而行誡訶少者默尒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寺中寺内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来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詣衆首上座既礼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来荅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門喚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荅云某甲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

大衆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礼上座一何覆之甚如是逋慢誰能為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為開户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鞭心有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輙作如是惡制令他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揭陁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藥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護而為侍者尒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遍觀下界見佛

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礼覲世尊即便

變化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陁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叉欲来食汝于時龍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道薄俱羅藥叉而為恐怖作是念已即披長毛大緂於經行中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叉現身来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如来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竪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法事心生嫌怯白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荅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来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礼佛足已便往天宮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緂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緂緂有臭氣兼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緂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帔或得長毛緂或得高襵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襵婆緂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恂紐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尒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恂胷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蘡薁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恂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恂

即於衣上綴物令衣疾破佛言應重作帖以錐鑽穴物出其内繫作雙物其細可在會前緣邊綴之疊衣三攝是安物細處若連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條苾芻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三種一編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條及彩物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尒時釋子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管務人忽然命過時彼衆人来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来知村務時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所有殘餘諸人荅曰更無餘物唯有汝今且往撿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撿察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荅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線結好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髏可置而去喚老母来問言何意先時大家有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絶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療損於此邑中所狄年稅咸充樂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大家可為還債諸人荅曰所有殘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絶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来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煮餅食二採衆花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荅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線結好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

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
鬘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
礼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
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礼
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用友彼人善
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
之勝鬘啼泣又問何故憂懷若斯荅
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
女可舒手来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
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脣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
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
其所乘馬忽尒奔馳控制不禁遂至
却比羅國入大名園内勝鬘見已便
作是言善来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
園荅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
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

求燸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
水威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
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
念温燸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
冷燸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
女言更取水来我欲須飲女還作念
要得冷水可能止渇即詣池所深撥
是大名駈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
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
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
大王在汝園内女即速去具報大名
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花與多
人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来
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
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竟言議問大
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荅曰是駈
使人王曰非駈使人是君之女宜當
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
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
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
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
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
瓔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
却比羅城所有人衆或有諸方来集

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号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懊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伭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絶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羣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采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人縱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往山林即與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蚰有五過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食花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

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荅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感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礼尊足白言大兄令得如是殊妙德勝荅言我證白

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興供養可住於此荅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荅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謂諸旨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旨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旨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惣集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尒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樺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

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今至園中釋子聞已平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者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来在釋園者老曰彼是客人剏来至此未相觸惧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内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来入園内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咸武咸共出城意欲煞戮者老曰且當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園今欲煞戮者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来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逝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墻壁亦皆削去別更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内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礼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五三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云」，資、磧、普、南、徑、清作「欲」。

五三頁下一一行第九字「佟」，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條」。

五三頁下一五行首字「待」，磧、普、南作「侍」。

五四頁上五行首字「覆」，諸本作「翻覆」。

五四頁上九行第八字「鞭」，磧作「鞭」。

五四頁上一二行第二字「行」，普作「作」。

五四頁中一行「變化」，資、磧、普、南、徑、清作「變作」。

五四頁中七行第一一字「中」，諸本作「處」。

五四頁下七行首字「貝」，磧、普作「見」。

一五四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忸」，諸本作「帕」。下同。

一五五頁上二行第二字「怗」，諸本作「帖」。

一五五頁上六行「墮落」，磧、普、南、徑、清作「墮地」。

一五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編」，資、磧、普、南、徑、清作「區」；麗作「偏」。

一五五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時」，諸本作「時有」。

一五五頁上二一行「摩納婆」，普作「摩納女」。

一五五頁下八行第一二字「線」，資、磧、普、南、徑、清作「繒」。

一五五頁下一三行第四字「目」，普作「自」。

一五五頁下一五行第三字「住」，普、南、徑、清作「在」。

一五六頁上七行第九字「故」，資、磧、普、南、徑、清作「苦」。

一五六頁中一六行第三字「愛」，諸本作「憂」。

一五七頁中二行第八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將」。

一五七頁中六行第四字「過」，資、磧、普作「遇」。

一五七頁中一三行第六字「自」，普作「白」。

一五八頁上三行第一二字「遠」，磧、普、南作「還」。

一五八頁上二一行第八字「通」，資、磧、普、南、徑、清作「變」。

一五八頁中三行第四字「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五八頁下一行第一〇字「如」，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五八頁下七行第一〇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太」。

一五八頁下一七行及一九行「八養母」，普作「入養母」。

一五九頁上一〇行末字「咸」，諸本作「威」。

一五九頁上二二行「至于」，磧、普作「至子」。

一五九頁中五行第五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備」。

一五九頁中九行第六字「憶」，資、磧、普、南、徑、清作「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為謀搆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荅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所下車步進欲申礼謁尒時如来在彼堂中閉户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荅曰佛在堂中閉户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為開便就大師烏足頂礼作如是言不覩如来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頓能降伏屈已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惠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

衆並隨順別堅宗量搆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荅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荅我便屏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来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来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来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造論端欲来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荅彼等聞已咸生慶悦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来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荅聞佛妙義深生慶喜委弃異道尊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是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多人皆為五欲来至我所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
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号為勝光於此
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
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
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剎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
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衆各各
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乱
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嗹噴之聲
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
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
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
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
彼即嘿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
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形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二名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
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
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
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
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
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
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
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
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
世尊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
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
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
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
薩羅我生剎帝利種佛亦剎帝利種
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尒
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剎帝利王世尊
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則
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
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
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礼雙足奉
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
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
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尒時
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
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尒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
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
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令
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
雨二夫人等駈令出宮作是念已弃
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
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日是我
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
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
問長行曰王今何在荅曰王在釋迦
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
老王尒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
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
往何處苾芻荅曰王入不久長行尋
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至佛
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来荅
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駈出我
等步涉而来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
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禄今且歸
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
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
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
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
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
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
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怨
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
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
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强盛云何忽至
我等不知行雨荅曰王今何有兵衆
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
而来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
策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
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
國主剎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
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
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来入
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
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
得食怯使来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
慞惶顧盻至蘿菔園于時園子謂是
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虛根業
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
因成霍乱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
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殄
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
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
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荅曰
我見一人暫来至此求索蘿菔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
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
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
先来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
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
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剎帝利灌
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
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
飾靈轝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
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蘿菔困苦命殄尒時世尊告言大王
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
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
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
乞食自資得蘿菔五顆送与其母即
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
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
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
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
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
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
持蘿菔奉施於彼尒時獨覺受其所
施踊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
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遥礼拜情甚歡
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
索向蘿菔母曰適有辟支来乞我已
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
起於惡念願彼食蘿菔霍乱而終大
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
勝光王是由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
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
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
經六返遭霍乱病而取命殄至今七

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菔霍乱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非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曰出軍為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椎鍾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遥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暎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涼樹何足顧尒時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来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来種族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荅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来至於此大衆集會詣如来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縁為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来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因縁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嚴集四兵来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受廣如上說尒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縁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来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鞭
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
彼弓絃為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
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
絛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
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
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
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
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尒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
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取軍
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
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
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
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
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
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
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校農作聞
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
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
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
敗惡生之軍煞傷幾盡是時惡生告
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蟻況害於人令閃婆一人將兵來戰
煞害弥多況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
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
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
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
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
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
喚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荅曰
我是閃婆汝宜可住報諸釋種城中
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
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
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
有何制說我毀犯荅曰我等作制不
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
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
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
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
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
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
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來佛
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尒時閃
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荼
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
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
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
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衆集處
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
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賫書遺及仁等
問言何為荅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
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荅曰此無
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
片片為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
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
荅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
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
共相謂曰使者尚尒何況閃婆我等
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
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
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
整肅侍衛入婆具荼國老少歡喜辦
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告曰策立為
主諸國遠聞婆具荼國中有釋迦種
名曰閃婆共立為主号為閃婆國閃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
來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六一頁中一四行第七字「侍」，麗作「徒」。

一　六一頁下一一行第六字「所」，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彼」。

一　六一頁下一三行第七字「烏」，諸本作「鳴」。

一　六一頁下二〇行「白佛」，諸本作「王白佛」。

一　六二頁上二〇行末字「多」，資、磧、普、南、徑、清作「自」。

一　六二頁中三行「又佛」至四行「奉行」二十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頁下一〇行「是故令我」，麗作「我由此故」。

一　六二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忽」，資、磧、普、南、徑、清作「時」。

一　六三頁上一六行第六字「聲」，徑作「身」。

一　六三頁上二一行第四字「形」，諸本作「刑」。

一　六三頁上末行第一三字「二」，諸本作「一」。

一　六三頁中三行第六字「恩」，資、磧、普、南、徑、清作「思」。

一　六三頁中九行第一〇字「聞」，磧作「門」。

一　六三頁中一〇行第三字「大」，諸本作「有大」。

一　六三頁中一八行「能則」，諸本作「能測」。

一　六三頁下九行首字「王」，磧、普、南作「主」。

一　六三頁下一〇行末字及六六頁中一行第六字「令」，諸本作「今」。

一　六三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日」，資、磧、徑作「曰」。次頁上一三行第八字、一九行第八字同。

一　六三頁下一五行末字「主」，徑、清作「王」。

一　六三頁下二二行「漸至」，諸本作「漸行」。

一　六四頁上四行第八字「大」，麗作「夫」。

一　六四頁上九行「兩言」，普、南、清、麗作「雨言」。

一　六四頁下一八行第七字「食」，麗作「因食」。

一　六四頁下二〇行第五字「由」，麗作「由彼」。

一　六五頁上八行第五字「朝」，諸本作「大殿朝」。

一　六五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非」，諸本作「作」。

一　六五頁中一一行末字「王」，資、磧、普作「生」。

一　六六頁上九行第五字「則」，徑作「作」。

一　六六頁中九行第八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　六六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告」，諸本作「吉」。

一　六七頁上二行第二字「神」，資、磧、普、南、徑、清作「祠」。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勝鬘之餘

尒時惡生告苦母言刼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為煞害今且歸還苦母吞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史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惟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教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為開門整見容納即還速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趣集一處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瞿昏廖其瑕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宮彼眷屬正

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入王見我已弃捨刼比羅城諸釋迦子使倩誅煞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鼓震天鼙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出昏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目諸目白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允其所願王言若尒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經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未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苾芻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苾芻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橫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座遍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尒血少諸苾芻議口仁等應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血橫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緊礦煮令色赤盛滿千瓶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遥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愚人扛殺釋種七万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奔之苦母見已白言此等千人皆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惡家何不慇殺王曰云何當殺荅曰今群象脚蹋是時惡生多造惡業釋種見荅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若為殺之荅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揪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尒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熱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即授鉢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水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大德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猶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衆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尒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遥見世尊作如是力撲象令倒手擎奔之苦母見已白佛語喬荅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揪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尒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熱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即授鉢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水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煞出大叫聲昔為漁人煞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煞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為馬車步戚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為馬車步戚威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為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煞彼學人具大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盛為馬車步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減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辟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尒七日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煞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為或云且煞一魚一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煞一者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宍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尒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扎以鐵栿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煞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群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惣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

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愆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煞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煞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婇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荅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荅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為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為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尒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来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佛言
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
陁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愚人惡
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
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
頌時阿難陁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
人惡生與諸婇女在宮殿中便自誇
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時為冤竟於
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
百糅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為戒所拘束　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為
王聞糅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悠亦
即以頌告諸吕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吕等即將五百糅女於波吒羅
池邊截其手足因此号為截手足池
諸經首玄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
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糅女被截手

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
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
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
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
處見諸糅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
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
銀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
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舍識而能得
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
衣及水来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
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
故如来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
百糅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
百天衣徃無熱池處以餅取水来至
佛所頂礼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
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来佛言汝往
慰問諸糅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
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尒時如来以神通力令彼五百糅女
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
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尒
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糅
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
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
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
瓔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
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陁利花曼陁羅花過初夜分来詣
佛所天花供養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聽受妙法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今我證
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
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
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
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問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庄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惡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怨如重患人除去衆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生中無有愆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世尊名迦葉波如来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抌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抌猛焰上騰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悉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閉閇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悉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門喬荅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咀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宮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抌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抌猛焰上騰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悉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閉閇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悉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尒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世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言大
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陁
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
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
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
瓔珞環玔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
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為彼
追福奉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
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
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
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
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
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
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玔并金
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
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
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懾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陁
烟筩嗽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
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
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
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
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
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
出家妻荅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
夫報言尒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
礼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
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
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
之人被他駈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
讚揚礼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衆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

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
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庶不
養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
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
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
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妻作是要契
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存
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
未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
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
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荅
言可尒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
處其妻遥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
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
欲何所為荅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
勿觸衣鉢問曰何故荅曰我奉鄔波
馱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
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
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
洗足荅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
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荅便與
洗足後將油來欲為塗足苾芻見問
荅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為塗問荅同

前鄔波馱耶所誠護心彼問聖子汝自防心又將食来欲同盤食問曰何為吝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食苾芻不許問吝同前即敷氈褥白言聖子遠来疲困頗少眠息苾芻既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来欲同處卧苾芻曰汝欲何為吝言聖子不同卧来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吝同前苾芻不許即来抱觸女是觸毒被摩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是念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還来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空去可將多少粮直貝齒隨行苾芻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鍚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鍚而去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令空過時鄔波難陁門首經行遇見彼苾芻来頭似鴟梟眉長垂下見已便念是何尊者而来於此應可相迎即逆前行唱言善来善来尊者時苾

芻報曰敬礼敬礼礼阿遮利耶時鄔波難陁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芻不知鄔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今問彼從何所来吝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来何所来吝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来陁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念昔恩者人皆共讃世尊亦説汝等苾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與我貝齒鄔波難陁曰老叟汝甚福存宿恩得見妻不吝言我見又問曰得安穩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此舉容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之其摩訶羅性懷愚直所作之事具向説之鄔波難陁曰汝所作者更可貝向鄔波馱耶處説彼聞歡喜彼至師邊一一具説師聞此語告諸苾芻彼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為説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説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説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六九頁中三行「勝鬘」，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頁中二一行第六字「逐」，磧作「遂」。

一 六九頁下六行第二字「使」，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任」。

一 七〇頁上三行「王日」，磧、普、南作「主白」；麗作「王曰」。

一 七〇頁上九行「議口」，諸本作「議曰」。

一 七〇頁上一〇行「惡王」，徑作「惡生」。

一 七〇頁中九行至次行「水鉢」，資、磧、普、南、徑、清作「鉢水」。

一 七〇頁下三行第一三字「彼」，普作「被」。

一 七〇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一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減」，麗作「滅」。

一 七一頁上一六行「各還自受」，資、磧、普、南、徑、清作「還自受之」。

一 七一頁上二一行「極大」，普作「極太」。

一 七一頁中二行第一〇字「賣」，資、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七一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子」，資、普作「于」。

一 七二頁上一二行第八字「于」，資作「子」。

一 七二頁上一三行第七字「已」，磧、普、南、徑、清無。同行第一〇字「頌」，普作「訟」。

一 七三頁上一六行第五字「說」，資、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 七三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枉」，磧作「在」。

一 七三頁上一九行「又因」，南作「又出」。

一 七三頁中一行「正等覺」，資、磧、普、南、徑、清作「供等正覺知」。

一 七三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煩」，資、磧、普、南、徑、清作「憂」。

一 七四頁上二行「來世」，資、磧、普、南、徑、清作「來生」。

一 七四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詣」，資、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 七四頁下六行第九字「先」，諸本作「先共」。

一 七五頁上一行「所誡」，資、南、徑、清、麗作「誡我」；磧、普作「誠我」。

一 七五頁上五行第一〇字「眠」，資、磧、普作「眼」。

一 七五頁中一行「敬礼敬礼」，資、磧、普、南、徑、清作「敬礼」。

一 七五頁中九行末字「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五頁中一四行「我今」，徑、清作「我念」。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魔女来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来坐其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容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婬已如毒箭入胷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婬染事即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悲泣往詣佛所尒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衆演說正法遥見彼来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来善来者彼嗢熱血便即命殀作是念已告歡喜言善来善来何故悲泣荅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荅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荅言大德我能受持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數座席鳴捷稚言白復周衆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礼僧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

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善苾芻恭敬礼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去者令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不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須早起開諸門户取舉燈臺灑掃房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

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温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揵稚敷座席可備衆花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座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為取氈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衆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衆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王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准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慇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

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陁婆瑳從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荅言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荅言患嗽問比服何藥荅曾吸藥烟得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荅曰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尒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椀相今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事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筩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麁惡置椀孔上以口吸烟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輙棄可作小帒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壞應挂為牙杙上或笐竿上鐵便

生垢佛言應以藥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輦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有病幸為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處方荅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荅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作醫人若遣作湯洗者苾芻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者苾芻不知何藥為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華花果及皮木等共煮為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訖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具壽畢隣陁婆瑳有病不能詣彼荅曰聖者我取舉苦荅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荅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荅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輦佛既聽已時畢隣陁婆瑳即便乘輦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荅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猳油灌鼻苾芻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筒苾芻便為一裝佛言應作兩裝彼作尖利及以麁惡佛言勿令尖利麁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陁婆瑳患渴苾芻來問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陁婆瑳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畢隣陁婆瑳得來至此為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為請荅言賢首我身有病不能詣彼荅曰聖者我取舉苦荅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荅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荅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輦佛既聽已時畢隣陁婆瑳即便乘輦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荅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猳油灌鼻苾芻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筒苾芻便為一裝佛言應作兩裝彼作尖利及以麁惡佛言勿令尖利麁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陁婆瑳患渴苾芻來問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

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自衣　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綠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来過以護戒故仰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荊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陁復以大便汚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

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應在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言應左寺後西北隅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作佛言聽作復不知云何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着斟處廁安門扇并須橫居外置木斟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斟為淨為是觸耶荅曰是觸若尒何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為渴所逼欲飲須飲水行入寺中至苾芻所言應在

遮止令其損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衆應差遣
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為
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即不應
差云何為五若有愛恚怖癡亦復不
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
差若無愛恚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
藏應如是差集衆同前對衆應問汝
苾芻某甲能為大衆作掌器人不彼
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
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令此苾芻某甲為衆作掌
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
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
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苾芻
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
今如是持
時有人來為渴須水苾芻新缾盛水
授與俗人將舊缾水授與苾芻佛言
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
與俗苾芻用訖即便取舉白衣用了

隨處輕弃佛言皆須取取苾芻不善
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苾芻
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
及僧於三月內為辦供養便作是念
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
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
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
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
芻便將此器內凡器庫中手相振觸
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
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
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
水灌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
所為荅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
門曰仁等憐愍一切衆生若能豫辦
少多飲水極為善事苾芻報曰佛未
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
宜應豫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
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令水
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
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
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佛言
應安窓牖地上有泥應以塼砌并洩

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居貯水缾
巩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
以塼朶凡以物楷勿令頻側水缾不
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
以梳箒并諸雜葉雖頻洗刷仍有臭
氣佛言應畜多器更手盛水一分安
水一分曬乾遂於日中曬曝佛言陰
處令乾便不蓋口土入巩中佛言應
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
觸巩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
是淨銅凡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
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
許豫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
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
皆應豫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
苾芻尼高荅弥與眷屬苾芻尼有五
百人來詣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
佛為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嗹噴時大
世主高荅弥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
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
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
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

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頌虛
空藥叉神聞此聲亦說斯頌如是四天
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都史多天
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平相
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
住過劫數尒時世尊告大世主喬荅
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詞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
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
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
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
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来足　願尊尼延壽
佛母穀重心　發言申礼敬
劫住化衆生　作如是願詞
不應於佛所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
中讃歎和合及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
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
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
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
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来處申
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荅弥於如
来處應作是語願佛及

覩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荅
弥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
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
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
各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主喬荅弥
等般涅槃處尒時世尊與憍陳如婆
澁波大名阿尼盧陁舍利弗大目連
等及餘聲聞大衆為供養大世主喬
荅弥等舍利故皆来集會時勝光大
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為供養
舍利故来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
者故舊長者及庶子母等與眷屬俱
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
無量百千皆来集會時勝光王將種
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轝復持
種種香花幢幡寶盖及諸音樂時具
壽難陁阿尼盧陁阿難陁羅怙羅等
四苾芻舉大世主靈轝世尊亦以右
手擎轝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靈
轝以慇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
閑之處尒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荅
弥及五百苾芻尼所盖上衣告諸苾
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荅弥等壽

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
尒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
香木焚燎其身世尊為衆演說無常
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
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
嗹噴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
嗹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
法罪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
言世尊是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
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
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
苾芻其大世主喬荅弥五百苾芻尼
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
至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万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
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
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
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
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抳為供養彼
如来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
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婇女

年既朽邁王便弃捨自相謂曰何故
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
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婇女作如
是語諸姉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
令願滿王妃荅曰若供養迦攝波佛
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
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花鬘瓔珞
幢幡寶盖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
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礼右繞行道
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
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
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
百婇女者今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
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
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
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
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制諸苾芻
見他嗹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
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
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
多林於苾芻處而為出家并受圓具

後於異時佛為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闇夫嗹噴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尤手握土繞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辟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怨讎內而為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尒者定被藥叉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辟曳之時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辟痛為是苾芻捉者痛為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即問荅言仁等所捉辟痛遂放令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嗹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壞正信共一

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嗹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怨家之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願言令人長壽若不尒者定被藥叉吸尒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嗹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嗹小者應起一礼口云畔睇若小者嗹噴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隨處施庶林中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二莖三菜四花五果五種可噉食一麨二飯三麦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蘇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溼滋味充人色力得修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窓　內闊網扇樞開居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應安窓牖近下安置遭諸賊難佛言不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夜有虵蝎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窓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居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閉之作小鐵叉子形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鎗子　鐵錚井木杴　釜牀竈五百斧鑿衆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陁婆蹉有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荅曰我患風疥大德比服何藥荅曰我先病時以熱鐵鎚置餅水內用此湯水揩洗

身時便得瘥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為
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
水洗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
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鎖繫之待熱牽
出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置火便淨時諸
意用用時諸苾芻來問畢隣陁婆踐尊
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
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
淨水後煖觸水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以病大德何不
者何疾荅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
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温藥鎗
子今時瞿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
畜荅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病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
以鐵作鉢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
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杕火便燒壞佛
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
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
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
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
者曰若尒置地而去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斧
許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日施與
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
日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為大衆故應受其鑿用已却送彼日便與聖者報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竹木繩隨事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陁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牀脚忽折為須
不消詣長者處從借牀席用充卧具
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
乃至為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庵子母舊園中許諸
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
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
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
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
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

著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為下灌必得除損荅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杲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隤毀佛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七七頁中至七八頁下共五版原版殘，以麗藏本補。

一　七七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嘔」，資、磧、普、南作「毆」；清作「歐」。

一　七七頁中末行第七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先是」。

一　七七頁下一行第八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說」。

一　七七頁下一八行第六字及末行第五字「彼」，資、磧、普作「此」。

一　七七頁中二一行「許僧伽今」，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八頁中一〇行「施王」，資、磧、普、南、徑、清作「施主」。

一　七八頁下六行第四字「舍」，資、普、南、清無。

一　七八頁下一五行首字「今」，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合」。同行末字「事」，資、磧、普、南、徑、清作「仍」。次頁中七行第一二字同。

一　七九頁上四行「第五門」，諸本作「第二門」。次頁下二行同。

一　七九頁上末行「又具」，資作「人具」。

一　七九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何」，磧、普作「可」。

一　七九頁下八行末字「又」，資、磧、普、南、徑、清作「六衆」。

一　七九頁下一四行「報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六衆報曰」。

一　七九頁下一五行第三字「豈」，諸本作「報曰豈」。

一　七九頁下末行末字「遣」，諸本作「遺」。

一　八〇頁上五行第七字「此」，資作「北」。
一　八〇頁上八行首字「緑」，資、麗作「緣」。
一　八〇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御」，諸本作「抑」。
一　八〇頁中四行第七字「比」，諸本作「北」。
一　八〇頁中五行首字「作」，資、磧、普、南、徑、清作「而作」。
一　八〇頁中六行「具中」，諸本作「其中」。
一　八〇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命」，諸本作「令」。
一　八〇頁中一八行末字「往」，諸本作「作」。
一　八〇頁下末行第一〇字「元」，磧、普、南、徑、清作「差云何爲五」。
一　八一頁上一三行「僧伽令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此」；麗作「僧伽令老此」。
一　八一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作」，資、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八一頁上一七行第七字「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一頁下三行「朶凡」，資、磧、普、南、徑、清作「築坻」。同行「楮勿令頻」，諸本作「支勿令傾」。
一　八二頁上三行第一一字「都」，資、磧、普、南、徑、清作「覩」。
一　八二頁上一九行第七字「母」，磧、普、南、徑、清作「重」。
一　八二頁中一二行「隨處」，諸本作「墮處」。
一　八二頁中一六行「所説」，諸本作「所説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陀羅怙羅阿難陀乃」。
一　八二頁下一六行夾註右「作小」，資、磧、普、南、徑、清作「小作」。
一　八三頁上一九行第九字「舉」，資、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八三頁中一三行第六字「主」，清作「王」。
一　八三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主」，普、南、徑、清作「舁」；磧、南作「與」。
一　八三頁上一八行第四字「舉」，資、磧、普、南、徑、清作「舁」。
一　八四頁上末行「心壞」，普、南、清作「心懷」。
一　八四頁中五行第九字「人」，諸本作「支勿令傾」。
一　八四頁中一二行「隨處」，諸本作「墮處」。
一　八四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甲」，磧、普作「申」。
一　八四頁下一六行夾註右「作小」，資、磧、普、南、徑、清作「小作」。
一　八四頁下末行第六字「跰」，資、磧、普、南、徑、清作「分瓦」。
一　八五頁上九行「用用」，資、磧、普、南、徑、清作「用」。
一　八五頁上一八行第四字「病」，諸

本作「有病」。

一　八五頁上二一行第二字「合」，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八五頁中一四行第三字「詣」，資、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　八五頁中一七行「受取」，資、磧、普、南、徑、清作「應可受取」。

一　八五頁下三行第五字「時」，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頁下四行「彼日」，諸本作「彼曰」。

一　八五頁下五行第六字「曰」，資作「白」。

一　八五頁下七行「牀桄」，諸本作「牀橫」。

一　八六頁上一〇行第二字「板」，資、磧、普、南、徑、清作「木」。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陁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陁隨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陁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絶人所樂見難陁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陁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陁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陁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陁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陁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礼世尊時孫陁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陁曰今可暫放礼世尊已我即却迴孫陁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疰壓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陁曰可尒即至門首頂

礼佛足取如来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陁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来大師威嚴難陁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荅曰於佛邊取阿難陁曰宜授與佛荅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陁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陁汝食我殘不荅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陁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陁阿難陁問曰汝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於佛邊取阿難陁曰宜授與佛荅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陁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陁汝食我殘不荅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陁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陁阿難陁問曰汝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告已我即却迴孫陁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疰壓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陁曰可尒即至門首頂礼佛足取如来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陁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来大師威嚴難陁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荅曰於佛邊取阿難陁曰宜授與佛荅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陁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陁汝食我殘不荅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陁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陁阿難陁問曰汝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告已我即却迴孫陁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疰壓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陁曰可尒即至門首頂礼佛足取如来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陁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来大師威嚴難陁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荅曰於佛邊取阿難陁曰宜授與佛荅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陁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陁汝食我殘不荅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陁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世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陁阿難陁問曰汝出家不荅言出家然佛

既至日晚尋路而行尒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陁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陁羅愁苦通夜尒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陁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尒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荅曰可於寺中撿校衆事問曰如何應作荅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衆夜閉門户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荅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陁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放箒取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户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房竟

更閉餘户彼户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遥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伍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陁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耻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園

尒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号曰難陁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往礼或容得見是時難陁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毗舍佉見彼容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礼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陁稟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蘇合香油手觸鼻之

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斯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陁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陁之類躭欲男子投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陁起追悔心豈非我犯衆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陁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帒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帒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乾曬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汙下裙佛言應為兩枚一曬一著時有精多其皮溼壞應將物儭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著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礼敬後於一時難陁在石上坐憶孫陁羅即於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陁汝何所為荅言大德我畫孫陁羅形報言具壽佛遣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

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
生佛告苾芻難陁癡人憶孫陁羅畫
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
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
塗香佛問阿難陁何故如来髮爪窣
覩波所不著塗香及香泥灑地時阿
難陁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
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
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陁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
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
汝先曾見香醉山不荅言未見若如
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
猶如鵝王上身虛空至香醉山將引
難陁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猕猴
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
難陁曰汝見此瞎猕猴不白佛言見
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猕猴比孫陁
羅誰為殊勝荅言彼孫陁羅是釋迦
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猕
猴比之千万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
見天宮不荅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

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
三天告難陁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
難陁即往歡喜園婇身園麁身園交
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
菀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
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
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踈通牀帷
暎設處處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娛樂
難陁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
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
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
見男子天女荅曰世尊有弟名曰難
陁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
生此閒我等於此相待難陁聞已踊
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
天勝妙事不荅言已見佛言汝見何
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陁見
天女不荅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陁
羅誰為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陁羅比
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猕猴比
孫陁羅百千万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陁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
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

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尒時世尊便與難陁即於天沒至逝
多林是時難陁思慕天宮而修梵行
佛知其意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去告
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陁同座而坐
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
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
經典阿難陁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
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陁既見諸
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
難陁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
服難陁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
弃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陁既是我
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陁速
即起避彼言阿難陁諸餘苾芻事容
見弃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陁曰
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
故相避荅曰何謂我道云何尒路荅
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
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慼
尒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陁曰汝頗
曾見捺洛迦不荅言未見佛言汝可
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九張　貴字号

獄中尒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陁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陁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劒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捩齒抉目或時以鋸剡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鑊鑱身或以棒打矟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劒樹碓擣石磨銅柱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熱燄洪流煑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煑有情唯此鑊中空然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陁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殄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陁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竪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陁者生叉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陁悲泣雨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陁或願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張　貴字号

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陁聞已情懷愧耻默無所對尒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陁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可弃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尒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為欲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陁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礼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陁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難陁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陁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尒時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一張　貴字号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横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陁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来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癊或有血氣胎結或為宍增或為服藥或麦腹病蟻瞢病或產門如駞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轅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麦芒

或膖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鴟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垂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陁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胎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衆多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鬧聲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入草菴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我入籬閒難陁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

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辟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

復次難陁有四辟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垂乃得生草非是垂垂非離草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乎為緣共相拒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陁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陁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躰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衆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蔵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濶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陁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陁如明眼

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辟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陁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乎為緣共相拒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陁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陁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躰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衆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蔵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濶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陁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陁如明眼

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号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陁誰於有海而生愛味卧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陁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楯如癰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陁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

名為遍觸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部陁狀如稠酪或如凝蘇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陁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陁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鞋援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陁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辟兩脛及頭辟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欝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陁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脒如春降雨荑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陁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脚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陁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陁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陁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鞕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陁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踈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陁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陁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陁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陁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難陁其二十脉脉別各有四十脉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脉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陁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屬相連合有八万前有二万後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二万難陁此八万脉復有衆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陁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二眼處所如是兩耳兩鼻口咽胷臆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令通過出入氣息辟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舛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隨勢安布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差失

難陁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毛拂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胷臆食入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辟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無有障礙

難陁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無垢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陁此業風力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陁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意

難陁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堅固此風依胎左脚生指節二十骨右脚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膊有二骨脥有二骨脞有二骨䯬髁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肋有二十四骨復依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辟有四骨胷有七骨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頷有二骨齒有三十二骨髑髏四骨難陁辟如素師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狀次以繩纏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二百除餘小骨

難陁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辟如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難陁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陁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陁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湯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陁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因滋潤
難陁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
此皆一一共悉相連
難陁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曲藥此風能令胎子先造惡業
悉皆成就難陁由其胎子先造惡業
慳澁恡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
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
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
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
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
長以麁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
即麁若支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
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
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
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
黑愛黑便白難陁又由惡業感得惡
報聾盲瘖瘂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
不樂聞手足攣躄形如餓鬼親屬皆
憎不欲相見況復飲食後餘人所有三業向
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
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陁
誰有

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
貧乏於諸財物無恡著心所造善業
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
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
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麁細合度支
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
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辯辯分明
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
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黧黑或復
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
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陁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
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在生藏下熟藏上生物下鎮熟物上
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
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陁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
具足
難陁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
腹中
難陁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
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
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
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陁誰有
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
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
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
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陁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
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陁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
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陁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

難陁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辟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陁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衆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將欲出時手足橫乱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藥油或揄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臭穢可惡坑中有無量重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猒患薄皮覆蓋惡業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劈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得存與死無異難陁若彼胎子善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難陁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陁汝可審觀當求出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八九頁中二行譯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八九頁下末行第七字「旦」，麗作「且」。

九〇頁上末行「一房」，麗作「一户」。

九一頁上七行「灑地」，南、徑、清作「塗地」。

九一頁上一五行「上身」，麗作「上昇」。

九一頁上一七行首字「又」，普作「入」。

九一頁中六行第三字「遍」，資、磧、普、南、徑、清作「過」。

九一頁中一七行「彼如所見」，資、磧、普、南、徑、清作「彼所知見」。

一 九二頁上五行首字「捩」，麗作「拔」。

一 九二頁上六行第九字「牟」，資、磧、普、南、徑、清作「手」。

一 九三頁下一一行末字「熟」，資作「熱」。

一 九四頁上一九行「七日」，資作「一日」。

一 九四頁中五行第五字「鞘」，資、磧、普、南、徑、清作「矟」。

一 九四頁中九行「内開」，資、磧、普、南、徑、清作「内關」。

一 九四頁下一四行「虚通」，徑作「虚空」。

一 九五頁上四行「七日」，清作「十日」。

一 九五頁中四行第一三字「令」，資作「今」。

一 九五頁中五行第二字「殀」，資、磧、普、南、徑、清作「殊」。

一 九五頁下二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九五頁下八行「四骨」，資、磧、普、南、徑、清作「兩骨」。同行「素師」，徑、清作「塐師」；麗作「塑師」。

一 九六頁上四行「共悉相連」，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共脉相連」。

一 九六頁上六行「曲藥」，資、磧、普、南、徑、清作「曲業」。

一 九六頁下二二行「二種」，諸本作「三種」。

一 九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虫」，資、磧、普、南、徑、清作「千虫」。

一 九七頁上一四行「於斯」，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斯」。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陁因緣之餘

佛告難陁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陁如牛剥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唼食皆受苦惱初生亦尒以燸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撾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陁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万戶虫縱橫噉食難陁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統眼依眼而住常食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名麁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名杖藏二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圖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遥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密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蟲一名手綱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欲吞二名近臂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陁有一戶蟲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十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右脇食其脇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髀食髀復有二戶蟲名曰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二戶蟲一名盬口二名蘊口三名網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戶蟲一名雀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屎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膞食膞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脉食脉有二戶蟲一名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陁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統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統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圖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遥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密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蟲一名手綱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欲吞二名近臂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陁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陁有一

憂愁悶絕衆病現前無有良醫能為除療難陁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

佛告難陁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妄生美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或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陁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殺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粮應勤積集勿作放逸榮修梵行莫為嬾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

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陁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卧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衆事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是當死位難陁梗槩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揔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揔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半月揔有三万六千晝夜一日再食揔有七万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集數有尒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猒難陁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胷腹手足疥

癩癲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瘧衆多瘧病支節痛苦難陁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瘧病百一揔集病揔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陁身如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无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難陁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鏁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鞭苦中愛樂沉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弃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陁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

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猒患勤求解脫難陁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陁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殁無悔即更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乱正念而殁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難陁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

關筋脉相連通諸孔穴脂宍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汙流汙黃水痰癊爛壞脂膩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虫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蓋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溼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羞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陁此身亢從羯羅藍頞部陁閉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壞井常以醎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煑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陁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乱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醎酸甘辛苦味

不善調故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婬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陁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宍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陁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乱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陁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陁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

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乱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陁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命終時衆苦來逼雖受痛苦心不散乱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恡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

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乱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陁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陁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煞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噉强者欺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闇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蝨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闇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

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陁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龜鼉鱓蛭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陁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鷄犬狐狢鴟鷲烏蠅蜣蜋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陁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為馬駞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陁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燄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陁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陁懈怠之人多受衆苦煩惱嬰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宍筋骨

血脉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息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陀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差異不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荅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三張 青

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若有丈夫別歸處難陀汝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荅摩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令諸聽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莫以法教旦暗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令諸聽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莫以法教旦暗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令諸聽

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白言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陁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来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来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猒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猒患若猒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陁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

漏心得解脫尒時世尊重說伽他告難陁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来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陁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起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支　衆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腭骨并鼻梁
胷臆與咽喉　揔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髃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揔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鏁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腿足　合有五十骨　揔三百十六
支拄於身內　骨節相鉤綴　合成衆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葦舍
無楣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関木人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脉更纏繞
溼皮相裹覆　九處有瘡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辟如倉與篅　盛諸穀麦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関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樂　智者無染著
洟唾汙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髑髏中　胷膈痰癃流　內有生熟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惡家
無識躭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暫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畫綵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陁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尒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陁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難陁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説已咸皆有疑為斷
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
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
自嚴飾壁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婬欲
境極生愛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
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為
説佛告諸苾芻難陀苾芻先所作業
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説如上即説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
壽八万歲有毗鉢尸佛如来應供正
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與
六万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
王所都處住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
世尊有異母弟於婬欲境極生愛著
其毗鉢尸如来應正等覺於生死海
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
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豐樂安隱無諸詐僞賊盜疾疫牛羊

稻蔗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躭婬染
王聞佛衆住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
大目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彼
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
知友撫慶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
其弟躭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
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往毗
鉢尸佛所躬行礼敬聽受妙法獲殊
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
躭著婬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
愧恥倦知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
芻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
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
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
於諸欲境極生躭著幸蒙大師強牽
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
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
將去誠為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
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
佛所佛觀彼類稀根欲性而為説法
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
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温室澡浴佛
默然受彼知受已礼佛雙足奉辭而
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
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厭離
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温室浴如
来大師慈悲為受佛是人天所應供
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
作是念佛来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
弟躭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
荅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
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
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
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内諸舊住
者及遠方来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
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
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
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
水燒諸妙香懸衆幡蓋散花供養如
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
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
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
妃宮人婇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遥
礼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

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礼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躭著强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為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躭著時强牽令出愛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躭欲之弟即難陁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為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躭著婬欲之境强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陁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菓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

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聚落周旋觀察屆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為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者生慶喜心於花園中有一大德來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礼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愍懃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取餘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幡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

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即難陁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陁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佛告諸苾芻難陁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取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陁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

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
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
根門最為第　佛言此由願力難陀
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
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
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
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
記未来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号釋
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
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
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
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
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
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
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
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
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第二十五張　資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事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九九頁上二行譯者，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一　一〇〇頁上六行「諸鬼」，諸本作「諸魅」。

一　一〇〇頁上一二行末字「或」，諸本作「歲」。

一　一〇一頁上二一行「諸病」，南作「諸魔」。

一　一〇一頁中五行第六字及一〇四頁下六行第三字「汙」，南、徑、清作「汗」。

一　一〇一頁中一〇行末字「犬」，磧、普作「大」。

一　一〇一頁下一一行首字「毒」，磧、普作「奉」。

一　一〇二頁上八行第一二字「楚」，磧、普作「是」。

一　一〇二頁上一五行「痛苦」，諸本作「痛惱」。

一　一〇三頁中四行第一一字「自」，清作「洲」。

一　一〇三頁中一六行「謂苾芻」，資、磧、普、南、徑、清作「諸苾芻」。

一　一〇三頁下五行「諂誑」，諸本作「諸誑」。

一　一〇四頁中一三行「眼眶」，資、磧、普作「眼匡」。

一　一〇四頁中一四行「肩髆」，諸本作「肩隅」。

一　一〇四頁中一九行第四字「腿」，資、磧、普、南作「腿」。

一　一〇五頁上四行第九字「之」，諸本無。

一　一〇五頁上一八行首字「王」，磧、普、南作「主」。

一　一〇五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必」，

南作「心」。

一　一〇五頁下一三行末字「住」，磧作「往」。

一　一〇六頁中九行「花園」，諸本作「苑園」。

一　一〇六頁中一八行第六字「放」，諸本作「於」。

一　一〇六頁下一六行「天木香」，徑作「天末香」。

一　一〇七頁上四行「最爲第一」。作「最爲第」，諸本

一　一〇七頁上八行「誓願」，資、磧、普、南作「善願」。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貴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牀脚拂遊處　行處者氈氍

杵石須聽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説苾芻應畜

剖截支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剖截長

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

條短條不應參差剖截應須齊剖彼

復不知云何齊剖佛言長條短條應

隨其量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

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

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

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

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

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

小大寬四指或如烏張足小寬二指

或如母指面此内名中諸苾芻於不

淨地縫刺其衣遂便垢汙佛言應以

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

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火牀脚遂便

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

致損佛言應作糠代帀置牀脚下或破

帀纏裹

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汙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增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長者入寺遍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氍毹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荅言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氍毹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為敷苾芻便受多時足蹋遂為兩段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藉問言聖者因何氍毹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杵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石相還荅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將歸荅曰佛未聽畜若如是者可置地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杵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勿使蟲傷損　熱開三面舍可記難陁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衣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簷前不作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橫繫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笐（戶浪反）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闇誦經者彼誦經時有虵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嗖唱言長脊長脊凡夫苾芻悉皆驚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緣白佛佛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疊遮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瓨打去其底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盖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

婆黃病瘦無力令時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
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陁具以事白佛
言應作招凉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
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舍三邊築牆
架作偏敞踈徹来風不同於寺四面
有壁苾芻即便於内安牆外置行柱
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窓還遭熱悶
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高下佛言
應與牀蓆有諸鳥雀来入房中佛言
應置牕櫺勿令得入風雨颺灑應安
窓扇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
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内但著下裳
及僧脚崎隨情讀誦并為説法作衣
服等於四威儀豈皆無犯

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齒木 羅怙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服

至空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出迎慰問便
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
問阿難陁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
難陁曰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共来
至停在寺外寺内諸人咸出迎接更
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
陁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
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
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
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闇
難陁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
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
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
邊苾芻住者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
大善利阿難陁聞復還寄信苾芻亘
来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
人間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
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陁
聞佛頻讃復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
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讃歎我輩欲得
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来應由我等
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
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密持衣鉢
詣世尊所礼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

具壽阿難陁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尒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處空處從第四定次入第三第二定第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處空處從第四定次入第三第二定第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皆於門外洗雙足已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尒時河邊諸苾芻共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尒時世尊至天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尒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處空處從第四定次入第三第二定第初定世尊

臭氣四者能殘飲食五者眼目明淨

佛制苾芻齒木時一年少苾芻於顯露處而嚼齒木長短條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鯁喉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尒時世尊便舒無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璨万字能除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內彼口中鉤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顯露處嚼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短不知作聲不聞作聲不覺作聲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房內脚觸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應畜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不知用何洗口佛言應畜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苾芻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漱隨意飡食勿復生疑

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尒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應畜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刮舌筯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荅曰賢首世尊令我用刮舌筯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豈可汝等於我荅錍有希願耶令我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一得然金煑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屈以刮舌苾芻劈齒木已兩片相揩去上簇刺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諸苾芻云何為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時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漱隨意飡食勿復生疑

尊者鄔陁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怙羅彼是惡人恐行非法荅曰鄔波馱耶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趣人閒繞去之後鄔陁夷告羅怙羅曰汝來作如是如是事荅言不作鄔陁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怙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鄔陁夷轉更瞋盛遂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礼佛足見其啼泣問言聖者羅怙羅何故啼泣報言喬荅弥大德鄔陁夷手扼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圍繞不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荅王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荅長者作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衆雲集致有嚬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

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陁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陁實有苾芻駈他苾芻令出寺耶荅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陁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內不應駈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駈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荅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詔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羞恥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

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閒意是破僧方便得窣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殷心時彼本師見來叔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越法罪

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恭

敬應可駈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駈出若不駈者得越法罪佛言駈出即露體駈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君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六物駈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六物者三衣坐具水羅君持君持有二謂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熱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卧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升枅梁棟准次而安上布平版版上布甎於上復以砕甎和泥極須鞕築上安塩石灰泥一重既尒餘皆類知前安欄楯横牽釘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烏雀来共相惱乱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為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芒茅及褚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鐶方便挂斧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蒭食時大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蒭不与望断命終苾蒭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杪食時蘭若苾蒭所出飲食唯与野干遮餘烏鳥烏便嗔恨作烏音聲告賊師曰林中苾蒭多有金寶賊解烏語至苾蒭所從其索金報言我无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荅言汝多有金何不相与苾蒭曰我居林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与定断汝命苾蒭曰有嗔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賊曰烏向我道苾蒭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蒭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柱煞知已便放苾蒭白佛佛言苾蒭局心行施有此過生由此應知畜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溼餅須細擘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止者得越法罪苾蒭造房天雨之時傍入簷下水流漫損佛言作懸障遮苾芻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遍遮遂令處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明處版求難得佛言蘧蒢席等權用遮障既遭雨溼蟲蟻便生佛言夏雨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一〇九頁中、一一一頁中原版殘缺，以麗藏本換；其餘各版原版部分漫漶以麗藏本補。

一　一〇九頁中八行「杵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衦石」。下同。

一　一〇九頁下一一行第六字「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妙」。

一　一〇九頁下一四行第九字「日」，

南、徑、清、麗作「因」。

一一〇頁下二行末字「架」，資作「架衣」。

一一〇頁下三行第九字「令」，磧作「今」。

一一〇頁下九行夾註「戶浪反」，徑、清無。

一一〇頁下一八行第四字「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二頁下七行「聖語」，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二頁下一六行第二字「白」，麗作「曰」。

一一三頁上一五行「顯露」，麗作「顯露處」。

一一三頁中一行第一一字「願」，作「願」。

一一三頁下三行第六字「四」，資、磧、普、南、徑、清作「四種」。

一一三頁中二二行第三字「欲」，磧作「飲」。

一一三頁中二行第三字「聲」，麗作「作聲」。

一一三頁下二二行第二字「曰」，資、磧、普、南、徑、清作「白」。

一一四頁上四行第四字「去」，普無。

一一四頁上一四行「不立」，諸本作「而立」。

一一四頁下一二行「殷心」，資、磧、普、南、徑、清作「敬心」。

一一五頁上五行「君持」，磧、普、南、徑、清作「軍持」。下同。

一一五頁上一〇行「二童」，清作「童」。

一一五頁上一七行「卄枅」，資、磧、普、南、徑、清作「料枅」；麗作「斗枅」。

一一五頁上二〇行「類知」，資、磧、普、南、徑、清作「類如」。

一一五頁中一行第二字「褚」，諸本作「楮」。

一一五頁中二行「挂斧」，諸本作「挂擧」。

一一五頁中四行第九字「大」，諸本作「犬」。

一一五頁中七行第九字「食」，資、磧、普無。

一一五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師」，磧、南作「帥」。

一一五頁中一八行「柱煞」，諸本作「枉煞」。

一一五頁下一行「作懸障遮」，資、磧、普、南、徑、清作「應作懸障」；麗作「應作懸障遮」。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四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礼世尊足礼已掃寺内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箑来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箑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尒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箑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阿難陁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箑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来入林中聞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箑遍掃林中便作是念如来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箑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長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来入林中聞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箑遍掃林中便作是念如来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箑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說妙法開示勸導讃勵慶喜是時長者聞法踊躍奉辞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法生尊重心讃歎恭敬佛言今者如来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重讃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有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

今善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痆
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
盛安隱豐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
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
離染著心曾無悋惜後於異時王大
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
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
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
尒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勑大臣咸令
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
月滿生子顏容超絶衆相具足廣說
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
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
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
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
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
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
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
妙法群臣受勑即持金箱遍贍部内
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
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
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普令修學汝等莫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金莖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普令修學汝等莫諠勿生異念往時
尒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
寤寐常安樂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我尒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紅燄如日令人怖
我尒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普令修學汝等莫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金莖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普令修學汝等莫諠勿生異念往時
尒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
寤寐常安樂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我尒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紅燄如日令人怖
我尒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内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

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説非
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
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
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為知事人密
作是説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遊多林
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
日應鳴犍稚捴集衆僧共為灑掃時
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
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衆
聞説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令應
説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
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
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
不洗者以水澄手拭去塵坌洗手濯
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
觀察牀敷苾芻捴作佛言不應令可
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
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
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
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
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堂殿
幡竿制底如来形影皆誦伽他然後
足蹈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尒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
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
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數
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
白言大王我向壘中少取魚餅時彼
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
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
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
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
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
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説
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荅言
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
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
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語已便
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
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
令國内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
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
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尒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
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
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數
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
白言大王我向壘中少取魚餅時彼
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
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
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
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
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
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説
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荅言
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
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
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語已便
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
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
令國内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
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
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
念長者若来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
於異時給孤長者来至王所自將小
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尒時童子即
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
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
相分付即便窺告守門人曰長者童
子勿使入来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
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盼使
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
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倪仰而取復
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
二先是惡見王今試我令遣將去是
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
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
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
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
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
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索君皆與
耶荅言盡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荅
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
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隨入市諸人遥見皆喚二童汝来我
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遥見各
掩食脎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
以幸為說之諸人荅曰汝昔强飡一
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
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
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
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
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篲
帚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
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
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
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无
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
糞不停尒時佛告阿難陁曰為此二
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陁留殘命食二
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
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
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
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陁今此二童當近汝宿汝
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
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

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
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陁宣佛教已時
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
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陁曰此是何物
阿難陁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
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
漢耶阿難陁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
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
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
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
諸天咸来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
觀知佛心咸来佛所由彼威力有大
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陁此是何光
荅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来詣佛所
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荅曰
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
邪見謂無後世今見天衆即於此時
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礼
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
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
流果既得果已重礼佛足白言世尊
我今願於如来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
善来馱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来進止威儀同百
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来髮除衣著體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倦未久時閒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尒時世尊度馱索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耻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衆中聲聞弟子諸惑
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来礼
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
然受長者知已礼佛而去

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去告馱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至長者家為衆行水于時尊者奉佛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二人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為顧命令我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我等宜應滿世尊願尒時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食五噉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威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唯願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苾芻衆詣長者家坐已是時長者復遣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躭来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内宮人皂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至佛所礼足而坐

尒時具壽馱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次第洗手尒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耆宿大德苾芻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至上座邊見馱索迦持瓶而立極生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陁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馱索迦波洛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法罪

難居長者荅曰若畏熱者為造地窟
荅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
至夏月時復多溼氣便不堪住後白
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荅然為地
溼痰癊病增不堪居住長者荅曰若
如是者為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
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舍長
者便造以無簨故柱危欲破以緣白
佛佛言安簨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
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塩安角內藥器用氍毹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
陁跋踖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
行者来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
荅言我患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来
曾服何藥荅曰曾服石塩若尒今何
不服荅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陁
婆塩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
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筩便安

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角筩安塩
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
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塩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
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角時畢隣
跋跋踖因患問荅同前須畜藥椀佛
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卧空牀未有氍毹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卧單牀
更無氍毹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氍毹席汝何故無荅曰諸人多是宿舊
出家先来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荅言若尒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卧
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疎薄畢盆并觀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瑳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荅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荅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陁跋瑳苦熱身黃問
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荅曰持

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畀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應以軌作若移轉者可用
版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鏁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旅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
而方蹋勿致疑心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此物難得畢盆并觀體　鐵槽砌基地
以石支足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瑳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荅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荅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陁跋瑳苦熱身黃問
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荅曰持

踈薄衣今何不持荅言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踈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瘧瘧
於牀兩邊棄弃其涎唾令不淨潔天將
欲曉門人入房礼問安否涎唾汙額
苾芻見問即以事荅苾芻曰我試觀
之便入房中見其涎唾牀邊狼藉告
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
中涎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
棄涎唾之處不應輒弃若在闇中不
頭扣地而為礼拜須致敬者口云畔
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
涎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
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
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
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内置地安穩棄
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内安物苾
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
等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
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
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上待
器乾時事便廢閣佛言應畜二盆更
互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涎唾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尒棄者得越
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
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
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内地多有泥陷佛言
上以砕甎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内地多有泥陷佛言
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内地多有泥陷佛言
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内地多有泥陷佛言
上所作准事應為

與其火如火光珠月光亦尒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
衣服時浣衣人光珠月光亦尒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
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撥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尒應在盆
洗浣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
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
惱掌頰而住多人来見皆共譏嫌苾
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
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陁以赤
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
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
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搬打
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
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
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於大版木上撥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尒應在盆
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
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
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一七頁中一八行「迦攝」，資、磧、普、南、徑、清作「迦葉」。下同。

一一八頁上三行「廣說」，資、磧、普、南、徑、清作「應說」。

一一八頁中二行「往試」，磧、南作「往說」。

一一八頁下五行第六字「舍」，資、磧、普、南、徑作「含」；徑作「捨」。

一一九頁上九行末字「衆」，麗作「法衆」。

一一九頁中一八行「二童」，麗作「二童子」。

一一九頁下七行「長者」，徑作「長子」。

一一九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復」，資、磧、普、南、徑、清作「後」。

一一二〇頁上一行第二字「入」，資、

磧、普、南、徑、清作「及」。

一一二〇頁中二行首字「住」，磧作「往」。

一一二〇頁中九行「而生」，資、磧、普、南、徑、清作「心生」。

一一二一頁上四行末二字「二人」，麗作「一人」。

一一二一頁中二二行「佛報」，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果報」。

一一二一頁下二〇行「无力」，麗作「无相」。

一一二二頁上五行第三字「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二二頁中二〇行「父言」，資、磧、普、南作「又言」。

一一二二頁下八行「俗旅」，資、磧、普、南、徑、清作「俗族」。

一一二三頁上一六行「安穩」，資、磧、普、南、徑、清作「安隱」。

一一二三頁上二一行「不上」，諸本作「不止」。

一一二三頁下一〇行至一一行「常令」，諸本作「令常」。

一一二四頁上一行「火光」，麗作「日光」。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履虵咽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盡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溼體披衣色壞兼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拭身巾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苾芻草屣上有塵土即便搬打令網系斷佛言不應尒復用水洗轉加爛壞佛言不應尒可將溼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洗裙者可用絹布一幅半長六尺許橫繞腰胯擻勿令脫更不安帶是西國法也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唱長腰長腰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二張　貴

聽正法不荅言阿母不須說此無慈愛人母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說毛繩損項母曰由此因緣名為聖者若是餘類煞汝無疑子便默尒時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調弄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母見告曰何故汝身萎黃若是荅言阿母常有知識調言破項我負蓄耻致斯羸瘦母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去不被毛繩今可變形往聽妙法隨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聽彼之信心不隨母語默然而住母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項欲聽法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往白佛過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弃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然受請是時龍女礼佛而去尒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来至我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徳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奔之寺外項便傷擯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黄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作非法事令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正法遂至銷云故諸苾芻勿以毛繩繫龍虵項若見来時即可彈指告言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者以羊甲杖緩杈其頭置覩巩中傍邊穿孔以物塞擎之出外此杖無者以軟條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應以杖徐按繩索繫項舉置巩中如前弃外放草蓐中虵縱瞋火焚燒此草虵亦命終佛言不應弃草蓐内後弃露地不久觀察便有諸虫来相啗食佛言弃已不應即去可於露地弃

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作造諸石器隨時貯賣多獲利物便作是念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説如上乃至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多福業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搶衣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大衣染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數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染舊衣有以新衣授之舊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染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揾衣色班駮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又復以衣與染木因煮令衣損壞佛言應以水揾苾芻染了當日水揾言別煎染汁一度煮已即便弃擲佛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来至苾芻憧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簷前即於簷前染衣令染汁汙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答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染衣之處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未為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礼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来白苾芻苾芻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穿牀礼敬儀　別畜剃鬚衣　花鬘挂眠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苾芻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荅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荅曰可為衆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荅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苾芻念曰此物即是厲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貯於庫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詰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荅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荅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荅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荅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悋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来荅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不應敬礼自身汗染不合礼他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為孔造寺詰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荅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荅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荅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荅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悋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来荅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不應敬礼自身汗染不合礼他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為孔造寺詰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荅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荅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荅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荅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悋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来荅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為孔造寺詰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荅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為荅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荅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荅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悋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来荅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

礼礼他咸招惡作 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軌則並悉湮沉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白言喬荅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尒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礼佛足并問起居又言喬荅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辟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荅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来聖教之中亦同如是礼敬法耶佛告鄔波離不應如是而行礼敬凡是口云我今敬礼但是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礼而未具足然鄔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礼云何為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牖而皆口云我今敬礼彼云無病若不尒者俱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還披此服而為食噉及礼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耻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食

還披此服敬礼大師我等云何於此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其一而剃除鬚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即縵是應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人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敧遮身而行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羸微或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洗五支謂頭及手足

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招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鼾睡香但是香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言可於卧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 香泥及鉢籠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好牀座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倚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来施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由聖者我今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弃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今弃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弃擲便將塗拭鬚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齅凡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鬚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故持来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礼佛言勿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

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
白佛佛言為受塗足香泥受已弃擲
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為
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
佛言如前不應對面弃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
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
應為鉢龕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
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
鉢處佛言應作龕處佛言應還如是
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
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
塵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
應置地置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
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
言聖者所持之物為是鷄籠及安猕
猴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
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
復從乞油其家有女將油來施苾芻
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雖解
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
聞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
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来
施見器極大挺身告曰聖者誰能施
不信藥又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後来
藥又報言汝今不應輒為造次彼二
苾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謗生瞋恚
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
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
勿放逸者衆善之本如世尊說
若不放逸者能得不死處 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
藥又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為之事
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礼雙
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又
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
藥又專懷不信凡藥又衆於佛法中
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非
法語恐藥又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
制諸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
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
時彼藥又知佛許已礼足而去尒時
世尊藥又去後於大衆中就座而坐

告諸苾芻日我聞藥叉作如是說苾
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
叉伺求其便尒所為非諸出家者隨
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苾
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
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
止息處說聖伽他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
隨路而行遂被汗霑并塵土汙佛言
應以帒盛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
作帒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
肘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烏鼻
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恂
細塵土猶入佛言應安恂細苾芻以
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
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乱佛言常用者
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群賊於路劫人遂入
村中諸人竟出趂賊敗散隨處依投

時賊求水無綆及罐賊師令人上樹
遥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
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
著事必有罐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
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遥望
而住苾芻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
及水罐不荅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
鬧乱各持刀杖左右觀瞻衆中上首
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
刀杖觀見彼賊欲煞苾芻告諸賊曰
何故仁等情生鬧乱彼具報知上座
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
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絛共相
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
隨意取水觀察無虫飽足令飲諸人
慶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
相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
報曰當順尒言賊便礼足隨路而去
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君持并添
澡罐（君持著觜澡罐口開）俱尋前路漸至給園
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
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
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

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尒便持極
短佛言不應尒然繩有三種謂長中
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
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
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剪甲等物　支牀并偃枕
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
髮人處報言賢首為我剃髮彼作是
念沙門釋子强力使人虛費功勞竟
無酬直即取刀具揩拭延時作如是
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延廢
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
來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
作誑言竟不為剃有知識苾芻問言
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
為是知識荅言不是但為髮長欲求
除剃彼人誑我為此頻來知識報曰
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
剃髮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
苾芻解剃髮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
勿使俗流致生譏笑時彼苾芻聞是

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
仁今可来為我剃髮荅言善哉雖佛
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剃髮須刀磨石
并頭鉗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畜剃髮
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
家別一人得出家已牀無承足卧不
安寧然彼先時支體柔軟所卧之物
悉皆華麗今時牀下身卧不安無多
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
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
住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
頭邊伍下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
伍下致令四大火力衰微可於牀脚
下安支足物荅曰佛未聽許佛大慈
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
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
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
安偃枕荅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
言卧時當安偃枕苾芻不解云何當
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
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為帒內貯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踣性常抱疾
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荅言
我於先時用香薰土報曰今何不持
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
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揔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栴荼猪蔗寺
鉢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或可共至終　濾作非時漿
處不為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
不知遣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
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
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温尋荅言
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
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
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
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
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
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

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
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
至不能者轉覔餘人彼不肯與不知
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
尊言令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
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
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
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惣誦得戒然
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
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惣停
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
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
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
說法其次衆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
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
曰如佛所說時非時漿者云何為時
云何非時佛言其不濾者為時其淨
濾者為非時仍以水渧渧之為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常多惡欲慳垢
所纏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
或房分齊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云
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

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旦時住處此是補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此是弟子處此是門人處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来往惱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一二六頁下一二行第三字「之」，麗作「乏」。

一一二六頁下一四行第七字「今」，磧作「令」。

一一二七頁上三行「昨夜」，磧、南、徑、清作「昨日」。

一一二七頁上一〇行第二字「諸」，南、徑、清無。

一一二七頁上一六行「羊甲」，磧、南、普、南、徑、清作「羊角」。同行第一二字「羣」，磧、普、南、徑、清作「坻」，下同。

一一二七頁中四行「何方便」，磧、普、南、徑、清作「作何方便」。

一一二七頁中一八行「因煮」，磧、普、南、徑、清作「同煮」。

一一二七頁中一九行第三字「煎」，普作「前」。

一一二七頁下七行「以竹夾」，普、南、徑、清作「以竹來」。

一一二七頁下一二行第三字「之」，南、徑、清作「投以」。

一一二八頁中一五行第二字「更」，徑作「便」。

一一二八頁中一八行「麁食」，磧、普、南、徑、清作「麪食」。

一一二八頁下七行「一一」，磧、普、南、徑、清作「二」。

一一二九頁上六行「并問」，磧、普、南、徑、清作「并問訊」。

一一二九頁中四行「貧人」，麗作「貧乏」。

一一二九頁中五行第一一字「敲」，徑、清作「欹」。

一一二九頁中六行末字「皆」，磧作「是」。

一一二九頁中一三行第六字「來」，普作「人」。

一一二九頁下六行第一〇字「籠」，麗作「龕」。

一一二九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由」，磧、普、南、徑、清、麗作「曰」。

一一二九頁下一六行「譏嫌」，南、清作「機嫌」。

一一三〇頁上一三行第六字「應」，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三〇頁上一四行「置可」，磧、普、南、徑、清作「還可」；麗作「宜可」。

一一三〇頁上一七行「佛言」，磧、普、南、徑、清作「佛告」。

一一三〇頁中一〇行「二抄」，磧、普、南、徑、清、麗作「二抄」。

一一三一頁上一七行至次行「怕紐」，磧、普、南、徑、清、麗作「鈎紐」。下同。

一一三一頁中一行「賊帥」，磧、普、南、徑、清、麗作「賊師」。

一一三一頁中一七行「井索」，南、清作「并索」。

一一三一頁中一九行「君持」，磧、普、南、徑、清、麗作「軍持」。下同。

一一三一頁中二〇行「給園」，磧、普、南、徑、清作「給孤園」。

一一三一頁下一二行第七字「具」，磧、普、南、徑、清作「且」。

一一三一頁下一三行第八字「人」，磧作「大」。

一一三二頁上三行「須刀」，徑作「鬚刀」。

一一三二頁上四行「頭鉗子」，磧、普、南、徑、清、麗作「須鉗子」。

一一三二頁上末行末字「貯」，磧、普、南、徑、清、麗作「貯」。

一一三二頁中六行第三字「任」，磧、普作「住」。

一一三二頁中七行「雜法第三門了」，南、徑、清作小字。

一一三二頁中九行末字「寺」，磧、普、南、徑、清作「等」。

一一三二頁下一三行「三十」，南作「二十」。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尼剃具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来往者衆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遍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来礼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為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来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髮極長詣剃髮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强使我作廣說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畜剃髮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陁出家時孫陁羅作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陁難陁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衆馳騁而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陁癡人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為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手捼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捼之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揔除佛言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准上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處衆集堂中共為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荅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荅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誓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庄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礼辭而去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来入寺欲求瑕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恂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陁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来求瑕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恂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

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為恂細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漫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礼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来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携君持瓶水可受三外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荅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斂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根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服唯著僧脚敧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甎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厠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遥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脞令水邪出若有三叉木者置上極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辟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再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礼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駈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撝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弟子親詣佛所俱礼雙足具陳上事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為清淨事福利無邊驗斯聖教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難違逆但為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旨致令學者無所准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或以筒槽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揩手充無用士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翻成汙染今既皎鏡灼然行否住其恭慢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師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師問曰何所觀耶荅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荅言恐有草髮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准斯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髮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他曰

凡賊所為者枉奪他財物隨君作不作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以為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毒箭遣此命過苦痛難言我聞兄亡倍生憂慼仁今若能歸依三寶持五戒者我為仁妹賊便美語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為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群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賊帥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子是昔時觀水為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礼佛讀經自不礼他亦不受礼不應敢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苾縫著佛言應可麁絣遂於一邊安怗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怗顛倒任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為說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此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歡喜如法奉行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先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此奈耶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於其腋下流汗霑汗臭氣不淨令衣身皮時諸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怗緣苾芻不知如何安怗佛言用物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怗佛言不應用白物怗應以壞色彼用加沙色佛言不應此乳陁色餘衣赤石赤土染之苾芻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苾縫著佛言應可麁絣遂於一邊安怗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怗顛倒任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為說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此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歡喜如法奉行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先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此奈耶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於其腋下流汗霑汗臭氣不淨令衣身皮時諸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怗緣苾芻不知如何安怗佛言用物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持苾芻尼毗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荅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荅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万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慧城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事父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珎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為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礼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未来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来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惣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来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衆中惣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閒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庶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来報言子隨去速来荅言彼無他事尋即旋歸礼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礼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即弃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乎相瞻視我今宜往待老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瘳損白言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乏不荅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為暫来取自衣鉢此衆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弃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為善事汝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遂礼師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礼敬師言善来具壽何故遲遲彼

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
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
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為
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
緣暫去即擬還来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
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
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及
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尒門人亦
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
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
經荅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
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荅言若有闕
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
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瘥
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
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
去別求依止荅曰蒙作依止是事流
恩一無闕乏今何駈遣報曰汝無闕
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
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
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聞默然不能致荅苾芻白佛佛言於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
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
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
及其病差還来問經師曰汝去我身
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尒習讀
可爲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
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
讀師亦為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
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苾
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
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
住若無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来到師處
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
求依止其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
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
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
事周還来給菟少年苾芻皆起迎接
其年老者咸唱善来彼舊弟子見不
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来少皆迎
接老唱善来因何汝今見本師来身

不移座豈成合理荅曰豈彼於我出
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
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
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
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
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
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
理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
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
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
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
依止師曰如汝慳慢不相敬重誰與依
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曰不三
時礼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
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礼
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
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礼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恩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
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
利耶請為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
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荅言阿
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
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
追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
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
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弃他
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
師見問曰汝今復來有所遺忘荅言
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
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
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
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
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願戀門人無願
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
無願戀心門人有願戀心此亦名為
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
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衆導首有多
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
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來請其師曰
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
染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
如此慠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
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
瞻侍彼悉皆作便虧善品佛言應為
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
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荅言何故
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
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
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
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
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
教我闇誦荅曰未至汝番荅其師曰
看承供給是我當番請誦授經餘人
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
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尒苾芻
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
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聰一懞授
聰者時以其文長懞便事闕佛言應
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

令坐六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
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
慙耻仍更大笑彼共荅曰我豈飲酒
噉葱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
曰我何非法荅曰豈可不見牀重破
耶荅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尒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
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尒佛言不
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
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將圓不昇樹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㊅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
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
物而為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
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陁有一求
寂欲受近圓師即為喚作羯磨師及
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
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
人未來鄔波難陁左右顧盼見樹開
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

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主難久衽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陁住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來何故難覩猶如初月荅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荅言聖者凡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上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大為遇病耶荅言彼無患疹大王訶

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曰誰作斯事荅言聖者鄔波難陁王聞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難陁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該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陁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本國王无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陁曾於一時新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礼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尊者阿難陁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攉此禿沙門頭不荅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攉尊者頭時阿難陁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其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荅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攉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荅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荅曰我元無過彼令攉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陁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荅曰有片許事鄔波難陁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即為具說時鄔波難陁即三點頭口中唱諾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四張　貴字号

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指摩以油於
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
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
覩苾芻時鄔波難陁即在其前經行
来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攉
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陁聞是語已告
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
来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
打其頭鄔波難陁即捉其臂報言癡
物鄔波難陁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
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
發聲大喚弟子俱来復捉一辟共相
牽挽餘人續来並皆曳去鄔波難陁
有大氣力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
至王門六衆法尒若恨忿怒至王門
時王殿遂動王覩相已報左右曰出門
觀察豈有聖者六衆来耶即便出觀
見鄔波難陁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
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陁今在
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
向使聖者阿難陁不出家者合受何
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
荅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五張　貴字号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
是事放免不並餘人王於我等俱生
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輙以
拳打聖者阿難陁頭彼復懷瞋亦打
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
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
羅門到街巷處告衆人知時彼父母
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来至悲啼
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
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
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
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
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即斬左
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
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陁遥
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
王為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
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
事荅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手彼手
現全王喚臣来問言婆羅門何不斬
手荅言斬訖若尒聖者鄔波難陁見
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
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二十六張　貴字号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
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勅更截右
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
辟而住後時鄔波難陁在傍而過問
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来打我頭彼
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
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耻作如是言
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
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
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
波難陁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
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
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
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陁護彼婆羅門
鄔波難陁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
阿難陁起擁護心鄔波難陁行酬報
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
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
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
皮衣更無所願於果樹下加趺而坐
思量法義上有猕猴攀果令落打破

彼頭尒時隱人說伽他曰
我終不起念令汝苦身云由汝自作慳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
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
弃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蹲時
脩慰時彼猕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
時彼獵師先無疑其果纔落頭遂血
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猕猴跳
擲枝上便即搖援弓射以毒箭從樹而
墮因此命終汝等慈善勿生異念昔
時隱人即阿難陁是往日猕猴婆
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陁是彼
時為阿難陁之所擁護鄔波難陁之
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
弃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
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三五頁下一一行第四字「詣」，磧、南作「諸」。

一　一三六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怕」，磧、普、南作「鉤」；徑、清作「帠」。

一　一三六頁下一行第一一字「德」，南作「得」。

一　一三六頁下五行「衣物」，徑作「衣服」。

一　一三六頁下一六行「君持」，磧、普、南、徑、清作「軍持」。

一　一三七頁上一行第四字「根」，磧、普、徑、清、麗作「相」。

一　一三七頁上一〇行「偏洗」，徑作「遍洗」。

一　一三七頁上一一行「弃由」，麗作「斜出」。

一　一三七頁上一二行「邪出」，麗作「除去」。

一　一三七頁上一五行「徐去」，徑作「前」。

一　一三七頁中六行第九字「便」，磧、普、南、徑、清、麗作「使」。

一　一三七頁下四行小字右第一二字「旨」，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七頁下五行小字右第一五字「充」，磧、普、南、徑、清、麗作「元」。

一　一三七頁下六行小字左第二字「住」，磧、普、南、徑、清、麗作「任」。

一　一三七頁下一八行第四字「急」，徑作「悉」。

一　一三七頁下二二行「聞是語」，磧、普、南、徑、清作「聞語已」。

一　一三八頁上一二行「勿生」，磧作「勿生」。

一　一三八頁中二一行「霑汗」，磧、普、南、徑、清、麗作「霑汙」。

一　一三八頁中末行首字「怗」，南、徑、清作「貼」。下同。

一　一三八頁下二行「加沙色」，徑、清麗作「袈裟色」。

一　一三九頁下九行末字「往」，磧、普南、徑、清、麗作「住」。

一　一四〇頁中一四行「彼第子」，麗作「於彼第子」。

一　一四〇頁中二〇行「給菟」，麗作「給園」。

一　一四〇頁下九行末字「師」，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四一頁中三行「習讀」，磧、普南、徑、清作「自讀」。

一　一四一頁中一七行「便虧」，磧、普南、徑、清作「便廢」。

一　一四一頁中一六行「請誦」，麗作「讀誦」。

一　一四一頁中二〇行第一四字「懞」，磧、普、南、徑、清作「蒙」。二一行第八字同。

一　一四一頁下一行「六尺」，磧、普、南、徑、清作「六人」。

一　一四二頁上三行「此時」，南作「比時」。

一　一四二頁上九行「國主」，清作「國王」。

一　一四二頁下末行「唱諾」，磧、普、南、徑、清、麗作「某」。

一　一四三頁上一五行第九字「恨」，磧、普、南、徑、清、麗作「懷」。

一　一四三頁下一四行「吐羅底也」，磧作「吐羅羅也」；普作「吐羅也」。

一　一四三頁下二一行「自怡」，磧、普、南、徑、清作「自活」。

一　一四四頁上八行「獵師」，麗作「獵師頭」。

一　一四四頁上一二行第一三字「其」，磧、普、南、徑、清、麗作「牽挽」。

一　一四四頁上一五行第九字「恨」，磧、普、南、徑、清、麗作「懷」。

一　一四五頁上一〇行「鄔波難陁」，磧、普、南、徑、清作「阿難陁」。

一　一四五頁上一二行「隱人」，磧、普、南、徑、清作「隱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音義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羯陁喪大衣塵時用　師謨婆縛達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此須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綩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徃閻林中煞而噉食骨及頭蹄弃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帚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遥見有烟群烏乱下即便相命共徃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徃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煮肉報言聖者選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好麤惡之物我等取時甘蔗主尋蹤来至見彼六衆共分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為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好麤惡之物然此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弃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来食好弃惡我等取時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好麈廬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飡餘骨頭跡是他所弃充糞掃物於我何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患身亡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好毛綩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綩裹我身弃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日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患身亡不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断由於毛綩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飾喪輿毛綩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日昇壽有賣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綩用裹屍骸弃在林内是糞掃物可徃取之彼便疾徃詣屍林所取其毛綩時彼非人即起屍堅捉其綩作如是語聖者黑好弃惡我等取時有何過取我綩凡屍林人多有匈膽便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喜勿恥人汝由愛綩生餓鬼中今報鬼曰癡更欲徃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者得越法罪選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綩来彼不採録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併知故問阿

難陁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緂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緂必歐熱血因即命殁告阿難陁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緂若不與者歐血而死既與緂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卧後以緂盖時阿難陁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緂盖黑喜聞已告阿難陁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緂者可在前行至林遣卧隨言即卧以緂盖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黑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輙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煞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是若有虫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礼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礼制底若樂礼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荅曰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荅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炙黃臘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彼先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

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陁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荅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荅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餅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
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
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
變於瞻病堂畫如来像躬自看病大
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
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
已礼足而去依教畫節既並畫已時
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
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
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
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
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
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溼損壁
畫佛言不應尒可於寺內近一角頭
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
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軌應為水竇
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澡
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
遇患三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
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
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
在門鄔波難陁見婆羅門報言善来
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眸睇聖者
我實希来今幸相見若數来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来荅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来乞幸願施與鄔波
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
應如是者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旅讌之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善草屣食俗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茱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
在門鄔波難陁見婆羅門報言善来
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眸睇聖者
我實希来今幸相見若數来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来荅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来乞幸願施與鄔波
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屣踏上而食
第四問第八子攝頌曰
實不清淨安鉢之茱脚蹈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茱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善草屣食俗
旅讌之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者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屣踏上而食
第四問第八子攝頌曰
實不清淨安鉢之茱脚蹈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茱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善草屣食俗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茱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善草屣食俗
旅讌之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者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来乞幸願施與鄔波
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屣踏上而食
第四問第八子攝頌曰
實不清淨安鉢之茱脚蹈而食苾芻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弃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因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陁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荅曰我是貧人問言若尒何不出家荅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荅曰世尊教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難陁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諳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褒灑陁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者得越法罪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撿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衆事具足捨与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弃寺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弃寺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弃寺他行荅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逃奔荅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忿遽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告已大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檐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三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檐正是其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檐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髁而擎重檐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檐作者得越法罪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荅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荅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

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荅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為出家荅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礼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為四佛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弃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為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陁見而問曰何故得來荅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為六荅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陁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弃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鄔波難陁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来當為出家荅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荅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陁問曰此是何物彼即荅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来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刼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刼来

躡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刼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刼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着苾芻衣鉢苾芻便弃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来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弃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弃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

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弃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處而為染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溼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煞牛羊耶荅曰非煞衆生是染汁墮地報言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染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緣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不應割去纏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尒時世尊於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陁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荅曰世尊未許報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聽種樹苾芻豈種樹便弃而去其樹便
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来集會同
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荅曰已
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弃去不為防
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
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
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種樹即弃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
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
當於四邊壘整遶護復為熱傷佛言
應通牕穴夏雨如篩停水爛壞佛言
夏時可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
弃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
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
若是果樹善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
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
守園人及親交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陁羅王附上毛
緂與影勝三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
隣陁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
此事王得上緂與尊者披在阿蘭若
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
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
何人荅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
所覓荅曰欲取上緂若如是者隱中
舒辟賊便屢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
勿令此緂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
遂即抽出一邊拽之不已便成大聚
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
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
跛何因惱我荅言癡人汝不惱我我
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
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
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殺便弃毛緂滅
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
緂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
畢隣陁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緂住
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
緂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
有蘭若苾芻得斯好緂應著村中令
人守護後有蘭若在俗舍身往林中
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蔘菜或安阿
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
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礼
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蹲
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
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
故聖者弃其善品隨處而卧荅言長
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礼
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氎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二十一張 貴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一四六頁上一五行「共往」，磧、普、南、徑、清作「若往」。

一　一四六頁中一九行第一三字「於」，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　一四六頁中末行第九字「有」，磧、普、南、徑、清作「市」。

一　一四六頁下一行第三字「緂」，磧、普、南、徑、清作「毯」。下同。

一　一四六頁下末行「啼泣」，磧、普、南、徑、清作「啼叫」。

一　一四七頁上一一行第七字「遣」，清作「道」。

一　一四七頁上一三行首字「黑」，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四七頁中二〇行第四字「裹」，磧、普、南作「裏」。

一　一四七頁下二一行第一一字「作」，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四八頁上一行首字「餅」，南作「缾」。

一　一四八頁上二行第三字「盡」，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四八頁中九行第七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一四八頁下六行「鞋履」，南、徑、清作「革屣」。

一　一四八頁下八行「不脫」，磧、普、南、徑、清作「可脫」。同行第七字「踏」，磧作「食」。

一　一四八頁下一〇行「依止」，磧作「依上」。

一　一四九頁上二行第六字「具」，磧作「見」。同行末字「曰」，磧、普作「白」。

一　一四九頁中一一行第三字「謂」，普作「請」。

一　一五〇頁中九行第七字「持」，徑無。

一　一五一頁下一六行末字「繵」，磧、普作「繾」。下同。

一　一五二頁上二一行「上緂」，磧、普、南、徑、清作「毛毯」。

一　一五二頁中一九行「後有」，磧、普、南、徑、清作「復有」。

一　一五二頁下八行第二字「持」，清作「時」。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攝頌曰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遊多林時此城中有

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

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

諸苾芻見已即以死屍并其衣鉢棄於路

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

云弃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

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

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

親必與如法焚燒苾芻白佛佛言苾

芻身死應為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

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

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万户

虫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

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

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柴可

得佛言可弃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

之夏中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藂薄

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褥支

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

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并說伽他為

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

散俗人見譏咸言釋子極不淨潔身

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尒應可

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

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

不礼制底佛言應礼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

於時時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

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

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為此無間有

情息猛燄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即

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滂如車

軸獄中猛燄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

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

止我滅其火答言隨意時舍利子入

勝解三摩地降注大雨令無閒獄地

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外

道晡剌拏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贍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推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勿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頌言（露形外道自方正命）

正命衆中無沙門　釋迦衆內沙門有若阿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外道

即見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荅言汝等衆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衆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晡剌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衆生今墮惡趣受耕舌苦揔報徒衆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强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巨過打便合理衆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搥箄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恠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

形體碎如搥箄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荅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神通最為第一何乃至斯荅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襆其身猶若嬰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荅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荅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猒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六張 貴字号

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悉皆爛熟碎如搥簟時舍利子自以衣裏猶若瓔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揔華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碎如搥簟時舍利子自以衣裏猶若瓔兒持至園中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既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横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鰒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荅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覔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七張 貴字号

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騰遭斯苦痛荅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如来大師不為二語親說伽陁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衣掩淚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為瞻養慇懃致敬礼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願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来至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第八張 貴字号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礼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為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搥簟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垂恩諸人曰斯為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礼足而白大王有教揔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

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
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
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
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
慇懃礼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
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者荅曰
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蚖虵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
搥篳無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
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皆放
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礼尊足
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辞
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
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
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
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
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住何
為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
具壽阿難陁所辞別廣如經說次往

世尊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為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
勝法中於後而来最初而去有何意
耶尒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他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来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啓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為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
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
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
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
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最後礼佛
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辞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
仁頗知不我今欲往那羅陁聚落於
親族所為其說法當趣涅槃荅言具
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
為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

難陁阿難陁阿尼盧陁頡離伐多跋
陁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辞別
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
子侍者准陁與苾芻衆詣那羅陁村
在那爛陁寺東南二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
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
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盡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為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荅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怙羅荅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礼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
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
利子將求寂准陁以為侍者於摩揭
陁國人間遊行漸至那羅陁村北外
攝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

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舍利子將欲
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
尊者觀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順其
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
令彼衆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
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
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
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
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
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
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
方燄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
響諸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
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
窟江河之側隨處禪修受解脫樂時
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
地忽然震動殷念觀察見其親教已
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
師於贍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尊
者弟子有八万阿羅漢同時皆悉入
般涅槃
尒時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

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取衣鉢洗足
已詣世尊所礼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為滿足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
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
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
何言時大目連最後礼佛合掌恭敬
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
園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
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
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
万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
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
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
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陁及羅怙羅聞舍利子
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

佛所礼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
陁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闇冥　假使聞法心迷乱
尒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為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准陁為鄔波馱耶焚燒供養
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
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
難陁所頂礼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
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
陁即將准陁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
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不辯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准陁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
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
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
阿難陁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

腜耶不尒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
蘊解脫智見蘊入涅腜耶不尒世尊
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攜
持此法入涅腜耶不尒世尊具壽舍
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十七
菩提分法入於涅腜然具壽舍利子
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
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
離慧趣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
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讚勵
慶喜聞悉了處衆宣揚情無怯弱然
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
既涅腜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
佛告阿難陁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
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
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性常滅壞
不應憂慼阿難陁我先曾於處處宣
說一切恩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
歸離別辟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
條花果繁實悉皆充滿枝聳出者必
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墮
落今亦如是佛為上首苾芻僧伽現

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腜又阿難
陁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
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
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
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救
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
別歸依又阿難陁汝可自為洲渚乃
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
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
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
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芻觀於內
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閒瞋恚憂愁妄
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
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
諸世閒瞋恚憂愁妄生煩惱如是名
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
陁聞佛說已頂礼佛足退辟而去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
目連曾作何業被外道粉碎其身世
尊告曰汝等苾芻大目乾連自所作
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
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
長大為其娶婦兒於婦處極生愛戀

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為
敬重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
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
容華於已聟邊未能蹔離而更於我
夫主强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
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
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
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强生言責遂起
惡心作磣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
打彼身形碎如搥葦汝等苾芻勿生
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
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
中身常被打碎如搥葦乃至今日
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
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　所
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
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
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
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
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尒汝
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
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
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及共議曰無

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不問冬夏時但令有風起風生寒即有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夏時寒不有此事人皆識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嫚熟打而去汝等苾芻往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即大目連今時亦尒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具壽阿難陁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為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為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波羅痆斯城王名梵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与與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陁羅後於異時善生王

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跋㗚搥胷大嘆憂懷悶絶時迦尸孫陁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解憂結即詣王所礼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荅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為輪裝挍精妙可疾將来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胷當破而取命殁王聞是以更增憂懼告其子曰誰作斯無益是愚者所言定知我不能強欲令求覓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癡國主是愚者抱此臭屍肉喚子苦悲號日月纔出時普照於人世能除四方闇開發大光明父王今不知子去生他趣地獄傍生鬼人天異道中非處勿攀緣人王善思察懃勤須定意唯法可歸依王聞童子語身心皆欣躍拔除憂毒箭便弃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陁羅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即阿難陁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陁梵授

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身骨已礼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花妙物具申供養時此城內人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准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来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毗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衆咸持香花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来供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衆咸持供養来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

来欲申供養見門鏁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緣可往白佛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来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来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甎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竪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耶為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来無猒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估之類若有来觀此法會者所賣化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舡舶時彼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屆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無猒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珎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受已不知如何處分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与贍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珎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

供養所餘諸物衣裳疊布及錢具等
現前僧衆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
合用故此擾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
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為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
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
生羞恥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
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
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
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
越法罪詰問既尒如是應知憶念問
訹不為教授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二十四張　貴　号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五四頁下一行第七字「殯」，磧、普、南、徑、清作「擯」。同行第一〇字「殯」，普作「擯」。磧、普、徑作「擯」。

一　一五四頁下八行「咸言」，磧、普、南、徑、清作「或言」。

一　一五五頁上一二行「推髻」，磧、普、南、徑、清作「椎髻」。

一　一五五頁上一四行第五字「勿」，磧、普、南、徑、清作「物」。

一　一五五頁上一八行小字左「自方」，麗作「自云」。

一　一五五頁中一三行第二字「今」，南、徑、清作「令」。

一　一五五頁中二二行第六字「箪」，磧、普、南、徑、清作「葦」。下同。

一　一五五頁下一一行「大師」，清作「天師」。

一　一五六頁上一六行「悲噎」，磧、普、南、徑、清、麗作「悲鰋」。

一　一五六頁下一二行「彼自」，磧、作「彼曰」；南作「復自」。

一　一五七頁上一五行「尊足」，磧、普、南、徑、清作「尊者足」。

一　一五七頁中四行「無差」，磧作「無善」。

一　一五七頁中二二行第一二字「園」，磧、普、南、徑、清作「圍」。次頁中一五行首字同。

一　一五七頁下二行首字「陁」，磧、普、南、徑、清作「地」。

一　一五七頁下四行「那羅陁」，徑作「那陀羅」。

一　一五八頁上一行「舍利子」，磧、普、南、徑、清、麗作「聞舍利子」。

一　一五八頁上一五行「禪修」，磧、普、南、徑、清作「禪思」。

一　一五八頁中四行「毒餅」，徑、清作

「毒瓶」。

一　一五九頁上一二行第五字「了」，磧、普、南、徑、清作「了達」；麗作「解了」。

一　一五九頁上末行第六字「佛」，磧、普、南、徑、清作「解」。

一　一五九頁中三行「憂慮」，磧、普、南、徑、清作「愛慮」。

一　一五九頁中一二行末字「妄」，徑作「忘」。一五行第八字同。

一　一五九頁中一八行第五字「咸」，磧作「戒」。

一　一五九頁中一九行「外道」，麗作「諸外道」。

一　一五九頁中末行「愛戀」，磧、普、南、徑、清作「愛念」。

一　一五九頁下一五行末字「所」，磧、普、南、徑、清、麗作「先所」。

一　一五九頁下一八行第一三字「諸」，清作「語」。

一　一五九頁下末行第一一字「及」，麗作「又」。

一　一六〇頁上一〇行第六字「具」，磧、普、南、徑、清作「共」。

一　一六一頁中一二行「置平頭」，麗作「上置平頭」。

一　一六一頁下末行末字「繒」，清作「曾」。

一　一六二頁上五行「第二」，磧、普、南作「第三」。

一　一六二頁上一五行「教授」，磧、普、南、徑、清作「教受」。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賣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此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此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知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

尒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八万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
憍陳如汝解此法不荅言已解世尊
汝解此法不荅言已解善逝由憍陳
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
阿若是解了義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
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
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
阿蘓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
空諸天四大王衆皆悉聞知如是展
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
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遍
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
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
奉行
尒時佛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
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
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
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
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

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
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
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
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
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
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
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
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
有二種呼名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
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
少年為具壽若不尒者得越法罪佛
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
尒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
為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
說我今更為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
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
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
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
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
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蚊幬隨意畜　三股杖作釜

應張羯耻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
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
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
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衆共分張時
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犯捨
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
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
衣捨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
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
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
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
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
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
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遣
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
應强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
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
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為蚊蚋唼食
爪搔癢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
何故苾芻具荅彼言聖者仁等豈可
不畜蚊幬耶荅曰世尊不許欲何所

畜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聽諸苾芻畜其蚊幬苾芻不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蓋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繩帶懸垂直縫留門蚊蟲還入佛言不應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若下邊蚊入可以氈席或將餘物壓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漉者時諸苾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言近上應穿為三孔以繩貫繫或安鐵鐶寬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瀉水之時溢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勿令溢出巩底無棬隨處傾側佛言安棬勿令巩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令蟲悶絕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溼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作三

孔以繩繫之懸在三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在養蟲命若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巩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巩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水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莛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此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牽出

其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無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受二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銅鈎可受小竹着頭若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衣掩蓋右手携鉢乞得食已隨至一家安置飯鉢自將淨繩一條如盆筯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濾以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繩一頭穿鈎急繫撻繩使起與罐子系齊即於繩上繫小鐵鈎鈎系起時務令平穩勿使傾側並豫先作了不得臨時求覓即以小羅覆虫罐內徐徐放下至

水縱鈎拔繩令覆再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索鐵罐覆之如前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鐶可容三指以罐鈎內中撞起系齊同前著鈎覆虫在中下合至水准法翻覆假令深井亦得為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別為盆貯或可送往河池寫水竟時還須滌器斯其法也夫以如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有性遮遮輕性重性罪之內煞生最初是故智人理宜存護若將此為輕者何更重哉若能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之人動有万計於濾水事存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到口傳冀諸行人遞相教習設使學通三藏坐證四禪鎮想無生澄心空理若不護命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屠兒牽羊入寺不過數口放作長生衆共看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万生既知教理宜應細羅細察自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畎植規求小利不見大尤水陸俱傷煞生無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東手泉門任他分判故經云煞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設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告誰當用之脫有能為善哉甚善龍花初會共結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拔乾不日暴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盞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麁箸上以疊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覆如上准為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為棄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故大德不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王聞佛許已便以羯耻磨衣時勝光天衆勝鬘夫人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取一衣作羯耻磨餘皆還主王聞是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令者更重取取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衣應盡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為僧伽作安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家中所有咸行人聞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揔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汉来彼便集聚遣為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語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慘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為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凡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曰遣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借問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存在曰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共分准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尒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已房中與彼屍骸既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亡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來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將此物来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来餘有多物何不將来荅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荅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大衆問曰此是誰物荅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尒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彼其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
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
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
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
芻以彼苾芻為委寄者即還對彼而
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
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
衣物其所對者是鬪諍人常與苾芻
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其分
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雖復苦
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
為鬪諍乱惱衆人荅言如何我不留
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
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
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遥拍委寄亦無
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拍他苾芻
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
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
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遠者並招懲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
與界內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在
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
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
衆即便强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
一一別數或時屈拍忘不能憶苾芻
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摠數已告衆
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
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
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
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
苾芻於斯住處摠有幾人彼報其數
礼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
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尒許人
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
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
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敬
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
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辞而去有
餘苾芻從人間来至給孤園内時彼長
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數
設座席安置水瓦齒木澡豆旦令使

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
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
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
五因緣如来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
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瞻病
人四觀卧具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
欲制學處時彼長者准計僧數安置
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来至其宅
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
准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
有客新来尒須生喜荅曰仁若先言
我當辦食苾芻默尒于時大衆有飽
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典座
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
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為彼衆首
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
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
曰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
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
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
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
濾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
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

不撿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
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
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
婬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尒
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
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
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未寂同
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
與小師共座荅曰此非俗人是出家
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詞責求寂遂便
遣出逝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鄔波難
陁見而問曰汝何意啼荅曰被師詞
責報言子来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
囊條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
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詞責之時
不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養念心還
擬取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
今不用彼親教師大德鄔波難陁我
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
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
鄔波難陁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得吐

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僧寶而為呪擔或引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而為呪擔有信敬俗人聞呪擔時作如是語我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為擔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擔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耻時合其宜然出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擔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鉢瞢條等物而為賭賜俗侶見時共生譏耻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鉢斯非合理荅曰有何非理豈噉葱蒜而飲酒耶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耻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遥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覩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聚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入逝多林其虎尋氣來至

寺所夜於門外啼叫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何意虎來大聲啼叫阿難陁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來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陁如師子王殺好麋鹿噉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几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不為言白等 若得上價綾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陁鄔波難陁因行人間遇到此寺于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鄔波難陁白難陁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為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益荅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

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輙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衆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揵稚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鍛物告衆令知復打揵稚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及揵稚聲即便告曰雖告衆知及鳴揵稚仁等豈可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鍛物為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故惱衆僧告白揵稚并復行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荅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揔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

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行須與斯白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盡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圖畫已周竟來觀看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綖即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綖施四方僧（此中雖言四方意與現前非常住僧也）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為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綖為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綖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綖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囊一云拭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綖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綖時賣取錢貝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疼病時　熊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彼便急步至為下風為不聞氣即言聖者仁解呪術若如是者云何令事若其王家敢勝大為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尒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為鞋履佛言此亦不應智為頂不能令住六衆遥見告言賢首我有疼病幸為處方急牽荅言鈎劇不住如何手牽荅言聖者若能令住荅言聖者若能

令住斯成大恩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為下風為不聞氣即言聖者仁解呪術若如是者云何令事若其王家敢勝大為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尒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為鞋履佛言此亦不應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四張　貴字号

苾芻白佛佛言若為病應著多重難得
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一六四頁下七行「道順」，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一六四頁中一〇行第二字「此」，麗作「此苦集」。

一一六五頁上五行夾註「阿若是解了義」，徑、清無。

一一六五頁中一〇行「呼名」，徑、清作「唤名」；麗作「呼召」。

一一六五頁中一二行「少年」，徑作「少者」。

一一六五頁中二一行第六字「此」，麗作「令」。

一一六六頁上四行第二字「盖」，磧、南、徑、清無。

一一六六頁下九行第二字「捨」，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六六頁上一六行「無棬」，麗作「無捲」。

一一六六頁中二行「在養」，磧、普、南、徑、清、麗作「存養」。

一一六六頁中一三行「此器」，麗作「比器」。

一一六六頁中一九行左「還施」，麗作「遂施」。

一一六六頁中二〇行右「可受」，磧、普、南、徑、清作「可受用」。同行左第四字「若」，磧、普、南、徑、清無。左第一四字「衣」，普、南、徑、清作「表」。

一一六六頁中二一行左第一七字「濾」，磧、普、南、徑、清作「漉」。下同。

一一六六頁中末行左「徐徐」，磧、普、南、徑、清作「徐」。

一一六六頁下三行右第四字「合」，麗作「令」。

一一六六頁下五行右「遮輕」，磧、普、南、徑、清作「輕遮」。

一一六六頁下一二行左「此告」，磧、

麗作「此苦」。

一　一六六頁下一五行「日暴」，徑、清作「日曝」。

一　一六六頁下二一行「上安」，徑作「下安」。

一　一六七頁上一三行首字「雨」，磧、普作「兩」。

一　一六七頁中七行「是語」，麗作「是記」。

一　一六七頁中一五行第二字「曰」，磧、普、南、徑、清作「日」。本頁下三行第六字同。

一　一六七頁中二一行「瞻侍」，磧、普作「贍侍」。

一　一六七頁下七行第一〇字「輿」，麗作「舁」。

一　一六八頁上一四行「乱惱」，磧、普、南、徑、清作「惱乱」。

一　一六八頁中一七行第四字「作」，南、徑、清作「如」。

一　一六八頁下二行「現住」，磧、普、南、徑、清作「現在」。

一　一六八頁下二一行「給孤園」，磧、普、徑作「給園」。

一　一六八頁下末行「水瓮」，磧、普、南、徑、清作「水瓫」。

一　一六九頁上一六行「應當」，磧作「應常」。

一　一六九頁中一六行「三夏者」，麗作「二夏者」。

一　一六九頁中末行第八字「他」，磧作「地」。

一　一六九頁下六行首字「來」，磧、南、普、麗作「枯」。同行第一〇字「枯」，磧、南、徑、清作「枯」。

一　一七〇頁上二二行「聚林」，磧、普、南、徑、清、麗作「叢林」。

一　一七〇頁中一行「啼叫」，磧、普、南、徑、清作「嗥叫」。下同。

一　一七〇頁中四行第二字「來」，磧、普、南、徑、清作「將來」。

一　一七〇頁中九行第九字「几」，磧、普、南、徑、清、麗作「凡」。

一　一七〇頁中一四行末字「緂」，磧、普、南、徑、清作「毯」。下同。

一　一七〇頁中末行「利益」，麗作「利物」。

一　一七一頁上一行「即行」，磧、普、南、徑、清、麗作「即不」。

一　一七一頁上二行首字「白」，磧、普、南、徑、清、麗作「曰」。

一　一七一頁中一五行「少多」，徑、清作「多少」。

一　一七一頁中二〇行「鈎斲」，磧、普、南、徑、清作「鈎斫」。下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揔攝頌曰（此二頌攝至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鼻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高荅弥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瀆水汙　第六揔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縫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

猛獸皮有瓜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

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有過

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

皮縫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

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擁前

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

皆越法罪除兩三重草屣（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緣持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尒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

梵授嗢擔尼城王名大輪憍閃毗城

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

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

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

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

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

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

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

曰影勝（梵云頻毗娑羅）其梵授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

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

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
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
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生已蹈蓮花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尒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
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輒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
血垢所汙辟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
雜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
妙琉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觀腹內分明亦尒母雖持胎
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
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
不飲酒於諸大夫絶婬染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誕時行
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尒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
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假
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曰方
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温
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
自然井現香泉上踊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花鉢頭摩花
拘勿頭花奔陁利花并餘種種奇妙
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
從空乱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温
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
自然井現香泉上踊隨意受用又於
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花鉢頭摩花
拘勿頭花奔陁利花并餘種種奇妙
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
從空乱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娜剌陁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
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
名娜剌陁聰明辯慧數來衆詣阿私
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
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
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
即說伽他問其師曰何故此光明遍照猶如日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荅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燄上牟尼尊初出母胎彰此瑞

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
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
城中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
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已
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礼時
淨飯王以上蘇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礼藥叉大臣抱至時
彼藥叉遥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
所頂礼其足臣歸自王王聞是已生
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
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
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尒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
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
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具諸
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
即便揔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
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
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
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
寶成就所謂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女
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
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圓海內無諸患
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
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
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
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
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
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
具荅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
以共餘經及律論等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尒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剌陁曰摩納
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
等宜往礼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
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
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
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
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
隨入誰遮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
遥唱善來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
子座安置令坐王礼足已白言大仙

何事得來仙說伽他曰
國王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荅曰雖睡我欲暫觀
王便抱現覩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伽他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荅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此有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
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覩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荅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来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燄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虵一時来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弃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
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乱出言諂誑
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比日
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
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
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
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
飯王勅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
皆共修營巷陌康疰塗拭清淨灑以
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幢盖陵空
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
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
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

明日晨朝看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
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
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
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
那剌陁来礼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
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
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
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刼比羅
城太子興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号
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
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
不放逸當於尒時獲甘露味說伽他曰
如来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尒時阿私多仙命　終之後弟子那剌
陁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慼遂
詣婆羅疰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
那剌陁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
号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嗢逝

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
為瞻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伎
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
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
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
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猒離心所謂牛
護夫人庶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
首六千婇女咸皆捨弃於其中夜踰
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
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
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
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
將為無益遂即任情而為遊縱噉好
飲食蘇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
於難陁難陁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
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
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
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
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
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
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
羅疰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
嗢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豊樂廣如
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
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
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陁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
勝雄象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
賢善三者勝駞名曰海足四者勝馬
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其
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
驛駞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
驛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
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
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蘇起憎
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
蘇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
中宮咸知蘇藥能治不睡皆奉藥蘇
王更憎睡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
前說蘇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
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

時至象馬廐而為撿閱於後夜時觀
諸庫藏自時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
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荅者
乍容忍恕至第三問不相荅者便斬
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
号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
及內宮曰我親警覺尒何眠睡荅言
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
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
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
業王曰若非尒業誰復應為荅言太
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
警覺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
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
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大臣
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
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
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
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
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
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
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
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誰復應為荅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
詣百姓所同前問荅時彼國人番次
守更而為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
次念王暴惡或當煞我遂於夜中掌
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
憂彼即以事具荅知識彼便報曰汝
家不速有人名曰健陁羅何不相求
為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
肯為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
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
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
許彼健陁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在
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
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
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
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
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
具報所有因緣健陁羅曰幸願君等
為我思量荅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
在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
欲作何事荅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
嘆我令覺荅言如是時健陁羅即於
中夜以毛綫縈膝坐而蹔睡王於初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陁羅汝覺勿睡大王欲来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陁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為荅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干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為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荅言大天我是健陁羅王曰健陁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荅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鵂鶹鶴飲乳　芒草尾身齊　班駮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塩麩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陁羅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陁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陁羅至晚得鵂鶹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荅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荅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陁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

子持餘半物還健陁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陁羅求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荅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荅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為警覺如前荅言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荅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世有芒草以物椎打與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芒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緣荅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有

吉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鼠来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荅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荅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荅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班駮還有尒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荅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荅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思何事荅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盆盛沙寫水令滿其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荅言是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塩王親自試

王問何故荅言塩從水出得水依舊
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
而荅王曰汝思何事荅言我思世事
王曰云何世事荅言我思以水一升
和一升麨揣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
荅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
和試王問何故荅曰我本國人並多
食麨常見如此王云何世事荅曰
是大王力王遂默然至天明已時健陁羅摇地作
警覺同前問荅乃至云何世事荅曰
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
絹布結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
不知此物何去健陁羅曰此等諸物
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
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荅乃至
云何世事荅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
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
處去時王荅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
健陁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言
如汝所說斕為泥土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蠷所生　與彼五百金
駈之令出國

尒時大王既見健陁羅多有情智應
荅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
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因健
陁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
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
健陁羅即白王曰王從蠷生王曰汝
今罵我健陁羅曰王今實說豈敢相
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
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陁羅掘地作
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卧息即
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
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
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坐
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
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
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蠷作
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時彼蠷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
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
彼健陁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蠷
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
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知如
是事遂即賜與健陁羅五百金錢令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七四頁中三行夾註「三十一」，麗作「第三十一」。

一　一七四頁下三行「嗢誓尼」，磧、普、南、徑、清、麗作「唱誓尼」。

一　一七四頁下八行「諸天」，磧、普作「諸大」。

一　一七四頁下一九行夾註「梵云頻毗娑羅」，徑、清無。

一　一七五頁上一五行首字「形」，清作「戒」。

一　一七五頁上二一行「扶侍足蹈七花」，磧、普、南、徑、清作「扶持足蹈十花」。同行「日方」，磧、普、南、徑、清、麗作「四方」。

一　一七五頁中六行末字「纓」，磧、普、南、徑、清作「瓔」。

一　一七五頁下七行第一二字「逢」，磧、普、南、徑、清作「途」。

一　一七五頁下一三行「喜瑞」，麗作「嘉瑞」。

一　一七五頁下一五行第一二字「王」，磧作「主」。

一　一七五頁下一七至一八行夾註「梵云薩婆頞他悉陁」，徑、清無。

一　一七六頁上五行第一一字「申」，磧作「由」。

一　一七六頁上九行第八字「自」，磧、普、南、徑、清、麗作「白」。

一　一七六頁中三行第六字「主」，普作「王」。

一　一七六頁下七行「良馬」，磧、普作「長馬」。

一　一七六頁下一二行「此有」，麗作「有此」。

一　一七七頁上二〇行「陵空」，磧、普、南、徑、清作「凌空」。

一　一七七頁下一四行第七字「任」，麗作「住」。

一　一七八頁上一行「灌頂」，磧作「灌慎」。

一　一七八頁上三行第五字「力」，磧作「方」。

一　一七八頁上一九行「蘓和煎上王」，磧作「酥和前上三」。

一　一七八頁上二一行「憎睡」，南、清作「憎瞋」；徑作「增瞋」。

一　一七八頁上末行「內宮人」，磧作「內官人」。

一　一七八頁中二行第五字「時」，磧、普、南、徑、清、麗作「持」。

一　一七八頁中四行「乍容忍恕」，磧、徑作「無容忍怒」；普、南、清作「乍容忍怒」。

一　一七八頁下一二行第七字「且」，磧、普、南、徑、清作「日」。同行末字「在」，磧、普、南、徑、清、麗作「存」。

一　一七九頁上六行第六字「干」，磧、普、南、徑、清、麗作「于」。

一　一七九頁上八行「大天」，徑、清作「大王」。

一一七九頁上一七行首字「祥」，磧、普、南、徑、清、麗作「秤」。下同。

一一七九頁上一八行「目驗」，磧、普、南、徑、清作「自驗」。下同。

一一七九頁下一行首字「吉」，麗作「告」。

一一八〇頁上三行「王曰」，磧、普、南、徑、清作「王曰是我警覺王復問曰」。

一一八〇頁上一一行「機柠」，磧、普、南、徑、清作「機杼」；麗作「機杼」。

一一八〇頁上一二行「結繡」，磧、普、南、徑、清、麗作「綺繡」。

一一八〇頁中八行第九字「且」，磧、普、南、徑、清、麗作「旦」。

一一八〇頁中一五行第三字「曰」，磧作「四」。

一一八〇頁中一八行第二字「時」，麗作「於時」。

一一八〇頁中二一行「刑戮」，磧作「刑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警羅鉢　擲剌陁得果
妙髮鉢持油

尒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
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療
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
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
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
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
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
縛迦大醫聰叡来相見欲有所療幸不
見違若不来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
相迎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
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
後恐更来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
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
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煞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
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惟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来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設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嗢逝
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荅曰彼王所
患心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悉
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
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
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
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
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為威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
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
王荅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
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荅言善哉隨
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
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
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恠者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荅言
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敢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
伽陁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指授取尒許來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
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
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
知走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嗖飛烏乘蓽山大烏
速趂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趂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趂

及嗖言大醫王嗖速來荅曰汝須急
來食菴摩羅果飛烏荅曰我奉王命
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
羅果各共食半飛烏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
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剖
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烏飛烏受
果即食時飛烏先患癩病既食果已
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烏使者汝
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
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
養飛烏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烏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烏荅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當斬其首荅曰
王今病差臣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
報彼大恩飛烏即作勅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

藉皇恩珎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陁曰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陁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怙羅隨應著用時尊者阿難陁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崎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荅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尒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痆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乃有无量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荅曰名那剌陁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剌陁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時那剌陁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為汝釋問曰何時荅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荅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時那剌陁與五苾芻先為親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當與金篋而為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剌陁應往佛所而為諮問那剌陁曰仁者佛出世耶荅曰已出問曰住在何處荅曰在仙人墮處施

歷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弈圓光一尋以為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鄔剌陁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苾芻性世尊告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脫已修梵行佛言汝可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釋頌義應先往彼若獲得如是智見然於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荅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開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茶若更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
佛所頂礼雙足却坐一面
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以頌荅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庵林
中時磬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鄔剌
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
詐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
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惡
恐有衆生共相損害尒時世尊告金
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
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
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
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痕斯尾在得叉尸羅國（相去有二百驛）
田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磬羅大
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霑汙形骸臭

穢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唼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礼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麁澁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尒時世尊告諸大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死榮花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万歲時有佛出世号曰慈氏十号具足為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馱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礼佛足忽然不現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定門於寂靜處醫羅樹下而作經行以自策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見何過各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醫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諸蟲蠅蛆唼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醫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

尒時那剌陁仙人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剌陁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号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那應持此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尒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
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来常依中
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
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
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
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聞意悟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得知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导如手撚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尒時嗢迦尼國人多疫死喪輿相次
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白
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太供養
沙門婆羅門或太可作呪術藥法王
聞議已祈請擾灾悉皆脩作冀除疫
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来入城中能除
疫者即當報我尒時如来大師知此
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愍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聞意悟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得知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导如手撚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以智妙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妙隱無导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迦尼國猛光
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
知大迦多演那茲莒能調伏彼即便
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迦尼
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
令得安樂尊者自佛如世尊教于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痆
斯次行乞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
茲苾往嗢迦尼國路次建拏鞠社國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起絶
髮彩光潤無有與比者因此立名号為
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来見女妙髮
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
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荅曰婆

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
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
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
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
心懷憂戚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
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
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
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
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
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
尒樂人買髮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
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
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誚樂人所告
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
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荅言老母當
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
賣可取半價荅曰任意即便酬直取
髮將去
尒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
而住婆羅門妻　詣尊者所頂礼足已
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濟問言

聖者衆有幾多荅有五百人報曰甚
善尊者默然尒時老母知受請已礼
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席瓮貯淨水往白食辦願
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
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
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
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
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
法問言尒女妙髮今在何處荅曰容
儀不整未敢輙來雖阿羅漢不觀不
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
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礼尊者足退坐一
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
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
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
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
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
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
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事尊
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為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
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纔入城
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
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
纔入城內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
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
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
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悉
當除殄何因今說由彼苾芻諸苾芻
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
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
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疫半皆除殄
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
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
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
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
門至鳥廐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
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
問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鳥廐
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相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十一張　賤字号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
貧王但以麁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
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尒而住
彼去之後苾芻次来問言聖者王所
設供其味何似荅言賢首施主所惠
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
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
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為廐中清淨
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
敷好座席敬奉名飡欲出之時復如
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剎利灌頂大王
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
厨饍事難一准因何今日不見嗤嫌
彼便默去次苾芻来問如前荅門人
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為廐
馬廐亦然淨穢精麁問荅相似王聞
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
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
迦多演那處礼足而坐尒時尊者為
王說法亦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礼
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
就我宮為受踈食尊者默許王見受
已礼辞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相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十二張　賤字号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
人往曰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
時尊者曰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
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
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
僧衆整容端坐叉攝諸根鼓樂聲了
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
者荅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
曰諸根內闇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
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
曰欲須何用荅曰王可以鉢平滿成
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
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渧墮于地者當
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
女奏諸音樂還来至此問持油人美
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
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
人来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荅
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
有眼耳何不見聞荅言大王若我油
鉢一渧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横
屍在地我於尒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捧辛苦迴来何暇能知美
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尒而
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
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殺
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苾
芻於諸歌舞並皆捨弃此是多生苦
痛因故寧容輙更欲見聞耶王觀油
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
時太子諸王內宮婇女及衆士庶皆来
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
了嚼齒木澡嗽已屏除鉢器於尊者
前王居畀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
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
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来無
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
有我昨来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
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
我徒衆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
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
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
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
来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鄔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
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鞘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
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
出来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
欲何所求荅曰欲求妙髮以為婚事問
言為誰荅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
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
曰其物幾何母曰内莊嚴具穀滿五
百外諸瓔珞其穀亦然五大聚落以
百外諸瓔珞其穀亦然五大聚落以
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
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
曰尒共何言荅曰我報其母王取充
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
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衙王
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
備禮儀前後行軍威嚴旗鼓從建
拏城將至盥漱已即於
是日所有疫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
夫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
事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八三頁中四行「醫羅」，磧、普、南、徑、清作「醫羅」，下同。

一八三頁中末行首字「侍」，磧、普、南、徑、清作「時侍」。

一八三頁下一一行第五字「斯」，磧作「期」。

一八三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行」，南、徑、清無。

一八四頁上一三行首字「崎」，麗作「敧」。

一八五頁中二〇行首字「將」，磧、普、南、徑、清作「持」。

一八五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復」，普、南作「後」。

一八六頁上一行「馳即」，徑、清作「不得」。

一八四頁下七行末字「剖」，磧、普、南、徑、清作「刳」。

一八四頁下一八行第六字「我」，徑作「王曰我」。同行第八字「得」，磧、普、南、徑、清、麗作「得時」。

一八五頁上二行第二字「請」，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八五頁上九行第五字「衣」，徑、清作「氎」。

一八五頁上一一行第六字「應」，磧、普、南、徑、清作「意」。

一八五頁上一二行第五字「二」，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五頁上一三行首字「崎」，麗作「敧」。

一八五頁中二〇行首字「將」，磧、普、南、徑、清作「持」。

一八五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復」，普、南作「後」。

一八六頁上一行「馳即」，徑、清作「汝何須」。

「即馳」。

一　一八六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住」，磧、普、南、徑、清、麗作「往」。

一　一八六頁下九行第五字「願」，磧、普、南、徑、清作「顧」。

一　一八六頁下二一行第四字「斯」，麗作「斯城」。

一　一八六頁下二二行首字「田」，磧、普、南、徑、清、麗作「由」。

一　一八七頁上二〇行「破亡」，普作「破立」。

一　一八七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持」。磧、普、南、徑、清、麗作「將」。

一　一八八頁上一一行第七字「聞」，磧、普、南、徑、清、麗作「開」。

一　一八八頁上一一行第二字「知」，磧、普、南、徑、清、麗作「如」。

一　一八八頁中五行第五字「請」，磧、普、徑作「諸」。

一　一八八頁下一九行第六字「有」，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一八九頁上一一行第八字及一四行末字「千」，磧、普、南、徑、清作「千金」。

一　一八九頁上一七行第四字「半」，磧、普、南、徑、清作「半千」。同行第八字「任」，磧、普作「住」。

一　一八九頁中二一行「勝事」，磧、普、南、徑、清作「勝富」。

一　一八九頁下九行末字「悉」，磧、普、南、徑、清作「必」。

一　一九〇頁上一〇行第八字「飡」，南、徑作「災疫」。

一　一九〇頁上二二行第六字「踈」，磧、普、南、徑、清作「蔬」。

一　一九〇頁中二行第三字「曰」，磧、普、南、徑、清、麗作「白」。

一　一九〇頁下二〇行「當湏」，磧、普、南、徑、清作「當復」。

一　一九一頁上一二行「百外……落以」，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一頁上二二行第八字「應」，磧、普、南、徑、清作「瑞」。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尒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
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
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
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
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為
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
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絶左右
額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
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荅曰
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願念可幸
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為
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娠智慧
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
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
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
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瓔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尒自
取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
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
現時彼舊夫書来告曰汝可安隱我
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
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
便令彼不来女便默尒王與彼信我
令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
来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
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
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
兒置內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
箱朱條慇繫紫鑞印上報婢使曰可
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
上并妥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
可歸来使依教往時有衆牛隨路而
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
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
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
釋聚而住使者白門有一箱絡以朱
條紫鑞封印王曰汝慇將来夫人白
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令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号名牛護母

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七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有嗢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賈人来至於此王遣喚来既至具問聞其冨盛王遣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嗢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迸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荅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荅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来遂被欺陵隨處迸竄謀迸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臣猛將何所用為王若比来以我為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来餉食縫葉為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此麨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殄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馱緣凡盛酌酒令飲王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来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之王有智策共申莫迸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不馱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云相欺襟共申莫迸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荅時情裁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書報曰知識既解来封薦好情深事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迸来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

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圍旋於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已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尒若入城當過我宅荅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智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衆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凌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遥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荅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諸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既去天冠王先闥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午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闈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勑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蓬户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荅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嗢逝尼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尒王遂強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膳尚麁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不荅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時人号為增養（從此已後故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不荅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荅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尒後於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懲息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荅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臣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荅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某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荅曰家中人衆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嗽汝作是語待我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誡非過咎又汝欲食時我令使嗽汝應荅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汝同餐荅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嗽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為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令欲食荅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荅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乎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內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覓童子即以穢丸遥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

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為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令欲食荅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荅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內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覓童子即以穢丸遥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王又問好不荅曰有一大臣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汝可即来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彈令作孔次彈塗丸掩之令合于時增養遥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然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荅曰我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尒可於我所共汝為活荅言隨命既蒙收採問曰我更何為荅曰汝但習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內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覓童子即以穢丸遥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王又問好不荅曰有一大臣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汝可即来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時皆不忍可欲致陵辱王言汝莫是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問言好不荅言今時得好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或云出虵盖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婇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欲來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剎帝利種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惡心非理枉煞彼所零淚落在王身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荅言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出不荅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劒共相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荅言某處容可走出然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路王言汝得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能得出

尒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家庇蔭无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遥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搖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為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箄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捴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荅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某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遥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荅曰

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荅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尒命存王既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筭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婬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荅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荅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牸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荅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万機荅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之事時王即便強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癬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荅曰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荅曰王當目驗是時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悋醫人

為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荅曰今即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盛饌具設珎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遥擲小毱尋即褰帷報其父曰過我毱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荅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荅言曾未王曰何不與我荅曰王若不嫌隨意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闈愛著星光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曰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荅曰待我思量未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荅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荅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尒之時我於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馬鳴王今娶我豊足内人誰能為我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荅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荅曰更無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荅曰可為求之于時健陁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染著情乱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婬女見其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私復無庄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若有財貨可即持来無即須行宜容後客荅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勿苦相駈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荅曰我悉為之

是時婬女情欲駈遣既大便已遂以粟核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粟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脚踏其胥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駈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荅曰有健陁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陁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情發於哀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駈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内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髮耶荅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荅曰無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為好事長情之聟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皆為作荅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荅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今疑汝定不能為荅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卧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是荅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荅曰仁先在家未有仕宦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
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尒已來
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
賽神由此慢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
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
宜可聞奏悉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
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
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
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
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
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
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
六月中不出庭户願垂恩許得遂所
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髮既
懷羞耻不出于外其婦令使報增養
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
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
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
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
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
羞耻外愧於人曲脊伍頭一無言荅
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
誇誕昌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
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
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
耻辱耶荅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
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
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
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耻荅言阿
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荅
言髣髴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旅於
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
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
有大衆商旅來至城者或王自看稅
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
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
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揔
放稅直荅言隨意報云不應晝日可

待夜中幻師即便掩晝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著
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糞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噉宍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
從求出家即行就礼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九三頁中一八行「歡懷」，磧、普、南、徑、清作「歡悅」。同行及一九四頁下二一行「蔑即」，磧、普、南、徑、清作「篤好」。

一　一九四頁下一五行「王曰」，磧、普、南、徑、清作「王乃曰」。

一　一九四頁下末行「内宮」，磧、南、徑、清作「中宮」。

一　一九五頁中八行第四字「既」，磧、普、南、徑、清作「即便」。

一　一九五頁下一行第三字「珞」，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五頁中一一行「午名」，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一九五頁中二〇字「延」，磧、普、南、徑、清作「近」。

一　一九五頁下八行夾註「故名」，磧、普、南、徑、清作「改名」。

一　一九六頁上八行「我浴」，磧、普、南、徑、清作「我洗浴」。

一　一九六頁下四行「二童」，磧、普、南、徑、清作「二小童」。

一　一九四頁下七行第二字「曰」，徑、清無。

一　一九六頁下九行「共爲爭」，磧、普、南、徑、清作「共諍」。

一　一九六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汝」，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七頁上一行第九字「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七頁中一二行第五字「得」，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一九七頁中二〇行「我家」，磧、普、南、徑、麗作「我蒙」。

一　一九七頁下一四行「某坊處」，磧、普、南、徑、清作「其坊」；南、徑、清作「某坊」。

一　一九八頁上一一行第三字「今」，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一九八頁中一三行第七字「國」，磧、普、南、徑、清、麗作「國家」。

一　一九八頁中末行第五字「摇」，磧、普、南、徑、清、麗作「行」。

一　一九八頁中末行第五字「摇」，磧、普、南、徑、清、麗作「我蒙」。

一　一九八頁中末行第五字「摇」，磧、普、南、徑、清作「授」。

普作「今」。

一　一九八頁中二一行「當目」，徑作「當自」。

一　一九八頁中末行第四字「直」，磧、普、南、徑、清作「價」。

一　一九八頁下一四行「曾未」，徑、清作「未曾」。

一　一九九頁上一三行第四字「此」，磧、普作「比」。

一　一九九頁上一九行首字「庶」，磧、普作「底」；南、徑、清作「邸」。

一　一九九頁中四行、五行「業核」，磧、普作「棗核」。

一　一九九頁中九行第八字「女」，普無。

一　一九九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哀」，磧、普、南作「衷」；徑、清、麗作「衷」。

一　一九九頁下末行第五字「宦」，磧、普作「宿」；麗作「宦」。

一　二〇〇頁上一五行「令使」，南、徑、清作「令便」。

一　二〇〇頁中四行「伍頭」，磧、普、南、徑、清作「低顏」。

一　二〇〇頁中六行第三字「昌」，徑、清作「唱」。

一　二〇〇頁中一四行「商掠」，麗作「商侶」。

一　二〇〇頁下二行第一〇字「咽」，磧、普、南、徑、清作「胭」。

一　二〇〇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受」，麗作「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姧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荅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撿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於姦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荅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已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陁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荅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作荅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取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陁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荅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荅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荅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遥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尖母曰汝何意哭荅言阿母顏狀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尒来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荅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誑佯病而眠時彼婢使来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来暫相看也荅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婢歸報知母即来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荅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荅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荅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荅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瞋色弃背而来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荅言阿母豈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殄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荅言不知母曰從竭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陁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来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陁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陁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陁羅與妃一處垂辟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二通霄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荅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荅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荅言大王蹔聽我從生来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興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羣賊来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妒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
妒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尒時嗢迦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交無宜可
捨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蓐
為畋獵事終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
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記識遥唱善来王便下
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眄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
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来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逮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
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
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
我與交通無宜輕弃即便安慰置在
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
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
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
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
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
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
可須史共為歡愛荅曰無容更住王
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
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
任意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
搖鈴吹角唱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
若有舊住或復新来咸應聽語我今
告內人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荅
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
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
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
王宮鎮被幽縶時諸宮女皆夜出外
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
妥樂夫人牛護之毋及星光妃為護
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妥樂曰汝可出
外覓別丈夫荅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花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
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
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
計筭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
星光弃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然
家聞王自来定為非義荅曰丈夫為

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荅
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
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
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
雙報言剎帝利種美女星光可来與
我共為歡戚荅言隨意可敷氈席王
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
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
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荅曰王有教
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
令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
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
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
歡不荅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
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
将来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
将大軍衆来入城内無人警覺與我
宫人窓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
荅言大王此嗢迴窺至我不豫知如若
重来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
鄔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窺去彼

不覺知遂令女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女不
去為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内
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為形彼即隨
言作機關為於此為中安五十人為
糞及水多貯象内告言汝等宜動機
關可令此為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
若四兵共来看者為可迴還若獨来
者即捉其王置於為内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為至憍閃
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役者見為奇絶咸共觀望有說此為
從山林来復有来白王說其所以比
聞猛光王有葦山大為世所超絶由
王福力自来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
人皆来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
瑜健鄔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圍
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為扈從
雲毛俱集坰野時為内人見王兵至
師新来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
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為事王先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荅言我且學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
見王獨來即便住爲王至爲所諸人
便出捉王入爲遂動機關猶如疾風
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取執有大
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
遂多加兵趣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
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
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
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
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鍾鳴
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
勑增養曰可依國法弃彼出光臣曰
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
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
解書妙術除弃不難王曰若如是者
卿可自學荅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
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
誰堪就學荅言王女天授稟性勤榮
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
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
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幔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隔幔就學其文時瑜健
那在憍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
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
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
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
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荅曰彼王於汝有何怨
惡荅曰殺夫并子財物取將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爲經書如是
展轉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荅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廻顧
眄荅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
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爲
法荅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荅曰寧有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
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擊彼
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
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
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
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
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
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
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
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
王學調爲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
處瓔珞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佯作瘋狀
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
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
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
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
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覦得
至出近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戮可
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荅曰若尒
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為
且讀其文走策駈馳未覩目見願王
與我賢善母為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掌為人曰賢善母為可與天授隨
意乘時或旦出中還或晡来昏去或
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瑜健那作逃走計脊負為糞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為
荅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團人謂狂言
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憍閃毗路挂
在樹枝為尿瓨盛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荅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
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瓨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鬘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款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為到所期處大臣金鬘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為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毗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為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乘輦山大為趂彼
惡人將来見我即乘大為隨路而去
大為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
枝取其為糞弃地而去大為遂齅不
肯前行逡巡之間母為遂遠經多踰
繕那復還趂及瑜健那取為尿瓨擲
之于地大為復齅更得前行至自邊
壇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為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問之曰有何消息荅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尒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
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
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
廣行檀捨為人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誑術將得汝来夫人曰我父亦行誑

術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来至憍閃毗國為織師者我
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默尒
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那曰卿頗能得解
我憂耶荅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繩繫猛光頸牽来至此令學織工荅
曰將賢善為天授隨来安隱歸還豈
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
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収取嗢
逝尼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
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
猛光王聞大商旅来至我城王自出
觀収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
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
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絕人間於此城
中無與等者王起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既為
欲染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坐卧共作
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衣遍覆令四人輿牀大衆歌唱出

嗢遊屆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搖鈴而為歌曰
人間致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去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恠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来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遥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閻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
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蹲踞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
威設香飡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令為殺方便彼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弊衣臥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荅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
不酬荅曰我先所許平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荅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女隱得達
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頂閒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
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
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
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
叫啼聲拔髮椎胷喧滿城郭時諸苾
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孤諸
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犬来食諸旦僉議見
花騣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為要計煞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平故知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噢諸結騣
人汝可勇猛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
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就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导出光作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已蘊界處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无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僭犯有大人相遂放大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躭染王纔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荅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荅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荅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時王即乘葦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千万與彼淫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恠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又曰王既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荅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曰何時可見荅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報言仁今煞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荅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麦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麦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便拔刀荅言智馬藥又汝頃曾見如是騎馬人乎荅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又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荅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荅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又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〇三頁中五行「八夢」，南、徑、清作「入夢」。

一　二〇三頁中九行第七字「營」，磧、普、南、徑、清作「勞」。

一　二〇三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於」，磧、普、南、徑、清、麗作「然於」。

一　二〇三頁下二一行第七字「任」，普、南、徑、清作「頭」。

一　二〇四頁上二行第五字「更」，磧、普、南、徑、清作「便」。

一　二〇四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人」、磧、普、南、徑、清作「物」。

一　二〇四頁下一〇行末字「耶」，南、徑、清作「不」。

一　二〇四頁下一三行第七字「持」，作「此」。

一　二〇五頁中二行「慈愍」，磧、普、南、徑、清作「慈悲」。

一　二〇五頁中一三行「中宮」，磧、普、南、徑、清作「宮中」。

一　二〇五頁中一六行第八字「須」，磧、普、南、徑作「時」。

一　二〇五頁中二二行「覓別」，磧、普、南、徑、清作「別覓」。

一　二〇五頁下一二行第五字「首」，磧、普、南、徑、清作「頭」。

一　二〇五頁下二〇行末字「住」，磧、普、南、徑、清、麗作「任」。

一　二〇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宅」，磧、普、南、徑、清作「城」。

一　二〇六頁中一四行第八字「秖」，磧、普、南、清作「祇」。

一　二〇七頁上五行「收執」，磧、普、南、徑、清作「收捉」。

一　二〇七頁上八行第一一字「王」，磧、普作「主」。

一　二〇七頁上一七行第二字「書」，

磧、普、南、徑、清、麗作「盡」。

一　二〇七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去」，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七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存」，徑、清作「在」。

一　二〇七頁中一六行第三字「王」，徑、清、麗作「於王」。

一　二〇七頁下六行「國主」，磧、普、南、徑、清作「國王」。

一　二〇七頁下一〇行首字「遣」，磧、普、南作「遺」；徑、清作「道」。

一　二〇七頁下末行第三字「近」，磧、普、南、徑、清、麗作「光」。

一　二〇八頁上一行第五字「曰」，磧、普、南、徑、清作「王曰」。

一　二〇八頁上四行「覩目」，磧、普、南、徑、清、麗作「親目」。

一　二〇八頁上八行第三字「時」，磧、普、南、徑、清、麗作「騎」。

一　二〇八頁上九至一〇行「時晨」，徑、清作「晨時」。

一　二〇八頁中二一行第六字「人」，磧、普、南、徑、清、麗作「大」。

一　二〇八頁下一一行「放大」，磧、普、南、徑、清、麗作「放犬」。

一　二〇九頁中七行「姝妙」，磧、普、南、徑、清、麗作「妹妙」。

一　二一〇頁中八行第二字「能」，磧、普、南、徑、清作「態」。

一　二一〇頁下三行「當見」，磧、普、南、徑、清作「得見」。

一　二一〇頁下一八行「語已」，磧、普、南、徑、清作「說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尒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姪女之舍見增養来問言卿何為来即皆以事具荅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為為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為鳴聲作如是語我聽為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為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凡器為便脚踏凡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行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鵝鴿為脚踏碎為見悲可增為當道生卵為脚踏碎為見悲可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姪女舍是不應行後當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為而過於樹枝上有一皇黑勉縱身垂下欲墮於王增養見已便拔刀斬為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為乃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王前有相師作如是語為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為急行定不肯住當抱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為行蹈破為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可去竊報安樂云我今至在芳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妮耻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牖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應作而強作之於不應為處而強又云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我聞大王已至一云我意思量於此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為處而強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譏王也惱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令增養遍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竊告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既去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別日情懷不忍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時親見二女作如是說一云王來一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若一人受用大地以自活令復於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令復於日彼是飛行魅女潛身密聽聞王語聲此亦非我為無益事王曰汝今無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復於某處作如造姪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向姪女處是不應作而強作之後有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須殺却今正是時荅曰婆羅門且待
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荅曰
我作方計殺除望得王曰除惡為善
時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閑明呪增養
詣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荅言阿父我能擒得
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嗢鉢羅花
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
若以錢来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
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
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
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
能殺荅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
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
淨潔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
求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来集女聞
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
亦為貪来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子
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
揔煞王曰此妖雖殊尚有諸婆羅門
即令遍語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煞
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為欲救濟我故
日日應来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

来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
衆汝宜好數来報我知門人敬諾王
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
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為貪好食便受
王請皆来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
惣有八万便即白王數滿八万王聞
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
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
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
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
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衆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
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
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
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
夢所謂一者見白旃檀香泥遍體塗
拭二者見赤旃檀香水澆灑其身三
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
毒虵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
見二白鵝飛空而来七者見大黑山
當面而来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
是時彼王既作如斯衆多夢已即大
驚怖遍身毛竪作如是念豈緣此事

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
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
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
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
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
說當有何報荅曰此夢表王國位將
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
尒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
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
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
惡兆乎既至彼已頭頂礼足在一面
坐以夢具白尊者荅言大王頗於餘
處問此事耶荅言聖者於餘亦問於
何人邊問荅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
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荅曰大
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
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
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
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地如是應知即
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昔
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
獄此最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
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万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日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飡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形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
六聲是誰先地如是應知王住宅內
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軟者
皆盡遺餘堅鞕諸蟲不樂恐命不全
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最初諸字
諸軟處皆食　唯有鞕皮存　願王知不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七張　賤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
存活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
親先瞎一目彼人於日日在烏巢中打
破卵子烏見子死心生怨恨悉皆鳴
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為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
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
平滿多有魚鱉蝦蟇所居有一白鷺
鳥常食其魚今池乾無水鳥見是事
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鱉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駈鳥令去
又復大王王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
可畏有雄鳥母鳥並悉生盲唯有一
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未食遇
見雌鳥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園
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
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今字
今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八張　賤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鳥得與父母共為
歡樂
又復大王王住宅中有被縛鹿既離
昔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
彼字
彼羣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
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仰瞻
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
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用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地者如
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
國王送大白綾來奉大王今至半路
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為先地
又見赤栴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陁
羅國王送赤毛寶綾來奉大王今至
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此為先地
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鄉國王送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九張　賤

金騾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此為先地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劒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地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地

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女樂夫人此為先地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猛光王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蘇深生信仰礼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教皆悉奉行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拈竭池中添水令滿放魚鼈及被繫鵝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来王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綏奉持供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可持此綏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女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女樂夫人即取金騾星光少妃取赤毛寶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世尊慈愍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往尊者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慈愍造加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及以己身并諸珍寶悉皆奉施尊者唯願慈悲哀愍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教遮諸慈苦不受王位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猛光王自當知然王如是者當受半國若王如是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餅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陀主影勝大王為首又我㝡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卧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為首又我㝡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造毗訶羅謂是婆羅痆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餅初　卧具謂給孤

喜賢造僧寺

尒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椀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綫簪前而過綫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燄荅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燄然是星光披其寶綫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綫汝弃不取乃取金鬚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鬚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荅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綫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

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酪椀擲王頭上王先闔額因被椀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勅增養曰汝今宜可煞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既忿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荅言大王奉勅令煞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為異事亦當煞我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為大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誡勗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曰王聽辟喻諸有智者因辟喻言得閑其事

內摠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无猒不眠

摠叙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猕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暗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果木敷榮於大樹顛有二鳩鳥為巢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雌鳩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輙食且求餘物擢自充躯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共噉荅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飡敢因何汝遂獨食果耶荅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不食何去荅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失二鳩皆云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雄鳩觜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鳩在傍看果而住忽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為懺謝曰

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愆咎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煞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鳩　無辜煞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
長者時屆秋天擔黃豆子詣田欲種
置於樹下向迴轉處樹上猕猴下來
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緣樹上時
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覓一
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殁
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猕猴　弃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為小瞋心便亡
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
曰因何一語便煞夫人荅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乱令煞夫人汝即隨言
豈成道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
闇即以頌荅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臼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
體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
為好相云何為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聟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
云何為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
汝遂殺却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
亦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賣炭人好衣　溷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无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
云何為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杵臼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杵臼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綖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杵臼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杵臼更有三種
云何為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倡狂
此三應杵臼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杵臼
云何為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杵臼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大苦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為定
乃有三種云何為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煞
夫人荅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
患害云何為三
力弱者着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
遂煞夫人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

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為三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勇健者无瘡痕
見衰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煞却夫
人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
賤云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煞愛夫人
更有何物荅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
事須漸漸云何為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車裂
姧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愚人如何煞我所愛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
云何為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煞却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

云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
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姧詐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姧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姧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　孤獨事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煞却荅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兎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婬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事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為行無路粮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煞夫人令我孤獨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為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
云何為四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棗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
云何為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為四
帛打生光澤　驅打即能行　婦打依隨聲
鼓打即便鳴
王曰煞我夫人汝可失去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為四

風起塵驚云何眾響失歌聲 承事无用人
德處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煞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為四
國王為妄語 醫人患霍乱 沙門起瞋恚
智者喜迷惑
王曰汝為無益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无益之事云何為四
无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内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駈却 驚怖不歡捨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煞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為四
不請強教授 他瞻為說法 不應求強求
恭敬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煞我夫人荅曰我雖
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為四
為家棄一人 為村一家棄 為國棄一村
為身捨大地
王曰汝煞夫人是不善事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為四
火无足草期 及婬他婦女 渴時掬中飲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等重
大德為瞋恚
王曰煞我夫人汝合駈却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駈之事云何為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特牛多擎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煞我夫人見汝驚怖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為四
鵂鶹與鵝鴿 白鷗及雀鴈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无夫人汝合駈却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為四
老老帶婬情 惡婦被夫遣 婬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難思施物来
王曰汝煞夫人是可憂傷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為四
无猒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妳樂夫人我觀無猒汝便殺却
第六内子攝頌曰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猒之事
云何為五
國主及鳥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猒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煞之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為五
美貌出名家 温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
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虵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煞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荅曰
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
為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煞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競
王曰煞我夫人云何為六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
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煞夫人我无依怙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開於法律
重症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煞夫人不中為伴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云何為七
調戲人染兒　博弈與婬女　飲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為七
深水磨至咽　猕猴及為馬　黑勉頭髮豎
面處少鬚髮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　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能瞬荅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瞬云何
為八
熱病瘦病及咳歎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瞬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欲汝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為八
病老死飢儉　愛別怨家會　違害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殺却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舍忍云何
為九
若愛我煞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己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煞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十種无悲之類云何為十
屠牛屠羊屠雞豬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兎作賊為魁膾　斯之十惡无悲心
王曰汝是俾惡人煞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耆恥　肯親弃息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
人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
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
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
少時人皆拜　礼及其圓大無有礼者
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火
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
池水水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
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温煖人皆共飲

井水雖令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土物其遠順也）童女
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
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
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帔蓋體
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
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
飡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
得及其年老所食飲食皆無氣味食
不能消然豐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
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
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
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
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
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
若糞澀時永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
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增養
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壹問當依
實荅以何勢力發我夫人荅言大王
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
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
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

（校勘記：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一張　來）

陳藏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
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
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
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帔蓋體
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
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
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為初
大梵輪於四衆中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
力又於衆生諸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
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
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
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
知是第十力
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
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為
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
亦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荅增養念曰王既默然
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詰我今
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波盈目
聲首王前敬礼雙足以妙伽他而陳
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界高生
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
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
生邪見由此惡業為因緣故身壞命
終生在天上如
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
及者

（校勘記：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二張　來）

世間妙語王先問　我因問荅聊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為　況此愛婦乖違事
於夫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比為主作沉吟　今此夫人見容恕
尒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荅
增養曰
汝宣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容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二一三頁上一七行「悲叫」，磧、普、南、徑、清作「悲鳴」。

一　二一三頁中一四行「一云」，磧、普作「一去」。

一　二一四頁上一五行第三字「復」，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四頁上二一行「遍語」，磧、普、南、徑、清作「遍請」。

一　二一四頁中一六行第八字「旃」，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四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兆」，磧、普作「非」。

一　二一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記」，南、徑、清作「說」。

一　二一五頁中四行「彼人」，磧、普、南、徑、清作「彼」。

一　二一五頁中一二行第六字「今」，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二一五頁下一三行「鳥用」，磧、普、南、徑、清作「我朋」。同行第六字「飲」，磧、普、南作「欲」。

一　二一五頁下一八行第六字「緂」，磧、普、南、徑、清作「毯」。下至二一七頁上二二行第一二字同。

一　二一六頁上一七行第四字「說」，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　二一六頁上一八行及末行「宅中」，磧、普、南、徑、清作「宮中」。

一　二一六頁下二行第四字「諸」，徑作「多」。

一　二一六頁下一四行「受用」，磧、普、南、徑、清作「受用者」。

一　二一七頁上一行末字及九行第九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一七頁上一四行「過緂」，磧、普作「毯過」。

一　二一七頁中九行「白言」，磧、普作「曰言」。

一　二一七頁下二行「清泚」，磧作「清

此」。

一　二一七頁下三行「樹顛」，磧、普、南、徑、清作「樹頭」。

一　二一八頁上二行「無辜」，磧、清作「無辜」。

一　二一九頁上一七行「汝是」，磧、普、南、徑、清作「如是」。

一　二一九頁中一〇行「機開」，磧、徑作「機關」。

一　二一九頁中一八行「失去」，磧作「失云」。

一　二一九頁下七行「淪迴」，磧、普、南、徑、清作「輪迴」。

一　二一九頁下一七行第三字「生」，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二二〇頁上五行「瞋恚」，磧、普、南、徑、清作「瞋心」。

一　二二〇頁中二一行末字「事」，磧、普、南、徑、清作「所須」。

一　二二〇頁下五行「國主」，磧、普、南、徑、清作「國王」。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三行「依伴」，普、徑、清作「依作」。

一　二二〇頁下二二行「可愛」，磧、普、南作「何愛」。

一　二二一頁中六行「至咽」，磧、普、南、徑、清作「至胭」。

一　二二一頁下三行第三字「生」，磧、普作「王」。

一　二二一頁下五行「世間」，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二二一頁下八行「儜惡」，磧、普、南、徑、清作「獰惡」。

一　二二一頁下二〇行末字「火」，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〇頁中末行「中飲」，徑作「水飲」。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一行第三字「酒」，磧、普、南、徑、清作「須」。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三行「國王」，磧、普、南、徑、清作「國主」。

一　二二〇頁下二二行「可愛」，磧、普、南、徑、清作「何愛」。

一　二二一頁中六行「至咽」，磧、普、南、徑、清作「至胭」。

一　二二一頁下三行第三字「生」，磧、普、南、徑、清作「王」。

一　二二一頁下五行「世間」，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二二一頁下八行「儜惡」，磧、普、南、徑、清作「獰惡」。

一　二二一頁下二〇行末字「火」，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〇頁中末行「中飲」，徑作「水飲」。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一行第三字「酒」，磧、普、南、徑、清作「須」。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三行「樹顛」，磧、普、南、徑、清作「樹頭」。

一　二二一八頁上二行「無辜」，磧、清作「無辜」。

一　二二一九頁上一七行「汝是」，磧、普、南、徑、清作「如是」。

一　二二一九頁中一〇行「機開」，磧、徑作「機關」。

一　二二一九頁中一八行「失去」，磧作「失云」。

一　二二一九頁下七行「淪迴」，磧、普、南、徑、清作「輪迴」。

一　二二一九頁下一七行第三字「生」，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二二〇頁上五行「瞋恚」，磧、普、南、徑、清作「瞋心」。

一　二二〇頁中二一行末字「事」，磧、普、南、徑、清作「所須」。

一　二二〇頁下五行「國主」，磧、普、南、徑、清作「國王」。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三行「依伴」，普、徑、清作「依作」。

一　二二〇頁下二二行「可愛」，磧、普、南作「何愛」。

一　二二一頁中六行「至咽」，磧、普、南、徑、清作「至胭」。

一　二二一頁下三行第三字「生」，磧、普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開醫

不度損衆者

佛在廣嚴城猕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躰欲及聲聞衆亦衆中坐聞斯語已荅有勇健長者亦復多貪作是語時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令仁等自當目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聲聞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揔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為彼長者宣説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降慈悲并慈衆明當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辞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飡次詣城中婆羅門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衆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来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若啜食若嚼食若噉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尒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琉璃頗梨殊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

諸居
明於
佛僧
飲食
座席
令使
尒時
衣鉢
長者
琉璃
行與
苟依
已即
食手
木澡
世尊
頌鐸
作非
者即
琉璃
若言

是揔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擽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去授我銀器遂便撩乱忿競交興杖打手擒拳歐脚蹈共相賊陵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既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荅言長者與我汝何見遮荅言暫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鬪諍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苾與外道衆差別相不荅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衆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攝誘諸人倍更於佛僧衆深生敬重萬信弥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衆起敬信心尒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衆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苾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苾不於金銀琉璃頗梨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

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苾恐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仙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與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有明照猶如日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設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花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已宅中鮮明遍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

有光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花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已宅中鮮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仙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與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

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嚮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娶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荅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荅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心即往外道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斅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斅入寺求出家乎荅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嗟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茲芻衆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汝宗亂將絕更可求娶諸餘雜類荅曰我欲如何但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所求者皆去豈我欲殺女耶若尒何不求諸寡婦荅曰比亦見求彼去我

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荅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家作婬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弃報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茲芻時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為一人復曰我亦食人當行亦食諸人去善茲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来食不荅曰一日来食後更不来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婬相彼懼過患是故不来便向寺中慇懃重請荅曰我是亦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患茲芻便受彼礼而去便於他日茲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茲芻食時妙光室内生分別想其甲聖者如是足踹如是髀背脅項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火内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茲芻食訖如常澡漱為說頌已辞之而去長者開戶唉妙光曰汝可出来我欲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響長者便入見躃于地謂是瞎者欲令警覺以手

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見弃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悉来號哭推胷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以五色疊裝飾喪轝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盜来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宗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患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威備喪儀令人守護銜悲収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随處逃竄諸賊遥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花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鍛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徹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芻衆亦復聞知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曜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葉波佛出興於世十号具足於婆羅痆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訖栗枳為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賊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王及諸人於佛遺身威興供養焚燒既畢収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居士女見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我来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随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曜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為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痆斯王名梵

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牧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覓將来衆皆云善欲取誰来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荅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随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即随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恤貧窮依下卦具随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

田時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痆斯
求寂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
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
此真福田卒難遭遇宜興供養以植
来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使滿鉢
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
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
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
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礼彼上人
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
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婬女假令
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
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
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
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
受諸流轉五百生内常與五百金錢
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
雖殀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
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
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雜修純
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佛說已
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

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
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
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
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不
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尒時世尊在室羅伐城同前時有苾芻身生癰瘥能治
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
即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譏嫌是
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
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尒時世尊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
士等来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
病當服何藥并敢何食時諸苾芻不
解醫者一無言荅其善醫者亦復生

疑不為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
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
為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
伏外道慶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
衆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
間亦皆俱来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
常為天龍藥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
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毗舍
佉庶子母更復有餘諸来大衆飲食
衣服共申供養令諸来者皆得充足
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
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為夫聟像
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
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
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髮色純青
或有雜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
遂於險處弃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
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嚮
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
同前弃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
成人時六衆見已共相告曰難陁鄔
波難陁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

人即便将去我今攝受如是門徒令
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陁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
見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
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厚法衆
亡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
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畏微貧寒庸
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卜
鞮婆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
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黃
青赤白或髮如鳥或髮如為毛或復無髮或復
頭麤長遍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
諸傍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
謂黃赤太大小等或時眼暗耳聾或
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
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麤太
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
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
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
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
子所為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
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

髮告諸苾芻時俗旅訶成宜應法是
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為出
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
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
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厚法衆
亡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
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畏微貧寒庸
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卜
鞮婆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
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黃
青赤白或髮如鳥或髮如為毛或復無髮或復
頭麤長遍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
諸傍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
謂黃赤太大小等或時眼暗耳聾或
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
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麤太
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
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
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
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
子所為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
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

言若賣鬚者得牢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忘由緒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
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二
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
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
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
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
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
教師一屏教師一鞞磨師得與弟子
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
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
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
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
衆為衆而作鞞磨理相違故若如是
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
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為知事
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
不應相礼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
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

當来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
世尊於何方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
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
是如来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
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
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
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為稱說
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去
婆羅痆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
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
不能記憶當去何持佛言應寫紙葉
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二二五頁下九行第三字「共」，麗作「即共」。
一二二六頁中一行首字「是」，磧、普、南、徑、清、麗作「皆是」。
一二二六頁中一二行「挺持」，磧、普、南、徑、清、麗作「挺特」。
一二二七頁上一八行「思念」，磧、普、南、徑、清作「思量」。
一二七頁上二〇行「若無汝」，磧、普、南、徑、清、麗作「若無男女」。
一二二七頁中七行第四字「到」，磧、普作「斯」。
一二二七頁中九行第九字「曰」，磧、普、徑無。
一二二七頁中一七行「姝好」，磧作「殊好」。
一二二七頁下九行「婬相」，磧、普、

南、徑、清作「媚相」。

一二二七頁下一九行「汙流」，普、南、徑、清、麗作「汙流」。

一二二八頁上一〇行「勿此」，磧、普、南、徑、清作「忽此」。

一二二八頁上一四行「收淚」，磧、普、南、徑、清、麗作「抆淚」。

一二二八頁中一三行末字「既」，磧、普、南、徑、清作「即」。

一二二八頁中一五行「居士」，磧、普、南、徑、清、麗作「有居士」。

一二二八頁下三行第一〇字「時」，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二九頁上九行第七字「肯」，磧作「崩」。

一二二九頁上二〇行「黑雜」，磧、普、南、徑、清作「雜業」。

一二二九頁中五行第三字「家」，南、清作「人家」。

一二二九頁中一六行「是誰」，磧、普、南、徑作「是誰是誰」。

一二二九頁中一八行首字「是」，磧、普、南、徑、清作「我是」。

一二二七頁下五行「身生」，磧、普、南、徑、清作「身有」。

一二二九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痤」，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二九頁下一八行「敝露」，磧、普、南、徑、清、麗作「敞露」。

一二三〇頁中八行末字「主」，徑作「王」。

一二三〇頁下一行第六字「時」，磧、普、南、徑、麗作「時諸」。同行第一〇字「成」，麗作「誠」。

一二三〇頁下一四行第六字「小」，麗作「太小」。

一二三一頁中二行「何方」，磧、普、南、徑、清、麗作「何方域」。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佛現大神通事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荅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為惱乱是時六師晡剌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慢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晡剌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是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我一人無斯威德彼於異時此六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為議論電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晡剌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復往珊逝移陛剌知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荅言我證復往毗荼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苾芻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絶然而沙

門喬荅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喚沙門喬荅摩令来共我捅上人法若喬荅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荅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荅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捅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亦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半路共捅神通時影勝王荅六師曰仁等雖存死屍无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来耶彼聞是語皆辞而退

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礼敬故往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捅神變王曰兩度来說事不可追若更言者　擯汝出界

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毗勝光大王為性中平无有阿曲衆所共聞若喬荅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捅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為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荅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捅量神變上人之法若有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捅神通時勝光王荅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捅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

苾芻勿於来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為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荅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為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脫

尒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今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礼佛足奉辞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者當知七日之後如来為衆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為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荅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諸人欲何所作共相議曰沙門必定求覓已

朋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荅摩共捔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荅言仁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捔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何理荅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晡昳池之側隨處宴坐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逐靜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来相供給沙門喬荅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寂為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淮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為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為浣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用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捔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曰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覓餘人共為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

相即辞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為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為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仙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荅摩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還来相共捔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為伴助不彼皆荅曰斯為善事我願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相見我時即行相助

余時六師敬奉其說辞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驕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驕遥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

詣市中令甩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衆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住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尋即無言而去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荅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来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无想非想非非想如来於中寂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為若無為無染欲法寂為第一此有戒禁精勤苦節修持梵行清淨聖戒寂為第一此之實語

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
平復如故
時阿難陁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
是作礼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
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
難陁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
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
乃至清淨聖戒最為第一此之聖言
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
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
即便平復時諸人衆見是事已悉皆
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
陁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礼
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
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礼佛足在
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
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
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陁
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
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荅言
容恕王曰哥羅可来歸舍荅言大王
我已離欲令於此住奉侍如来不應
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

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
支節分分相連即名此林為分分林
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
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
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
幢盖灑以栴檀香水散以无價名花
懸諸彩幡飄飄可愛金珠曜日寶鐸
和鳴燒海岸香烟雲成盖猶如忉利
歡喜之園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
頗梨瑪瑙種種莊挍盡世希奇微妙
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
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
外道而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
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喫沙門喬荅摩
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王大臣并諸
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
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礼佛當傳
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
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
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
世尊勝光大王頂礼佛足請問世尊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
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
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
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
今可去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
若鵝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
舍時諸大衆見乘空来悉皆踊躍歎
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
道曰如来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
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无邊大衆
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為是沙門
為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
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資
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
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
曰如来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
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无
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
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
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
之王見是已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
如来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為外道

荅曰大衆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尒時世尊蹔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鉤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荅懷憂而住如是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大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穌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己神通彼便默然伍顏無對

尒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香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為健陁俱知健陁是香俱知是室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之殿即如此方五階陛下之類然名為

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也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北踊南沒南踊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仙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為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仙人遥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耀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仙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寂初見佛時諸仙人既至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尒時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為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尒時如來即

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尒時世尊與此五百仙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仙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捔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為結因緣佛告神仙母曰无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荅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准陁求寂女揔髻蓮華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荅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為慮我共外道捔其神變現上

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
知汝有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
是說非沙門喬荅摩能現神變但是
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
共我為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
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捔神變事時王
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
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
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
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
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
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
知受已復座而坐
尒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
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
現四威儀行立坐卧入火光定出種
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
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
神變既現變已即還收攝於師子座
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
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
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

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
世尊為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
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
受已復座而坐尒時世尊便以上妙
輪相万字吉祥絅鞔其指謂從无量
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无畏手以摩
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
持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
為莖金剛為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
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
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況
禽狩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
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
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
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
寶為莖金剛為鬚從地踊出世尊見
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
以背後各有无量妙寶蓮花形狀同
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
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
後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
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
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

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荅或復行
立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
兒立能現見如來影像尒時世尊現
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
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无
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蹔
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
衆共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
無蹔替處處皆有鼓樂音聲蚤貝長
鳴歌儛遞發假令禽獸亦皆歡喜各
出音聲馬嘶象吼馳叫牛鳴孔雀鴛
鴦各為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
鼓亦散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
花分陁利花曼陁羅花以天沉水栴
檀香粖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
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尒時如來
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為欲調伏受化
有情故說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為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

伽他
日光若未現　熠燿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爝火從斯沒　如来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
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
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
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
通時外道晡剌拏默无所荅即便以
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
轉相觸乃盡六人竟无一人敢為應
對再三王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
相築觸同前默尒縮項伍頭如入深
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
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
便令其改往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
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
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
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叢潛藏而
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
舍一無傾動尒時世尊觀是事已說
伽他曰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制底深叢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尒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
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
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
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
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无上菩提
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
向三寶世尊為彼大衆說法亦教利
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晡剌拏
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
曰鄔波馱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
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
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无常是實又
云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
謂為實又云有邊无邊又云亦有邊
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又云身
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
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云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
妄雖說此語情多耻愧伍頭俛仰憂
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
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晡剌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晡剌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晡剌拏即詣池
所既至池已以沙　巩繫頸入水自沉
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
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皆云不見又
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有所
說不一人荅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

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无常又云
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
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无邊
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如前具說時諸
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
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覩親教師問其
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来
伽他問曰
賢首汝頗見 脯剌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童女聞說即以伽他而荅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荅
汝勿作是說 斯為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辛戾依法住
童女復荅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為智 令他衆共見
了无耆耻心 靦面露身形 便將此為法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尒而去即詣
池所見其師主以沙坱繫頸沉沒而
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

事是實餘皆虛妄亦次沙坱繫
頸自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散依
止邊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
衆悉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二三三頁中一七行至一八行「雷電」，磧、普、南、徑、清作「雷電」。

下至本頁下一三行同。

二三三頁下四行及九行「其處」，磧、普、南、徑、清作「某處」。

二三三頁下一七行「盛德」，麗作「威德」。

二三四頁上一七行「雖存」，麗作「雖活」。

二三四頁中一二行「若有」，磧、普、南、徑、清、麗作「若其」。

二三四頁下一六行第七字「今」，磧、普、南、徑、清作「令」。

二三四頁下一九行「仁者」，磧、普、南、清、麗作「仁等」。

二三四頁下二二行至次頁上一行首字「我等諸人……求覓已朋」，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五頁上三行「牡士」，磧、普、南、徑、清、麗作「壯士」。

一　二三五頁中一三行「相見我時」，磧、普、南、徑、清作「我見相時」；麗作「見我相時」。

一　二三五頁下二二行「修持」，磧、普、南、徑、清作「修行」。

一　二三六頁上一五行末字「在」，磧、普、南、清、麗無。

一　二三六頁中一四行第三字「而」，磧、普、南、徑、清、麗作「而爲」。

一　二三六頁下一四行末字「資」，南、徑、清作「滋」。

一　二三六頁下二二行「是已」，磧、普、南、徑、清作「是事」。

一　二三七頁上三行第五字「集」，磧、普、南、徑、清作「雲集」。

一　二三七頁上八行第五字「此」，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七頁上二二行夾註左第七字「室」，徑作「堂」。

一　二三七頁上末行夾註右末字「所」，磧、普、南、徑、清、麗作「所住」。同行夾註左第七字「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

一　二三七頁中一行夾註左末字「也」，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七頁中三行第八字「踊」，普、南、徑、清作「涌」。下至次頁中二一行第八字同。

一　二三七頁中一二行「照耀」，磧、普、南、徑、清作「照輝」。

一　二三七頁下一七行第五字「能」，磧、普作「前」。

一　二三八頁上二行「有力」，磧、普、南、徑、清作「神力」。

一　二三八頁上三行第三字「非」，磧、普作「時」。

一　二三八頁中一七行「上右」，磧、普、南、徑、清作「左右」。

一　二三八頁下三行「立能」，磧、普、南、徑、清、麗作「亦能」。

一　二三八頁下一四行首字「鼓」，南、徑、清、麗作「樂」。

一　二三八頁下一六行第三字「粖」，徑、清作「末」。

一　二三九頁上二行「熠燿」，磧、普、南、徑、清作「爝燿」。

一　二三九頁下二行「耻愧」，磧、普作「邪愧」。

一　二三九頁下四行「說頌」，磧、普、南、徑、清作「頌曰」。

一　二四〇頁上一四行「頌答」，磧、普、南、徑、清作「頌曰」。

一　二四〇頁上一五行「作是說」，磧、普、南、徑、清、麗作「作是語」。

一　二四〇頁中一行「亦次」，磧、普、南、徑、清、麗作「亦以」。

一　二四〇頁中末行「卷二十六」，磧、普、徑、麗作「卷第二十六」。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賢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尒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来大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天師今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彼六師眷屬不敢酬荅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勢頗生怠慢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悒王即為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取臣曰隣國王女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荅曰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来相見荅曰榮國太子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白王時王聞已偹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
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閒伎藝容貌
超絶舉世無雙云何弃此別有建立
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荅于時
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
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具告大臣曰此
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今隨所
欲勿閒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
令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令宜
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
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
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
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号
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
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恠王違信即
遣使人来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
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
不尒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
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昌曰王何憂
色王即具告昌昌言大王更无餘計
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
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
有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不仁事非我所為昌曰不能殺者可
為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昌
曰如其不然請遠駈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昌曰欲求其過豈不易
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
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
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
弃於我住必見誅遂詣其母具陳此
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與延形命母
便以事具荅近昌知已引至王所白
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
父立少處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于
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来此王子即
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
集歔欷喜慰喻賜封邑以女妻之未
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
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
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王子之
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号此兒名
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
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
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
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
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
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
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
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
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
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
母未來暫觀鐺內有可食不遂見雞
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
言食未荅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
歸學所大臣既至去我須食夫人與
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荅曰兒來食
訖曰作是念　有沸鐺方得為王為
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
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
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
得荅曰雖不全食頭即得若其有
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
得為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
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
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
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
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
王此人即便棄於我今時宜可順
彼為言荅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云此大臣為
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
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
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
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
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
樂子聞告已俛仰毋往鞞提醯欲
至彼城於一樹下困乏而睡于時求
王身嬰重病因即命殂彼國舊法若
王未立嗣王靈輿不出王无後嗣不知
樹影不移衆人共觀咸歎希有此之
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
立誰時諸羣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
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
丈夫瓌偉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垂國
窓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
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
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
生一子号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
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
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為有為無若其有　者應觀彼妻為
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
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
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
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号足飲食我
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
已皆生踊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
王咸備威儀廣陳音樂千軍万衆從
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
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号曰重興年
幼為王諸臣見愍所有勑令多不奉
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
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荅曰咸
是其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城邑聚
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垂國
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
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
生一子号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
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
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為有為無若其有　者應觀彼妻為
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
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謀彼
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滿

来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
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
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无
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
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
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无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
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好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
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
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弃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眦沙門　弃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
入水見白鸛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
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
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彖伽河方為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鵝蹲踞
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曰
彖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
既漸齒年與諾童子一處遊戲衆共
議曰我等无主可尊大藥為王大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
朋當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客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衆薄欲為便利有一彖人來問女曰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彖人報曰汝無著恥不愧友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
華盧令喪失宜應弃彼與我為妻若
彼老公来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為
夫其女受言即與彖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
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
一手牽時彼彖人亦牽一手婆羅門
曰汝偷我婦彖人曰我能設誓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
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
无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
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
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
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
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
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
曰我老无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
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
門推胷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驗
彼真虚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
来荅曰從妻舍来問曰有何飲食荅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鬻大藥曰若如
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虚即令以指
抉口竟无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
曰尒從何来荅曰從婦家来所食何
物荅曰酪漿及餅加以蘇脯告言汝
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掘地為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膳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為治罰

時重興王現有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有大叫聲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去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荅曰此是大藥童子准法而作不罰无辜王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速来父白王曰童子幼小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迴軍都邑三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授繩長一百肘速遣將来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来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已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无有碎朊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仄陋小一足踐荒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蹄布傘非日非陰一足着鞋一足履道一足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閻人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荅三閻大喜是誰大藥語王極驚嗟謂使者曰汝可速将来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已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无有碎朊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蓋蹄布傘非日非陰一足着鞋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速遣將来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

寧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
日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
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
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
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
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
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
藥王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送特牛五百令
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
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
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
求非所得之无由若不遵王命致招
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
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
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
遠以大木盂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
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
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
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
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
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
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十五張　賤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
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
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為答曰
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啼諸天
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
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
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
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
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
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无兒
子乳酪何夾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
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
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
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
圓滿養護勿以繮繫不置室中不餧
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
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
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箭射心
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无奈何況當
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
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
夜收入宅於迥露處既无繮絆其事
難為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十六張　賤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
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无走路如
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
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
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
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
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
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
一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著慙當希
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
即便剃父頭髮以為七道仍以青黃
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
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剪
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
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為善事然
辱其父有點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
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
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
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
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
答言大王今以為榮不知其辱臣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十七張　賤

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荅曰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育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驟遂便迸失此驢乃是驟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絶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即廣施盛禮拜為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廣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

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為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妻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内財物空虚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已伎求覓珎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俱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頗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曠黄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宅所扣門而嗟妻遥問曰汝是何人荅曰我是其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唯見空坑一无所覩即自拍頭推胷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共來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荅曰我久經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求非好日復无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曠黄之後既絶人行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絶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犬不荅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設供養尒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尒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哀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已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荅曰敢為重誓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二十張　賜

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横輙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来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虵入於麨内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能為我決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内有惡毒虵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虵從中而出張鱗吐毒躑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第二十張　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二四五頁中至二四七頁下及二四九頁上、頁中共十版，原版漫漶，以麗藏本換。

一　二四二頁中一一行第四字「捨」，磧、普、南、徑、清作「除」。

一　二四二頁中一五行「降彼」，磧、普、南、徑、清作「降伏」。

一　二四二頁下一二行「臣曰」，徑作「王曰」。

一　二四二頁下一五行第五字「可」，徑作「我」。

一　二四二頁下一八行「策國」，麗作「册國」。

一　二四三頁上六行第九字「具」，磧、普、南、徑、清無。同行「大臣」，麗作「大臣臣」。

一　二四三頁上九行首字「令」，磧、普、南、徑、清作「使」。

一　二四三頁上一〇行「於後不久」，磧、普、南、徑、清作「於彼未久」。

一　二四三頁上末行首字「有」，磧、普無。

一　二四三頁中一行末字「可」，麗作「所」。

一　二四三頁下一一行末字「于」，麗作「子」。

一　二四四頁上一一行「有沸鐺」，磧、普、南、徑、清、麗作「爲全食肉」。

一　二四四頁上二一行及二二行「我今」，清作「我令」。

一　二四四頁中三行第九字「危」，普、徑、清作「厄」。

一　二四四頁中九行「命殂」，磧、普、南、徑、清、麗作「命終」。

一　二四四頁下五行「千軍」，清作「十軍」。

一　二四四頁下一四行「天神」，磧作「天作」。

一　二四四頁上一〇行「於後不久」，清無。

一　二四五頁上九行末字「好」，磧、普、南、徑、清、麗作「妙」。

一　二四五頁中一三行第四字「多」，磧、普作「久」。

一　二四五頁下八行第七字「失」，清作「夫」。

一　二四五頁下二二行第七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四六頁上二行第七字「咽」，普、南、徑、清作「胭」。

一　二四六頁上六行第五字「現」，普、南、徑、清作「既」。

一　二四六頁上二〇行第五字「速」，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二四六頁上末行第八字「任」，普作「住」。

一　二四六頁中二行第一二字「令」，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七頁上九行第六字「令」，磧、普、南、徑、清作「命」。

一　二四七頁中一四行末字「之」，麗作「命終」。

一　二四七頁中末行「二十一」，磧、普作「二十」。

一　二四七頁下一七行第五字「點」，南、徑、清作「玷」。

一　二四八頁上七行第三字「騾」，徑作「騾騾」。

一　二四八頁上一八行第四字「俱」，磧、普、南、徑、清、麗作「側」。

一　二四八頁中一行第六字「已」，磧作「尼」。

一　二四八頁下六行「人行」，徑、清作「行人」。

一　二四九頁上五行第八字「謂」，磧、普、南、徑、清作「請」。

一　二四九頁中一五行第七字「扶」，磧、普、南、徑、清作「抉」。



趙城縣廣勝寺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荅曰此是其大臣攝之屬已將為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主但唯內官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我今无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為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時大藥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无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為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饑餐蚊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无眷屬妻子永无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无宜用語設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及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已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彝倫恊敘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衆悉皆雲集亳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妙于大藥雖蒙賞愛无驕恣心時有異方貢士來投此王與異

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拯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来從大藥求索糠麦即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恵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寮庶朝集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无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荅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况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荅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庄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来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无宗族人補為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

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為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双納供給衣食養為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无以加今可令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穟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炎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已親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麦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麦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荅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来問曰言何無義荅曰語深有理王曰

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強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来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来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目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煑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来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將来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麦者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麦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麦見死来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礼拜為重臣是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收
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
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辞王去作婆羅
門像手執淨瓶掛吉祥線身著鹿皮
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
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
大藥荅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
處荅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
有相識欲投宿耶荅曰先無便將歸
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
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
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
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
路於麦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
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
何荅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荅曰
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
客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
刈麦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蹂麦毗舍
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
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
光彩異常荅曰為盖臭身有何好處

又曰甚好容貌荅曰父母所生非開
容飾問曰父何處去荅曰一身兩事
問曰此言何義荅曰身行取棘断其
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荅曰歸家
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
室不荅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
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无
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
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
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
行至池邊遥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无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澁道不須行　遥見大藂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麨地　有樹著赤花
弃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
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
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
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
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羞耻因
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似即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
狗食汝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
舍佉所女遥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
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
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
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
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
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
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毗舍佉諸人告
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
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
媾之事荅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
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
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
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无宜
更作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
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
佉亦留礼贈還向鞞醯城欲詣中興
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麦一
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
門而喚其婦出門汝是何人荅曰是
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
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聞聲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人安小篅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麦何處得安婦曰可寫于地荅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篅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麦置篅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麦物欲如何夫曰此儜婦女何不出物安麦篅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无所出報言篅溼恐當損麦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柴草及乾牛糞於篅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来父聞走至知子在篅報大藥曰汝若須篅我當酬直可索幾多荅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輿篅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婚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云

四橛可成衣　少一不能織　如其杙有闕
械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荅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械中毗舍佉即以逆揖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来以錢呈示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興隆家族

冀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豊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荅言已得王曰何如荅云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是當其疋我今啓王為將来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礼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為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佉處共為婚媾礼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為販馬来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百婬女儀貞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来至此者凡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乱彼但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来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来共為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女曰若君劇志與我何物荅曰與上馬五疋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来相媚諂然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来徵商主當副前言與馬五疋汝已劇志共我行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誑枉好人便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日可来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毗舍佉曰来何晚耶彼即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試為斷觀智如何君先奏王令諸臣眾并牽五馬共至池邊可於眾中喚彼倡女問曰商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寶馬如其夢裹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无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令臣眾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集諸人眾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牽来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

閙王眾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卿等昨朝作是斷者无煩今日重集勑勞此是誰計荅曰是毗舍佉我昨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太毗舍佉有大智策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王眾同觀無人辯識毗舍佉聞已告曰毛鞭者是母軟者是女眾歎希奇復於異時有呪鉢人將二毒鉢来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荅曰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彼便荅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作目驗不虛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臣眾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時有呪鉢人將二毒鉢来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彼便荅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臣眾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時有呪鉢人將二毒鉢来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以軟物繫於杖頭向鉢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實封禄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

一朝殞歿各坐憂苦號哭失聲時毗
舍佉便興六櫃来至王所白言大王
大藥身死所有珎貨咸在櫃内宜親
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
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纓
飾體来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
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豉斌王曰非
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珎寶
開櫃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无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尒王可開看何物珎寶既
開櫃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
故六臣荅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
受重憋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
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
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
斯因此便能制欲欲者王既慶悅於
毗舍佉倍加封禄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
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内外國
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
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
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絶代雅思超
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荅曰彼
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
詞因懽出遊被鵄擒去我為此故憂
煎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
匹願汝為妻荅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
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懽因遊戲出 遂被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因至斯
舍利荅曰
誰可量議通信去来誰堪委付竟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来具相荅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處来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

味不荅曰雖有如是上妙飯食悉皆
安毒問言何故荅曰為鞞提醯王欲
来成礼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
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姱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荅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謗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
奇珎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荅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无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
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
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
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无從
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
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珎寶而重贈遺

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某物與其
大臣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異中夜汲軍既至城已遂便揔煞
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
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
求女為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来荅曰我不入
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怨讎不應輙放臣白王曰鞞
提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等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圍遶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
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珎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諸珎寶惣率兵
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惣集朝官慶
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珎寶及
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時
此國王廣施大礼婚媾已畢即策妙
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賫書與
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
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
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
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
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
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乱家國彼之鸚
鵡可附將来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
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停鳥亡國喪
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
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
殄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断其
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荅曰麻
纏我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
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
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
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
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荅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
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
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
見大怒令燖毛羽煑以沸湯屠者去
毛弃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鵄下見揀
以凌虛到一神祠鵄便欲食遂告鵄
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
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鵄曰誰
當信汝荅曰為作盟要又復我无翅
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閒目觀虛實復
告鵄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
彼王天祠邊彼放于地鵄隨言作至
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
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
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
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
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
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為思審
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
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為作是
祭神經多時節鵄食生肉鸚鵡飡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
護人曰汝可報王尒所多時供養於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
隍寮庶咸剃鬚髮俱來我所我當施
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盡
除鬚髮至天祠中礼天神足求哀懺
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
何意遲遲令我見恠即便具說比所
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
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
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
鵡鳥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最
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
齊尒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
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
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
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
餅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
麁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
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揔命臣所養
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
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荅言
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
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不死大藥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
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
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
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
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
肥壯然刻木為犲時來恐怖羊雖飽
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
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
荅王曰深有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
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
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
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
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荅曰我家
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
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
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
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猕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猕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筑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猕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珎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衆中最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叡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令我羞耻其兒長大自恨无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叡婆羅門所礼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娉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為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花夫便醜陋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粮皆盡至一池邊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麨為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飡無宜獨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中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究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曠野獨弃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戚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甎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何緣蹔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靨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麨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鞞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妳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事少虧
弃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前事而為詞句意欲迷人更無別義
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荅王便
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
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
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
今為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
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
彼人存昔愛耶荅曰寧有斯事自當
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
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
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
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
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荅曰我
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荅
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
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
汝頭彼言隨教王勑宮人並皆莊飾
來至我所即皆揔集如帝釋宮五百
婇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
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
嚴飾猶如龍虵被呪所禁一無言說
又如赫曰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遥望
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
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
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
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怜汝餓鬼　弃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
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
猕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惡可
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
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
珠瓔荅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
打栲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
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
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
即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
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
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
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荅曰
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受語告曰
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
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子報
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
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
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麁食充軀今
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
卧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
瓔珞珠女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
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
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扛不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七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七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愆子無過各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七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旦之計必堅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撿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猕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猕猴遥見取珠桂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伍頭猴亦伍頭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禄時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

獲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俚穀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禄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負同心戮力杜絶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禄位還復如先如是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内外典籍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鳥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来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為婚對作如是語既為親密无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内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盤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内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駈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五二頁中九行第四字「主」，磧、普、南、徑、清作「王」。同行「内宮」，磧、普、南、清、麗作「内宮」。同行「而已」，磧、普、南作「乃已」。

一　二五三頁上二行第六字「拯」，磧、普、南、徑、清作「賑」。

一　二五三頁中六行首字「令」，磧作「今」。

一　二五三頁中八行第九字「炎」，磧、普、南、徑、清作「琰」。

一　二五三頁中一九行第三字「謂」，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　二五四頁上一行第八字「曰」，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四頁中一行末字「開」，磧、普、南、徑、清作「關」。

一　二五四頁中一四行末字「曰」，徑無。

一　二五四頁下四行「幾不」，磧、普、南、徑、清作「幾乎」。

一　二五四頁下一六行第二字「作」，磧、普、南、徑、清、麗作「住」。

一　二五四頁下一八行至一九行「中興王」，徑、清作「重興王」。下同。

一　二五四頁下二一行第七字「門」，磧、普、南、徑、清作「問」。

一　二五五頁上四行第七字「懾」，普、南、徑、清作「攝」。

一　二五五頁上一一行第七字及二五六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儜」，磧、普、南、徑、清作「獰」。

一　二五五頁上一三行首字「止」，南、磧、普、南、徑、清作「正」。

一　二五五頁中一五行第三字「遂」，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五頁下二〇行第二字「但」，普、南、徑、清、麗作「倡」。

一　二五六頁中一三行「識知」，磧、普作「知識」。

一　二五六頁中二一行首字「末」，磧作「未」。

一　二五六頁中二二行第八字「誰」，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　二五六頁下四行第三字「彼」，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六頁下一〇行「好婦」，磧、普、南、徑、清作「婦好」。

一　二五六頁下一六行第八字「遣」，磧、普、南、徑、清、麗作「違」。

一　二五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閇」，麗作「閑」。

一　二五七頁上一行第六字「坐」，磧、普、南、徑、清、麗作「生」。

一　二五七頁上二行第四字「輿」，磧、普、南、徑、清、麗作「舁」。

一　二五七頁上三行第九字「咸」，磧、普、南、徑、清作「緘」。

一　二五七頁上六行第一〇字「白」，南作「曰」。

一　二五七頁上七行第一一字「貲」，磧、普、南、徑、清、麗作「貲貨」。

一　二五七頁中一二行第九字「曰」，磧、徑作「曰」。

一　二五七頁中一五行第二字「餘」，磧、普、南、徑、清、麗作「飲」。

一　二五七頁中一七行第七字「白」，磧、普、南、徑、清作「曰」。

一　二五七頁下一四行第九字「戲」，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二五八頁上一行「飯食」，徑、磧作「飲食」，麗作「餅食」。

一　二五八頁上八行第八字「謾」，磧、普、南、徑、清作「漫」。

一　二五八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王」，磧、普、南、徑、清作「主」。

一　二五八頁中五行「某物與其」，磧、南、清作「其物與某」；麗作「至死」。

一　二五八頁中一二字「一」，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五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五八頁下二「空室」。

一　二五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五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五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五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徑作「有」。

一　二六〇頁下一二行「究若」，磧、普、南、徑、清、麗作「宛若」。

一　二六〇頁下一九行首字「甎」，磧、普、南、徑、清作「執」。

一　二六〇頁下二〇行第三字「何」，磧、普、南、徑、清作「奈何」。

一　二六一頁中二一行「苑園」，南、徑、清作「花園」。

一　二六一頁下一三行「受語」，磧、普、南、徑、清、麗作「愛語」。

一　二六二頁上五行「相憂」，磧、普作「日憂」。

一　二六二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猴」，磧、普、南、清作「獼猴」。

一　二六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二頁中五行第二字「貿」，磧、普、南、徑、清作「違」。同行「杜絶」，普作「社絶」。

一　二六二頁中一四行「一云」，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八頁下一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清、麗作「及諸」。

一　二五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五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五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五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五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五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六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六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六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六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六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六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六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六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六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六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六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六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六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六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六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六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六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六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六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六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六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六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六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六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六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六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六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六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六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六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六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六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六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六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六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六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六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六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六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六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六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六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六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七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七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七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七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七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七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七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七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七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七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七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七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七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七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七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七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七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七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七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七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七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七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七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七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七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七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七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七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七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七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七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七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七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七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七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七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七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七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七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七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七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七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七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七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七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七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七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七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七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七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七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七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七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七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七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八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八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八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八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八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八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八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八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八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八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八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八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八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八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八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八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八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八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八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八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八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八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八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八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八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八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八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八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八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八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八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八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八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八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八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八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八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八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八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八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八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八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八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八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八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八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八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八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八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八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八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八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八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八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八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九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九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九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九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九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九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九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九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九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九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九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九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九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九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九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九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九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九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九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九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九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九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九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九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九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九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九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九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九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九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九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九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九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九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九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九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九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九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九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九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九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九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九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九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二九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二九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二九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二九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二九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二九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二九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二九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二九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二九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二九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〇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〇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〇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〇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〇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〇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〇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〇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〇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〇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〇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〇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〇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〇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〇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〇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〇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〇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〇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〇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〇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〇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〇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〇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〇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〇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〇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〇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〇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〇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〇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〇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〇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〇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〇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〇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〇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〇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〇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〇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〇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〇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〇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〇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〇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〇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〇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〇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〇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〇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〇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〇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〇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〇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一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一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一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一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一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一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一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一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一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一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一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一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一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一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一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一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一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一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一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一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一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一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一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一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一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一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一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一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一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一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一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一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一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一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一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一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一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一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一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一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一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一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一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一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一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一八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一八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八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一八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一八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一八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一八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一九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一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一九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一九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二〇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二〇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二〇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〇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二〇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二〇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二〇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二〇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二一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二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二一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二一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二二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二二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二二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二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二二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二二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二二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二二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二三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二三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二三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二三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二四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二四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二四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四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二四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二四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二四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二四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二五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二五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二五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二五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二六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二六頁中一行首字「獲」，磧、普、南、徑、麗作「畫」。

一　三二六頁上一行第一二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六頁中八行第一〇字「見」，普、南、徑、清作「王業」。

一　三二六頁中一七行「王等」，磧、普、南、徑、清、麗作「王業」。

一　三二六頁下一行第九字「諸」，磧、普、南、徑、清、麗作「及諸」。

一　三二六頁下一五行首字「親」，徑作「家」。

一　三二六頁下一九行「王室」，麗作「空室」。

一　三二七頁上一〇行「目觀」，磧、普、南、徑、清作「自觀」。

一　三二七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彼」，磧、普、南、徑、清、麗作「徐」。

一　三二七頁上一三行及次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浪」，磧、普、南、徑、清作「食」。

一　三二七頁中二〇行首字「餅」，磧、普、南、徑、清作「飯」。

一　三二八頁上一一字「猴」，磧、普、南、徑、清作「獼猴」。

一　三二八頁中一行首字「獲」，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悉歸依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来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眷屬皆来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等捨俗而来出家欲令我等若為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芻苦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来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苦曰既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既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苦病見客苾芻来報言具壽可為我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苦輩先是醫人得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髮人得畜剪刀子

尊處傳我等言頂礼佛足伏惟大師
自一夏来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
住不復更為白贍部洲内所有四衆
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
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礼世尊足親覲
供養然彼天衆得来至此願佛慈悲
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衆知
許已礼辭而去尊者觀知大衆去已
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辟頃即於
此没至三十三天現遥見世尊於玉
石殿為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
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
至此諸天圍遶猶如贍部四衆無邊
尒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
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来皆由我力
而有来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礼雙
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衆白言世尊
念此大衆甚奇希有恣皆雲集由彼
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
深心成就於彼命過来生此佛告
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
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
成就於彼命過得来生此時天帝釋

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
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敬信
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来生此
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
乃至来生於此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
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法於
信於彼命過来生於此復有餘天作
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
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
来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
佛前恣皆證得預流果各礼佛足隱
而不現尒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
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贍
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来至我
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
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
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
我等言頂礼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
来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
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礼
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天能来至
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

贍部洲作此白已尒時世尊告目連
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告諸四衆滿
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贍部洲於僧
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
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礼佛足即
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辟頃於三十
三天沒贍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
七日已佛從天處来贍部洲烏曇跋
羅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
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
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
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繒蓋處處
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
敷妙高座企想如来是時如来為三
十三天衆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即
於此没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為說法
已即於此没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
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
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
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无煩
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為說
法亦教利喜已即於此没至善現天如
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

佛言世尊今欲詣贍部洲荅言我去
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荅言足步
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
道寶階黃金吠琉璃蘇頗胝迦荅言
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
躡琉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
其右邊蹈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
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
天帝釋於其左邊蹈頗胝迦道手擎
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
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
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議沙門喬荅摩
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
生愛著神通既失足步而還若以神
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
為足步往贍部洲尒時世尊循寶階
下去此十二踰善那人氣上薰如死
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齅世尊知已
化作牛頭旃檀香林令氣芬馥聞者
歡喜佛作是念若贍部洲男見天女
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婬欲心極熾
盛故便歐熱血悶絕命殁我今宜可
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是作已不令染愛擾嬈其心
尒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
居遥見世尊諸天大衆恭敬圍遶威
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来至此便作
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辞佛
當往天處此諸人衆百年之中並皆
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威嚴
无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慇懃作如
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
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猒心於五
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
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
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
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遥礼世尊瞻
仰而住
尒時嗢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
天上下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
礼世尊足大衆皆集無地旋踵若其
直尒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
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
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衆
圍遶千子具足微妙庄嚴如半月形
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衆沙門婆羅

門外道內道無邊四衆悉皆影附歎
未曾有上持白盖翊從雲奔猶如白
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
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衆見
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
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
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
何令我得受斯樂大衆開路令彼近
前尒時鄔陁夷苾芻在斯衆會告諸
人曰此非輪王乃是嗢鉢羅苾芻尼
自現神通来礼佛足時衆問曰大德
云何知是嗢鉢羅尼也荅曰嗢鉢羅
花香氣芬馥嗢鉢羅色舉衆同然苾
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
所便攝神通前礼佛足在一面住
尒時世尊既安坐已告嗢鉢羅尼曰
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
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
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
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
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
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
者得越法罪

尒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
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
皆生願樂永往天中尒時世尊見斯
事已為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機緣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得豫流果或一
来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
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
發獨覺菩提心者或有善根或發無上大菩提
心者或發煩惱所有善根或發中下
忍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尒時世尊
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宀
不如預流果

尒時世尊為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何意昊壽鄔陁夷聞嗢鉢羅香氣知
是彼尼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
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
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痆斯城有
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
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
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宣
可用心眷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去眷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
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眷曰欲得共
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為此啼淚伴
曰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眷曰誰相供
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
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舡舶是
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
俜遇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
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
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
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
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為王
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
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痆斯於衆人
中立為國主眷言國母我當為立時
婆羅痆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
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
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
擒其兩辟棄於大海諸妙瓔珞庄嚴
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
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
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皆謂是
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異時時
與我相見眷言我来後於異時王有
母為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
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為子女隱生
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為子宜出雖作此
誓為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
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
實語語已為便生子而尾不出
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
相容內人問曰尒有何過眷曰我於
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
當尒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
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
為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

以事具白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嗟牛女来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令爲生子耶荅曰如是王作是念毋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荅王言有其字如何荅名妙容曽與人未荅未曽與阿毋若如是者當可與我荅隨王意即辦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来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夜可持来荅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来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曰日結此花鬘送與梵授時婆羅痘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郝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爲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痘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荅曰婆羅痘斯是本生處荅曰若尒何不還鄉父曰汝毋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荅曰我當爲開父言大善子便斆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户既得開共父遊走父曰汝毋相憶泣淚恒流何不往彼荅曰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假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荅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毋相憶泣淚恒流何不往彼荅曰由得去者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荅曰我作方便令彼遲来父言好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荅言彼是藥叉誰能共住荅曰若不能去我等共聽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絃荅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拍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晩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荅先生問曰汝能彈不荅曰我能若尒爲彈一曲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

意初絃不以指觸荅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駈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時有五百商人賫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无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為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荅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彈觸其時舩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版逢風天緣令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綢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悉皆具告荅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痆斯女荅言好共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痆斯女曰尒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嚮遂作是念髣髴欲至開眼瞻望鳥急凌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為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勑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荅曰有患眼人作期聲嚮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荅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為作之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荅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荅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荅曰

腰間有万字　胷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安海島亦復通私既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為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駈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棲遑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攉且居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師一人走入天廟反閉其户村人來問廟中者誰盲人荅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賊師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

賊師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无有
舩栰不能得渡賊報婦口賢首河既
沉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
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来
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
與其賊師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
此人將我物走遥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師聞已以頌遥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師即便將物弃婦而行其女
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
有老野干口銜肉臠循河而去時有
一魚從水踊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
弃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
鵄擒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
於草藂內遥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鵄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
一人乃為頌曰

我不為歡喜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藂林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藂中報野干曰我是
妙容野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
不自著耻反来相調以頌荅曰
舊智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荅
我今還本舍　貞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荅
假使弶伽水　逆流烏鳥白　贍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鵂鶹鳥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虵鼠狼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致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衆渡　大為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
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

國夫人將何酬報荅曰知識若能令
我還如昔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
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
應入弶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
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
聞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
弶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
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
告大臣曰卿今宜往弶伽河邊我聞
妙容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来
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
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
還依昔日為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
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絶是時野干
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
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
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
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
妙容者即嗢鉢羅苾芻尼是彼時速
疾者即鄔陁夷是往時聞去醫花香
氣知是妙容今聞嗢鉢花香知是彼
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
串習以為因緣大衆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入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即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尒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行純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遂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立時具壽阿難陁見尒時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陁汝今勿請可住於此我問如來尒時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所頂礼足已退坐一面佛善說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陁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

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應剃髮著縵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行純一圓滿清淨无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遂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許遂於門外啼泣而立時具壽阿難陁見已問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陁報言喬荅弥我等女人世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世尊所頂礼足已退坐一面佛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可住於此我問如來尒時阿難陁汝今勿請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阿難陁汝今勿請世尊所頂礼足已退坐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陁汝今勿請阿難陁汝今勿請可住於此我問如來尒時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阿難陁汝今勿請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陁汝今勿請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阿難陁汝今勿請世尊所頂礼足已退坐一面佛善說法律之

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
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苾芻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
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
有毀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尼有毀
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陀此是第四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陀苾芻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
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
掌迎接恭敬頂礼此是第六敬法事
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苾芻苾芻尼若犯衆教法者應二
衆中半月行摩那埵此是第七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苾芻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衆
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此是第
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
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十五張　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二六五頁中三行第七字「攝」，磧、普、南、徑、清作「攝頌」。

二六五頁中二一行第二字「病」，磧、普、南、徑、清作「疾」。

二六五頁下四行第五字「剪」，磧、普、南、徑、清作「剃」。

二六五頁下一七行第三字「得」，磧、普、南、徑、清、麗作「作」。

二六六頁中一行第五字「與」，徑作「於」。

二六七頁上一三行第一一字「彼」，磧、普、南、徑、清作「微」。

二六七頁上一四行第六字「既」，磧、普、南、清、麗作「即」。

二六七頁上一八行「鼻齅」，磧作「鼻臭」。

二六七頁上一九行末字「者」，磧、

普、徑作「香」。

一　二六七頁下一三行末字「芯」，磧、普、南、徑、清、麗作「故」。

一　二六八頁中三行「涕淚」，磧、普作「啼淚」；徑、清作「啼泣」。

一　二六八頁下六行「女隱」，磧、普、南、徑、清、麗作「安隱」。

一　二六九頁中六行「遊走」，磧、普、南、徑、清、麗作「逃走」。

一　二六九頁下八行「往彼」，磧、普、南、徑、清作「住彼」。

一　二七〇頁上一四行末字「爲」，磧、普、南、清作「便」。

一　二七〇頁上一七行「令活」，麗作「命活」。

一　二七〇頁中一六行第二字「期」，磧、普、南、徑、清作「真心」。

一　二七一頁下四行第一〇字「咽」，磧、普、南、徑作「胭」。

一　二七二頁中七行「啼淚」，磧、徑、清作「啼泣」。

一　二七二頁下一〇行末字「更」，磧、普、南、徑、清作「便」。

一　二七三頁上一五行第六字「盡」，普作「盖」。

一　二七三頁中一行「雜事」，磧、普無。

一　二七一頁上一四行第八字「草」，磧、普、南、徑、清作「涌出」。

一　二七一頁上一六行「踊出」，磧、普、南、徑、清作「涌出」。

一　二七一頁上一八行第二字「摘」，磧、普、南、徑、清、麗作「撥」。

一　二七一頁上二一行第二字「苦」，徑作「若」。

一　二七一頁中一行「歡喜」，磧、普、南、徑、清、麗作「歡笑」。同行末字「中」，普作「林」，磧、普、南、徑、清、麗作「中」。

一　二七一頁中八行第六字「以」，徑作「説」。

一　二七一頁中九行「貞心」，磧、南、徑、清作「真心」。

一　二七二頁下一七行「賊帥」，南、徑、清、麗作「斯」。

一　二七〇頁下一七行「賊帥」，南、徑、清作「啼泣」。下至次頁上一三行同。次頁上一〇行及一三行，磧同。

一　二七一頁上七行第四字「我」，磧、普、南、徑、清無。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賢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礼少　意喜兩衆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陁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
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荅弥能奉持
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
苾尼性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所説八
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辞而去詣大世
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
許女人於佛所説善法律中出家受
近圓成苾苾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
苾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説世尊所制八
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
主言頗為我説一心聽受尊者告曰
如世尊説諸苾苾尼當從苾苾求出
家受近圓成苾苾尼性此最初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苾尼當勤
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聞尊者阿難陁説敬法已深心歡喜
頂戴奉持白阿難陁言大德辟如貴
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
治髮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
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
時女人既見花来歡喜而受置於頂
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
来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
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苾尼
性尒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説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
是則圓具成苾苾尼者未審自餘女衆
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受近圓時諸
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
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
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
苾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
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
礼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
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
礼尊像次礼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
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乃至命存歸依佛陁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好荅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荅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令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荅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乎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荅弥言諸

妹何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陁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陁所說如上事阿難陁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陁即詣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乎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難陁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无闕乏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蹈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暎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陁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礼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惣集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為餘皆別作

尒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既大其母亦歿後時吐羅難陁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荅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陁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荅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尒何故更不出家荅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
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所為豈
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
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
者等善為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
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
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荅弥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
名瞿荅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
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
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
号曰名稱見唱善来歡懷命坐因即
相知共為交密時瞿荅摩賣舊持新
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
興易到婆羅痆斯遂投瞿荅摩家而
為停止彼見驚喜唱言善来共申久
好時得叉長者告瞿荅摩曰作何方
便我等殁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
相疎隔瞿荅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
為婚媾彼言可尒我意同然時彼長
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
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
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痆斯瞿荅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叉
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
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
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
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叉長者得書
領信還以書荅時瞿荅摩得書表意
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
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
揔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
是瞿荅摩女應與立字号曰瘦瞿荅
弥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
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
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
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彼覽書已報
書荅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
立共媾婚姻時瞿荅摩既披書已女
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叉長者亦復教

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
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
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
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家其
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荅言阿
母我已善學憶舍須歸母即私把紫
鑛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
自打頭令破流血荅言阿母必苦相
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
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
自打頭破我擬將溼紫鑛綿於頭上
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无智
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
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
汝應且住荅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
我投井死荅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
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
死我擬井中多置草褥投身而下人
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
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慇
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
訖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

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
言汝食荅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
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來共問何
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荅曰為汝作
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
食母即槌胷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
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
兒見逼遂欲飡糜母便捉手掌打其
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
實无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駈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
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
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猒
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痆斯時諸商
人往還來去皆與婬女共作交通由
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
知北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
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
書於諸女人極生猒賤由是諸人皆
絕還往衆中有一年老婬女問諸人
曰彼是丈夫不荅是丈夫諸根具足
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
立為衆首荅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若不得者其欲如何荅曰當酬汝等
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
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闕乏
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所求覓老
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
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
不如此求及他人汝從今日來我家
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聞此言數
數來取商主遂恠問家人曰汝於何
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
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
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
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
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
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
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
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
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荅曰善哉
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
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
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荅曰
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
汝即是彼體无差異往來我處勿作

他心荅言如是情無簡別母命其女
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
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
舉世無疋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
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
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
屬他不荅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
尒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
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蹔時欲
去便弃荅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弃
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
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荅言可尒遂
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
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
親母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
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
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恠問言阿母何
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矯
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
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
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
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荅曰
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相與女即默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
遂將遶蔭裹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
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
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荅摩長者更
造新舍多雇作人今往廛中隨處求
覓唯長者子来時瞿荅摩見彼容儀
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
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
悲泣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慇問言
汝誰家子從何處来名字何等彼即
哽咽聲嘶荅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
得又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来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
死活難期時瞿荅摩見語悲哀情生
愍念問曰汝識得又城人名稱長者不
荅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
荅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
美言告曰汝可无畏勿生悲惱當作
女夫見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
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
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
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

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
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媾遊方
荅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
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
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婬女舍欲
報私讎荅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
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
時遊方出城旋觀於大河中見有死
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飡其肉舒
觜不及遥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揩拽
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
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
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
毒蛇来螫因此命殂婦在車中便誕
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
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笑不語後以
手觸方知命殂號哭搥胸痛惱憂塞
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
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裹抱二兒
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
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
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
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
還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来遂銜

小子子啼作聲母遥叫唉大子言謂
其母相唉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愍
上岸趣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
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
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
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
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胷悶惱
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
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
無可逃避當念之時在家父母并諸
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
得存餘命悲號啼唉忽走而来女見
問之汝何行忽彼便倒地悲叫而言
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
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
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
撚刼貝線擡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
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来

母處買刼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
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麁今何
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
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
更无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
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来即賣價取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母處買刼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不加楚毒妻生惏意不並尋常織師
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麁今何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
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
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酒醉還家扣門而唉其時婦屬產期
更无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門而坐雖聞叫唉無由出看織師
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来即賣價取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是念有娠之時已惏於我今既
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讎隙
無可逃避當念之時在家父母并諸香花彩荅言少女非直貴價得
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即報妻曰汝速煞釜以油置中見油
得存餘命悲號啼唉忽走而来女見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授於釜內
問之汝何行忽彼便倒地悲叫而言妻曰此是君兒新生无識有何過失
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
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身不能受苦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
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
撚刼貝線擡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
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来

不加楚毒妻生惏意不並尋常織師
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而唉其時婦屬產期
閉門而坐雖聞叫唉無由出看織師
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惏於我今既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讎隙
即報妻曰汝速煞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授於釜內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无識有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
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
汝今可食此肉荅曰我欲如何自食
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食其肉如世尊說
智者當速離
其人煞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宜

逃避即持道粮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毒虵螫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遣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儀率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已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葬入陵中被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荅弥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噴噫噴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
荅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
飢渴內迫身心困即癡狂不記先後
遍體泥塗手足跛裂露形而去漸漸
孤行途經万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逝多林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遥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足圓明赫弈超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耻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来大
悲饒益一切於其披著將来聽法時具壽阿難陁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如来大師觀
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以上夜授與商主之婦瘦瞿荅弥令
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向衆外可
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渡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置人天路安隱無导趣涅槃城如有
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渡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向衆外可
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渡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以上夜授與商主之婦瘦瞿荅弥令
其披著將来聽法時具壽阿難陁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如来大師觀
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
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
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
既得已即令出家并受近圓教讀毗
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
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
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
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捻空刀割香塗

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尼中瘦瞿荅弥持律第一是時諸尼聞佛記已有諸尼衆詣瘦瞿荅弥聽其說法時瞿荅弥欲令諸尼生猒離故即便為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荅弥来礼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彼業緣時瘦瞿荅弥礼佛足已奉辞而去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是諸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陁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陁衆生業報難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尊此瘦瞿荅弥先作何業夫被虵蜇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癲狂漸漸遊行来詣佛所善法律中出家近圓断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

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妻經久迥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財了無継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収婦問何憂夫以事荅婦作是念我今未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将冷水飲麨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鬪諍共相惱乱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来彼若年顔與妹同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遂来至二弟處求姉為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婚媾人皆法尒得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弃擲極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終世後得為継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乱汝今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尒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育俱為已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継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為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内子患楚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荅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妳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槌胷叫喚親隣来集問其所以荅言我兒後母嫉

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泣交流具以事吞遠近隣伍諸人咸萃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起窃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毒虵蝮蝫死一子野干所吉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乱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慈茗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吞弥是由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故夫被虵蝫一子野干所吉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諸慈茗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吞弥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記瘦瞿吞弥臨終發願我於迦葉波如来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波佛授摩納婆當来之世人百歳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来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葉波佛說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起瞋恚父母親皆悉生瞋恚父母親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毒虵蝮蝫死一子野干吞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損吞一為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吞一子溺水而亡佛告慈茗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慈茗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妻者即被虵蝫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吞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慈茗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還我不放汝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吞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惣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放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邑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慈茗知僧撿校時逐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恠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来何不被毒虵蝮蝫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

熟汝等慈茗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庵諸方僧来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庫林中尒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吞是彼時二子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慈茗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嘆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吞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惣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放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邑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慈茗知僧撿校時逐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恠其不来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来何不被毒虵蝮蝫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吞一為野干所吞一子溺水而亡佛告慈茗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慈茗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妻者即被虵蝫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吞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慈茗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

鈴嚮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感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虵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尒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陁苾芻尼所到已頂礼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姉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覔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礼足而還遂更共議諸姉妹等聖者吐羅難陁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陁所言極善我等宜行求覔其事或有說言諸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荅弥咸云可尒即共詣彼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行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畀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殁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嘆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姉妹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荅曰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瘦瞿荅弥即宣說自一生来喪失父母夫主兒子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癲狂迷乱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驚竪便用心聽視瘦瞿荅弥面時瞿荅弥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荅弥幾將失我被吐羅難陁陷欲泥中永沉生死瘦瞿荅弥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上報曰姉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耻云何苾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蕃耻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伍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七五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受」，麗作「授」。

一　二七六頁中一行「何待」，磧、普、南、徑、清、麗作「可待」。

一　二七六頁下一行「我令」，清作「我今」。

一　二七七頁上一三行末字「持」，普作「特」。

一　二七七頁上一七行第五字「交」，磧、普作「六」。

一　二七七頁上二二行第四字「歿」，麗作「殁」。

一　二七七頁下一九行第七字「置」，磧、普、南、徑、清作「復」。

一　二七八頁上四行「答曰」，磧、普、南、徑、清作「告曰」。

一　二七八頁中一二行第五字「向」，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　二七八頁下一行第九字「簡」，麗作「閒」。

一　二七八頁下四行「無疋」，磧、普、南、徑、清作「無雙」。

一　二七九頁上二行「裹束」，磧、普、南作「裹束」。

一　二七九頁上二〇行第三字「見」，南、徑、清、麗作「是」。

一　二七九頁中八行第六字「旋」，磧、普、南、徑、清、麗作「遊」。

一　二七九頁中二一行第八字「一」，普、南、徑、清、麗作「人」。

一　二七九頁下八行第三字「令」，麗作「伴」。

一　二八〇頁上一行「言謂」，麗作「意謂」。

一　二八〇頁上二行第八字「水」，徑作「今」。

一　二八〇頁中三行第二字「逝」，磧、普作「近」。

一　二八〇頁中六行第一二字「青」，磧、普、南、徑、清、麗作「貴」。

一　二八〇頁中一八行第四字「知」，磧、普、徑、清、麗作「既知」。

一　二八〇頁下八行第一〇字「慢」，徑作「娠」。

一　二八〇頁下一五行第三字「舉」，磧、普、徑作「與」。

一　二八〇頁下二〇行第二字「者」，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　二八一頁上二行第一〇字「伴」，磧、普作「侍」。

一　二八一頁上一一行第五字及一三行首字「帥」，磧、普作「師」。

一　二八一頁上一七行第八字「噉」，磧、普、南、徑、清作「噉」。

一　二八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皺」，磧、普、南、徑、清作「皴」。

一　二八一頁中三行第二字「逝」，磧、普作「近」。

一　二八一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瀑」，

徑作「暴」。

一　二八一頁下四行首字「渡」，磧、普、南、徑、清、麗作「濟」。

一　二八二頁中一〇行「愁詞」，徑作「愁嗣」。

一　二八二頁中二〇行「二弟」，磧、普、南、徑、清作「第二」。

一　二八二頁中二一行「共相」，磧、普、南、徑、清作「共成」。

一　二八二頁下一行第六字「病」，徑作「疾」。

一　二八二頁下三行第五字「殁」，磧、普、南、徑、清、麗作「歿」。

一　二八三頁上一〇行「是由彼往昔」，磧、普、徑、清作「是故彼於往昔」；南作「是故彼於往皆」。

一　二八三頁中一八行「將財」，磧、普、南、徑、清作「將錢」。

一　二八三頁中二〇行「與財」，徑作「興財」。

一　二八三頁中二一行「城邑」，磧、普、南、徑、清、麗作「城居」。

一　二八三頁下一二行第三字「時」，磧作「是」。

一　二八三頁下一六行第四字「業」，麗無。同行「雜報」，磧、普、南、徑、清作「雜業報」。

一　二八四頁上一七行「諸妹」，磧、普、南、徑、清、麗作「諸姊妹」；徑作「姊妹」。

一　二八四頁中八行「勝行」，磧、普、南、徑、清、麗作「勝利」。

一　二八四頁中一四行「捨俗」，磧、普、南、徑、清、麗作「由捨俗」。

一　二八四頁下六行第七字「白」，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四頁下二〇行第五字「男」，磧、普、南、徑、清作「自」。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无緣

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

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陁尼亦復乞食遥

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

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

陁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

来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

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来同

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

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豫觀者於

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

難陁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愆然

是具壽阿難陁作斯過失強請世尊

令如是等惡行女頻出家近圓諸苾

芻尼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説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處苾芻尼避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在无

量百千大衆之中而為説法尒時具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起吐

羅難陁端坐不動衆人即白吐羅難

陁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遥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荅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極愚極鈍而来出家我是釋女從佛

出家博通三蔵善開説法契合真理

問荅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衆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苾芻尼遥見苾芻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説若見苾

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花色苾芻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衆演説法要時

具壽阿難陁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花色尼遥見彼来急從座起阿難陁

来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衆説

何教法報言演說某經于時具壽阿
難陁即為大衆廣說其義蓮花色尼
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陁為貪說
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
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
曰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
難陁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
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
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
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
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
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
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
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
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
人校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
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
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
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
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說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鬧獨處
閑居往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
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
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趣
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
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
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
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花
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
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
用隨時供身卧具加趺而坐宴默思
惟遂有蟲來入不便處因生苦惱世
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
坐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
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
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
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
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
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
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
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
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殘觸不相避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聚妻
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
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
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
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
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荅弥
處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
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
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荅
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
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
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
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
家時大世主喬荅弥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
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
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來乞食
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
仁者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
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
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
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
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
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
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
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
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
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
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
念尼應餘處得食為此不來何勞留
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
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
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
用尼聞斯語礼足而還至尼住處具
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
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

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
芻尼與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蓄耻
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屑之事
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
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蓄慚
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
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
對言少蓄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
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寂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无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
子告言姉妹汝可起去尼為蓄耻便
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
去諸苾芻尼曰姉妹纔受近圓未離
壇場豈合惱乱阿遮利耶令起不起
荅言姉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
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
蹲居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

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居可坐
軌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
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卧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尒時大世主喬荅弥與五
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
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
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
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
所有衣服為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
作是念若不頂礼大師至城還須重
來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
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荅弥
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汙即以事具白
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陁曰苾芻所有
餘長卧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
佛告阿難陁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
殘卧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
尊說應與苾芻尼卧具者時諸苾芻
分卧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

苾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苾尼應與麁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陁苾苾尼從外而来欲入住處遇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難陁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河衣服並溼鉢況水瓶錫杖隨流迦攝波曰姊妹汝无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陁作斯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苾尼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苾尼不應共苾苾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苾尼不得共苾苾同橋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苾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无過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苾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陁

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髀麁腰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麁也尼曰由此緣處同前尒時諸財貨出外興易妻數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數娶妻未久將諸眾人見者相愛勝鬘默尒尼至住處好食著妙衣嚴飾而来欲心熾盛遂共一男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尼畜白諸苾苾苾苾白佛佛言此非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苾尼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陁見皆借問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頌曰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闕已子非他

說如上諸苾苾聞以緣白佛佛言苾苾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苾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尒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寶盛滿其家唯有一女端正可愛父母鍾念不欲遠離即為聚一男子令住家內好食著妙衣嚴飾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訖何處安置時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乙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漚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陁尼現作如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尒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
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吐
羅難陁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
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
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
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
佛言苾芻小鉢是尼本鉢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渧不淨
置在口中復將一渧置下根內衆生
業報難可思議遂即懷娠生童子迦
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
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尒餘尼
荅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
為此啼哭彼即荅言世尊大悲云何
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
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
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覽
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
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
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法罪
第七門惣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與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
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
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
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
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
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
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
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
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
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
如是乞敷座鳴健稚尼衆集已笈多
合掌隨應致礼於上座前或於草坐
塼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
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
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
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
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
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
生男此笈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
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
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作笈多與子
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
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
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
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
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
與笈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
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
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
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
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
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娑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果衆池在處充滿常无飢儉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陁國時此藥叉亦皆覆護娑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陁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陁境事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陁上妙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踈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尒娑多曰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婚媾彼言可尒時娑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叉衆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娑多藥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今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令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娑多得書領信還以書荅然半遮羅意唯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号半支迦時娑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荅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娑多藥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之孩子託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吼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尒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在曰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皆取食之荅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來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默尒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中隨来去處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為次食之尒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衆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為尋察王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荅曰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為祭祀王下明勅擊鼓宣令告諸人曰无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歡喜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橫不除苦惱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敢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藥叉何名歡喜藥叉之所食敢汝等宜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殘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居而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訶利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盜去以充飲食雖時世尊默然受請我等為作調伏尒時世尊即以神力令兄不見弟弟不見兄不見父母不見男女不見親屬不見知識不見僕使不見象馬不見車乘不見牛羊不見財寶不見穀米不見飲食不見衣服不見床褥不見舍宅不見村城不見國土不見山林不見園苑不見池沼不見河泉不見井水不見道路不見行人不見住者不見男不見女不見大不見小不見長不見幼不見尊不見卑不見貴不見賤不見上不見下不見東不見南不見西不見北不見四維不見上下不見日不見月不見星不見晝不見夜不見明不見闇不見天不見地不見空不見風不見雲不見雨不見雷不見電不見虹不見霓不見霧不見雹不見雪不見霜不見露不見冰不見水不見火不見煙不見塵不見烟不見焰不見灰不見炭不見金不見銀不見琉璃不見頗胝迦不見真珠不見螺貝不見珊瑚不見琥珀不見璧玉不見銅不見鐵不見鉛不見錫不見鍮石不見赤銅不見白銅不見青銅不見雜銅不見一切諸寶不見一切諸物不見一切諸事不見一切諸法不見一切諸色不見一切諸相不見一切諸境界不見一切諸趣不見一切諸生不見一切諸有不見一切諸界不見一切諸處不見一切諸道不見一切諸行不見一切諸業不見一切諸果不見一切諸報不見一切諸因不見一切諸緣

痛切至多聞天慶於大石上投身躃
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
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
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
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來居
止荅言大將軍沙門喬荅摩在彼而
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
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
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来本
處遥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
嚴其身圓明赫弈超日千光如妙寶
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
至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
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
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
子荅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
百子中一子若无有何所苦荅言世
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
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
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
此苦如何荅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
他男女耶荅言雖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衆皆施无畏若能如是不起此
坐得見愛兒荅言世尊我從今已去
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
无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
于時訶利底歸依如来請受禁戒城
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利
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
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
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
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
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
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
皆令飽食永无飢苦若復有餘現在
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
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
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
勤心擁護勿令喪損令得安樂乃至
我法未滅已来於贍部洲應如是作
尒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
百諸兒及以諸来藥叉等衆皆大歡
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
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
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
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无佛
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
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
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
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
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
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
姊妹可来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嘆
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
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内
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
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来至女傍
其女遥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
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礼雙足
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
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虚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茲芻於意云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眷沒羅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敢城中所有男女等茲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茲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茲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茲芻曰此是誰子荅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茲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災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茲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茲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茲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茲芻為受以故架裟片繫其頂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来贖取諸茲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茲芻希報恩故茲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茲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八七頁中五行第三字「誥」，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詰」。

一　二八七頁中一九行第八字「頻」，諸本作「類」。

一　二八七頁下四行「苾芻尼避應行」，資、磧、普、南、徑、清作「尼應避行」。

一　二八八頁首字「有」，徑作「見」。

一　二八八頁下一行「廣說其義」，資、磧、普、南、徑、清作「說其義趣」。

一　二八八頁中一二行「不便處」，麗作「小便處」。

一　二八八頁中一四行第二字「坐」，普、南、徑、清作「詰問」。

一　二八八頁中九行「聚妻」，諸本作「娶妻」。

一　二八八頁下一〇行「散盡」，資、磧、普、南、徑、清作「施盡」。

一　二八九頁上三行第一二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入」。

一　二八九頁上五行及一九行「仁者」，「大鉢」。下同。

一　二八九頁上一六行「豈可命存」，資、磧、普、南、徑、清作「豈不命終」。

一　二八九頁上一七行「往告」，資、磧、普、南、徑、清作「我往白佛即告」。

一　二八九頁中六行第三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共」。一三行同。

一　二八九頁中六行末字「頂」，磧作「頂」。

一　二八九頁下五行及六行「僧伽」，資、磧、普、南、徑、清作「苾芻尼僧伽」。

一　二八九頁下七行「今作」，諸本作「自今」，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〇頁上一四行「從今」。

一　二九〇頁中一四字「曰」，資、磧、普、南、徑、清作「詰問」。

「今與」。

一　二九一頁下一三行「笈多」，資、磧、普、南、徑、清作「笈多尼」。

一　二九二頁上一行「同宿」，資、磧、普、南、徑、清作「同宿應如教奉持」。

一　二九二頁上七行「衆池」，諸本作「泉池」。

一　二九二頁中一行「二門」，資、磧、普、南、徑、清作「二人」。

一　二九二頁中九行首字「今」，諸本作「令」。同行第一一字「時」，諸本作「是時」。

一　二九二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唯」，諸本作「令」。

一　二九二頁中一七行末字「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三頁上六行「隨來去處」，資、磧、普、南、徑、清作「隨有來去」。

一　二九三頁上一一行「同宿」，資、磧、普、南、徑、清作「苦痛」。

一　二九三頁下一二行「毗提訶」，資、磧、普、南、徑、清作「毗提訶洲」。

一　二九三頁下一五行「呵呵」，資、磧、普、南、徑、清作「阿呵呵」。

一　二九四頁上六行首字「止」，資、普、南、徑、清作「上」。

一　二九四頁上八行「當今」，諸本作「當令」。

一　二九四頁上九行「再生」，徑作「再三」。

一　二九四頁中一九行「令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常得」。

二　二九四頁下九行第二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同行第一二字「城」下，資、磧、普、南、徑、清有「于時此城」四字。

二　二九四頁下一〇行第三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時有」。

二　二九四頁下一九行「近前」，資、磧、普、南、徑、清作「前近」。

二　二九五頁上九行第三字「等」，諸本作「汝等」。

二　二九五頁上末行「女人」，資、磧、普、南作「生人」。

二　二九五頁中九行「頂上」，資、磧、普、南、徑、清作「項上」。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
婬女名蓮花色衒色為業以自活命
時有婆羅門来告言少女好不汝可
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荅言
我无女曰可去覓錢後来相見荅言
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
錢還来女處時蓮花色由依尊者目
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
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
尒時世尊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
蓮花色遂往閻林於閑靜處宴坐入
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
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花色女今何
處去荅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
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逝多林
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花色
遊行至此今在何處荅言彼女已捨

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来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若苾芻尼在門前立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窓中而望遥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内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内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来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子亦来洗浴見尼入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陁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来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驀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无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為出家見餘尼来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荅言姉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来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汙其處所餘尼来入見已問言誰汙處所荅言姉妹我本无心欲汙其處為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今已去若有女人来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裹衣點汙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荅言我是常流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耻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荅言阿姉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荅言我无血人何有期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黄門女宜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

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　近苾芻不唾　僧尼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荅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弃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為月期下汙衣卧具多有蠅附錐加浣染還同前汙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　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陁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荅曰惡生種宜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為汝說佛言若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陁尼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愜然是阿難陁過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為犯罪今欲說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礼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為荅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謂是二衆受尼戒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汙其座褥聽訖便去知事人來欲取舉置見多蠅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荅弥因來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

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
若苾芻尼心存念者来聽法時應與
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婬女舍　途中不觸女　隨時開内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
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
著妙衣瓔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
衣瓔荅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瓔
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
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
問曰汝屬誰家荅言聖者我无所屬
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尒何不
沽酒荅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
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盞杓
盤樽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来无乏
方有利潤尼曰若尒所須之物我為
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荅言我與
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
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
多来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妬時吐
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
陀苾芻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釀美酒
諸人皆飲多取利物何不喚来偏皆
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便大叫
告言聖者吐羅難陀王家使人枉相
牽捉願見出来尼聞速出便即罵言
何因不依婬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
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
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
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
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
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該誘便荅尼曰
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衆緣備具
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
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来入舍時
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足言
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
所得財物能與我不荅言悉與尼於
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備辦
澡浴香花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悠口
所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為第一
遂使諸人皆来臻湊彼諸婬女見此
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陀尼多獲財
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
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譏言告
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婬女

宜可喚来使者既去喚女擒来彼便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掫我將去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停惡人將我女去荅言聖者亦作婬家報曰我以脚蹋惡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作婬女業若有違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將一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衒色為業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每於伎樂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衆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為計校鄔波難陁曰宜可共打咸言可尒遂便同往遥見吐羅難陁苾芻尼共相謂曰此尼是頭首宜可呰治即前共捉或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閒或用錫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

油揩身卧在林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荅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荅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芻打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卧具多有蠅蟲遂生猒賤憂惱居懷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著衣仍點汙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染於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舉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嫌耻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蓮花色為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若根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還歸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須擯弃物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鹿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為親友昵好往来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媾

彼言可尒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超絶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来至宅中為父説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逮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荅彼若生男定為婚姻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毗舍佉星應名毗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情甚欣悦令送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悦令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

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今情樂善説法律而為出家父曰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毗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蓮花色尼是其門師時来相問法與白言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勢重聖者我於善説法律情樂出家而受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花色尼至世尊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勢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讃歎是故智者應故智者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衆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陀於家中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既為受已陀奉世尊教告彼尼衆諸尼共集遣蓮花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語

言汝已出家託當勤修學如世尊教
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
聽受蓮花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
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杵
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
花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
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
衆可使蓮花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
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
世尊教告諸尼衆使蓮花色尼至法
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
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
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
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
長大容儀挺秀超絶常倫時諸親族
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
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修盛禮天與荅曰善
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陰陽
師占其吉日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遠近親族
今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
若幼皆須總集共申歡喜諸莊嚴具

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
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
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
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
嫁與鹿子長者兒其日吉辰共為婚
會諸親趣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卿
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須宣王
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
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賣持助長者
皆来借助是時城隍康莊
奇異之物皆来借助是時城隍康莊
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馥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
愛樂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
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荅曰由
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
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速詣父所跪
白父言我於五欲情无愛樂願父聽
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
生已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畋
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羅
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
嫁與鹿子男畋舍佉彼豈容汝詣王
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囚禁牢
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
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
嫁與鹿子長者兒其日吉辰共為婚
會諸親趣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卿
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須宣王
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
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賣持助長者
皆来借助是時城隍康莊
奇異之物皆来借助是時城隍康莊
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馥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
愛樂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
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荅曰由
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
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速詣父所跪
白父言我於五欲情无愛樂願父聽
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
生已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畋
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羅
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
嫁與鹿子男畋舍佉彼豈容汝詣王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
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
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
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
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說
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
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
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
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
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
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帀從口而入時
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
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家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戚
无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如是如是阿
難陁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
微笑阿難陁汝見法與童女我付苾
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

式叉摩拏於二年中學六法六隨法
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陁曰我
皆已見佛言阿難陁無容得有住其
家內食殘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
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
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衆
應遣蓮花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作
梵行本法時阿難陁告諸尼已尼衆
共集令蓮花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
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
復更為隨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神
力時蓮花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
陁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
語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花
色尼為使者時阿難陁承佛教已往
告尼衆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花
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授法與近圓
衆作法已時蓮花色往彼告言少女
二部僧伽已與汝受近圓竟佛所聽
許當善奉行又為說法彼聞法已深
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
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壞諸煩惱
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導如手撚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令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曰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及我身可為設計與佛同去荅言善哉願為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日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為俗必定出家宜可早来強為婚嬿于時鹿子召憍薩羅王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為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強為婚嬿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為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偷設禮儀来至門首欲為營娶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飯食了澡漱訖取鉢已坐卑下尼衆善說法者即法與尼寂為第一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為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寂為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在世名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

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受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礼佛足奉辞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二十六張　僧寶
趙途并妻張氏刊板　永
隨福甲要　郭氏半卷
又張氏一板　郭氏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九八頁下二一行「獰惡」，磧、普、南、徑、清作「獰惡」。同行第六字「多求」。

一　三〇一頁上五行「途中」，資、磧、普、南、徑、清作「路中」。

三〇一頁上一七行「无乏」，磧作「無之」。

三〇一頁上二二行「多來」，徑作「多求」。

三〇一頁中二行第一二字「釀」，麗作「酤」。

三〇一頁中五行末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被」。

一　二九九頁上四行「若苾芻尼在門前立作者」，資、磧、普、南、清作「告諸苾芻曰諸尼不應在門前立作者」；徑作「告諸苾芻曰諸尼不應在門前立作者」。

一　二九九頁中三行第二字「妹」，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妹」。

一　二九九頁下二〇行第八字「期」，資、磧、普、南、徑、清作「斯」。

三〇〇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同」，諸本作「同」。

三〇〇頁下二二行「聽法」，徑、清作「聽者」。

一　三〇一頁中七行「儜惡」，資、磧、普、南、徑、清作「獰惡」。下同。
一　三〇一頁中二〇行第七字「得」，磧作「待」。
一　三〇一頁下四行「不依」，諸本作「不作」。
一　三〇二頁上七行「不作」，諸本作「不應作」。同行「違者」，資、磧、普、南、徑、清作「作者」。
一　三〇二頁中一行「林席」，諸本作「牀席」。
一　三〇二頁中四行末字「衣」，資、磧、普、南、徑、清作「還」。
一　三〇二頁中八行「苾多」，資、磧、普、南、徑、清作「苾芻尼」。
一　三〇二頁中一九行第四字「舉」，資、磧、普、南、徑、清作「舉」；麗作「舉」。
一　三〇二頁中二二行首字「主」，磧作「王」。
一　三〇五頁上七行「寒水」，諸本作「寒氷」。
一　三〇五頁中一四行「能除」，徑作「能如」。

一　三〇三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令」，諸本作「今」。
一　三〇三頁中八行第一二字「容」，諸本作「密」。
一　三〇三頁下一行「三惡道」，麗作「二惡道」。
一　三〇三頁下二行第一〇字「由」，白」。
一　三〇四頁上末行「歡喜」，諸本作「歡慶」。
一　三〇四頁中五行「其日」，諸本作「某日」。
一　三〇四頁中一八行首字「曰」，諸本作「白」。
一　三〇五頁下二〇行首字「許」，清作「計」。
一　三〇五頁下二二行「壞諸煩惱」，諸本作「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一　三〇六頁上九行「告曰」，徑作「告白」。
一　三〇六頁中四行「飯食」，資、磧、普、南、徑、清作「飲食」。
一　三〇七頁上二行第九字「受」，麗作「授」。
一　三〇七頁上八行「應正等」，資、磧、普、南、徑、清作「無上正」。
一　三〇七頁中一行第七字「雜」，資、磧、普、南、徑、清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
寺外不為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軌等不揩身
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
中委脅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
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
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
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
七歡喜荅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逝多
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蘭
處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為受棄之而
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經心告其尼曰
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
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覓尼懷羞恥
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歌欲昏
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應受
不應寺外從苾芻七歡喜苾芻應受
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　者俱得越
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詣令剃髮人淨除
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
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
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
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
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
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
不實於我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
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
受近圓時作何要擔如世尊說諸欲
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
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俱
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
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
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
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
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
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
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求所將貨

物見停寄處荅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既侵星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取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有肯取荅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籌度蹔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可移買見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荅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衆悉皆駈出賃與商人諸尼取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徹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寺駈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男子洗處遂入其中以觸揩身而為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秃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亂心愚暗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應觸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指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觸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揩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惣攝頌曰
除塔懺門前 被老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尼取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覩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来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唄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不覩察時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唄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礼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刼卑德應可觀察礼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不知前事遥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来不驗之塔我行礼敬

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
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鬚人有斯惡
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告治令
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衆者衆不應
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
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
命時鄔波離遥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
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忩速必有異意欲
宫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
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宫于時尊者情
生忩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
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乱斫鐵
錐木鑽遍體鏡剌尒時尊者由定力
故更无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
等已殺惡行惡家報讎既了宜可歸
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
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即還住處諸
苾芻見問具壽何故如此荅言具
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
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
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
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
不礼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剃刀

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
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
荅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
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来入逝多
林内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
忩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六衆苾芻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
如是於日日中来礼佛足方隨意去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乎當取謝
彼入寺時苾芻告曰喬荅弥衆僧立
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荅言聖
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
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
戢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
来礼戢以脚蹔頭棄之而去尼即默
然還歸寺内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
師已取謝訖荅曰莫更逸見如是之
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
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
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
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蹔頭而去
尼如世尊說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
正令譏嫌從今已去尼来戢時不應
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
蹔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
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
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
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
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
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
復為長淨有苾芻即不忿竟共為鬪諍更
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
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
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
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
不忍共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
更相憶念乖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
說犯科條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
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鬪竟
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
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
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
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
為鬪諍各相論說忿竟而住者我於
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
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
二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善根无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
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
癡不善根云何多作貪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竟共為
鬪諍更相說惡惡而住若彼苾芻
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
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
作三法所謂多作无貪瞋癡三種善
根此諸苾芻即不忿竟共為鬪諍更
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
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
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
為鬪諍住出家心常懷慚
歌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
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慚
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
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
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
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
隨意已而為懺謝更增忿竟心不能
捨佛言不應懺謝不應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
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
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
切苾芻不應為懺非有瑕隙情相違

者而為懺謝共七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
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
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
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
依夏坐時便大喧肉佛言女人性貪
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
諸尼於相知處隨請而去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耆二尼　若至長淨時
耆老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
婆羅門等見其喧肉皆來共觀
彼立而住佛問是已告諸苾芻勿於
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
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
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
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
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
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識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曰此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談搆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曰當老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諸尼遂遣无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尒還来最是時尼衆不為長淨白佛佛言應老一人尼来白者衆雖老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足合掌蹲居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然且觀彼禿沙門女故遣我来請問頂礼遊多少惱起居輕利如世尊談應可老人住在門所待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教授者被毛縱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形通披毛縱於其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礼王園寺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褰灑陋曰苾芻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緣處同前佛言相識者雖在門首尼来到時報言莫近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莫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有諸苾芻尼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来告淨更不遣人問其来不上座誦戒作褰灑陋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来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告清淨事来衆中無人荅言是我衆皆念同前佛言苾芻老人待尼告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来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无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来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字佛言相識者亦問名字更問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大世主喬荅弥身嬰病苦尼来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荅曰誰將尼衆来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荅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老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鬘尼不合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荅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荅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衆佛母来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嘔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曰苾芻苾苾白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盖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佛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攀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

（數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卷　第十六張　禮字号　動搖不同平市動轉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疊使正方傍邊剪却將作橫撐用時搖理安隱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花林妻即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花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无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荅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報言汝来何晚花已結竟將向園中問言誰結荅曰聖者吐羅難陁彼便謏耻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應結鬘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夫人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竟薰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竟薰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集甚足花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聖者且去我今懷憂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鬘不諸尼荅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云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苾白佛佛言為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齋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鬘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来出家諸尼著耻默尒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鬘者當於密處勿使
俗譏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往銅
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
不荅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
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
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
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
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
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
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
吐羅難陁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
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
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
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荅
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
餅次者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荅
曰若尒更復多須有餘物来无安置
處彼便默尒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
法罪唯除銅匙及安塩盤子并飲水
銅椀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
通精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
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
号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
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
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无妻
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来相問曰何
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荅
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
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号
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
上具說其事若尒通精女兒何不索
取報言彼亦不與荅曰我知彼家養
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
曰来何所須荅曰欲求娶女是何女
耶眼通精者父曰可隨来意宜於某
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
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陁入通
精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
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

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荅言
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慧施
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
少時何事不解荅言聖者憐愍我故
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
之直令汝酒好荅言多與尼曰可出
酒瓮我為瞻相即便擧出時吐羅尼
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
窓牖令持溼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
繞瓮緶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
復好所有親族悉皆来集時諸酒家
咸悉備擬怪不来取令人往問何不
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
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
聖者吐羅難陁於我有恩能為此事
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
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
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
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
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
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

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来至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次分恵少多荅曰聖者来遅我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来今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尒我令便受願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来集以青黄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来見舍封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来封閉報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尒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虚實荅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来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

捨訖唯有一鋪尼聞来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耻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緣處同前吐羅難陁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子洗沐身形詭說吉凶妄談来世有病患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内咸共知聞所有請祈无不啓謁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詣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相諸人荅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荅言聖者吐羅難陁彼聞譏耻作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為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〇九頁中七行第一一字「去」，磧、普、南作「云」。

一 三〇九頁中一二行「請謝」，資、磧、普、南、徑、清作「陳謝」。

一 三〇九頁下二行第三字「同」，徑作「阿」。

一 三一〇頁上五行第一二字「有」，諸本（不含石，下同）無。

一 三一〇頁上六行第一三字「蹤」，諸本作「縱」。

一 三一〇頁上一六行「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估人」。

一 三一〇頁上一九行首字「洗」，資、磧、普、南、徑、清作「浴」。

一 三一〇頁中七行第五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皆得」。

一 三一〇頁中八行「頌曰」下，資、磧、

普、南、徑、清有夾註「此頌迄終」四字。

一　三一〇頁中九行第七字「差」，徑作「羞」。

一　三一〇頁中一七行「栴檀」，資、磧、普、南、徑、清作「沉檀」。

一　三一〇頁下二行「爪髮」，資、磧、普、南、徑、清作「髮爪」。

一　三一〇頁下一〇行「骸骨」，資、磧、普、南、徑、清作「屍骨」。

一　三一一頁中九行首字「彼」，資、磧、普、南、徑、清作「來」。

一　三一一頁中一六行「擅作」，資、磧、普、南、徑、清作「善作」。

一　三一一頁下一八行「輕篾」，資、磧、普、南、徑、清作「輕懱」。

一　三一二頁上一五行首字「說」，資、磧、普、南、徑、清作「記」。同行第四字「條」，麗無。

一　三一二頁上一九行第八字「其」，南、徑、清作「某」。二

一　三一二頁上末行「二法」，諸本作「三法」。

一　三一二頁中末行第八字「非」，諸本作「於」。

一　三一二頁下一行末字「喜」下，資、磧、普、南、徑、清有夾註「所言懺者梵云懺摩是謂容恕義後人加悔喚爲懺悔此即與説罪義不同也」。

一　三一二頁下八行「隨請而去」，諸本作「隨情而坐」。

一　三一三頁下一七行「佛問」，資、磧、普、南、徑、清作「佛聞」。

一　三一三頁上二行末字「識」，諸本作「衣」。

一　三一三頁上八行「談搆」，諸本作「讒搆」。

一　三一三頁下一九行「問名」，磧、普、南、徑、清作「聞名」。

一　三一二頁下一一行「更問」，資作「便問」。

一　三一四頁上末行小字左「由下」，資、磧、普、南、徑、清作「下留」。

一　三一四頁中一行小字右「動轉」，資、磧、普、南、徑、清作「轉動」。同行小字右末字「疊」，資、磧、普、南、徑、清作「宜」。

一　三一四頁中一行小字左「將作橫欑」，資、磧、普、南、徑、清作「衣橫欑」。同行小字左「安隱」，諸本作「安穩」。

一　三一四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餅」，麗作「餅」、

一　三一四頁下二行第一三字「彼」，磧作「波」。

一　三一四頁下一六行第五字「諸」，磧作「者」。

一　三一四頁下一九行第二字「齊」，諸本無。

一三一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絡」，徑、清作「終」。

一三一五頁上二〇行首字「餅」，諸本作「飯」。同行第三字「者」，資、磧、普、南、徑、麗作「著」。

一三一五頁中五行「通精」，麗作「通晴」。下同。

一三一五頁下五行第九字「頗」，麗作「頗」。

一三一五頁下七行「舉出」，麗作「舁出」。

一三一五頁下一三行「別取」，資、磧、普、南、徑、清作「別酤」。

一三一六頁上六行第一〇字「今」，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三一六頁上八行第一一字「令」，諸本作「今」。

一三一六頁中八行「男子」，磧、普、南、徑、清、麗作「男女」。

一三一六頁中一一行第五字「謁」，麗作「竭」。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

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

陁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

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

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来元無

不敢爭勝遂即默持養摩羅末撲其

頭上以手授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

何過纔淨洗髮以養摩羅末撲我頭

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陁先来

無髮頭既不淨可来更洗女即譏嫌苾

芻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

今已去諸尼作者得越法罪

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與諸尼衆往河

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

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作何事

荅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

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

應為荅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

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

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

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

垢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

生垢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

苾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

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説錫替鉢

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

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

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

耶仁今妄説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

尼聞羞耻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

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

遍裹其鉢可為小替纔承鉢底彼作

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

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得琉璃盃

時有女人為有客来便語尼處告言

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

用荅言聖者為女夫来无盃可飲尼
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
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
我舊盃荅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
須舊盃如是諍竟苾芻白佛佛作是
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
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
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溼餅受請食
說法伴自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
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
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
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迷其
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
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
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
出鉢盂亦破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
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容儀至逝多
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
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麨門前為記然
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
女露形走去俗人嫌耻佛言欲入舍
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鬧而
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
入我家荅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
呵荅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
呵能為警覺苾芻默尒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
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
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尒無對佛言
不應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
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鐶子搖動
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
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
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餅擲地
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
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
搖動可二三度搖无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
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
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
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
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五者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
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
為菜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
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
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嚼乾餅者作
百百聲喫餺爐者作攏攏聲屋上雨
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
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
聞其聲韻憶舊管弦抑忍不禁即從
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衆曰
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
大德此是攏攏聲此是索索聲此是
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
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
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
譏耻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耻
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
法尒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
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
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
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
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敢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来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来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住後世時无路粮耶又如佛説及以諸果劖熟之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劖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餅與美餅和食蘿蔔甘蔗截為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食食飽便去更有人来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乱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乱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乱去者有病苾芻侍者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説者衆老一人行去三者身充知事

五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

緣處同前時有五因緣令住説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来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佛言有五因緣皆令人取食廣説如上今為請言聖者為我説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説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為説報言聖者如世尊説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此是法當去

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緣處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説此為制戒令住説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樂法應為説者衆老一人食了施主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説若其眷屬皆来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佛言有五因緣皆令人取食廣説如上今為請言聖者為我説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説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為説報言聖者如世尊説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説法苾芻應

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
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
轉恙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
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時應
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刮舌箅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
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
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
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
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
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
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
曰賢首藥无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
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
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
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
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
應尒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
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
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
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虵住諸牧
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虵即驚怖
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
樹下脲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
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虵被火燒
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
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
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
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
當知諸行无常諸法無我涅脲寂滅
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當生
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
時有鵄來銜去飡食由此毒虵於尊
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
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也）婆羅門舍而為受生
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
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
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
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
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无侍者耶尊者荅曰我之侍者非茅
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
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尒无病我已受之即便
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
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
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
恙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
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
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
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
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
戀此即是其寂後生人良久佇立觀
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
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
刮舌已不洗而弃蠅來附上遂便命
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
有黃狖來啖守宮還同喪命次有犬
子食此黃狖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
蟻來唼恙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
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箪不洗而弃必應為此令其命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虵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弃之不洗者得越法罪

而弃得越法罪又嚼齒木已洗方弃者有諸如世尊説嚼齒木已不知如何佛言於灰苾芻為水之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異時帶毒苾芻土上揩拭弃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染衣裳曬暴迴轉于時具壽鄔波難陁還同前作如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不令趣及鄔波難陁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説不應相惱令生瞋恚汝是人中毒虵佛言汝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陁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溼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鄔波難陁還同前作如是難陁来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染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王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啖食時入衆食時礼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礼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无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衆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淺識往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无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衆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无次索酥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苾芻荅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果耶苾芻荅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荅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賊所問之事苾芻皆荅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呰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酥油麨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處請求救療荅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得除荅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
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芟薙
洗時彼便入内身披赭服謂是芟薙
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
求寂来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
彼即摇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髀
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
以不淨手觸淨洗身荅曰我是沙門
汝是何物荅言我是外道即告諸
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
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户見苾芻入
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佛言
不應尒
尒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閒遊行至一
聚落名曰欲犁彼有園林佛於此住
於別村内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
極多受用無量之勝光大王常為供養
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
聰辯論難无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
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
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俗業剃
除鬚鬚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
家已獲无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
近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
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説妙
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閒遊行
今来至此欲犁聚落林中而住我先
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
在家當為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
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
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徳勇健无雙所
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
化亦无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
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
者如上所説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
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
聞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釋種
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説
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閒遊行今至
憍薩羅欲犁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
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
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
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説如上汝今
往彼親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虚
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即與聚落諸著
宿婆羅門聡明博識詣世尊所既到
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
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説
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悦彼摩納
婆佛説法時着皮革屣佛前経行時
前極懐高慢情無畏敬作拒逆心自
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
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為言
説問言喬荅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
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着革屣経行
不住不識次第无恭順心以言乱問
而為違逆彼言喬荅摩我婆羅門法
行與他人而為言説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秃沙門被煩惱縛
不生畏敬作拒逆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何失佛言汝有所為来至我所汝於
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
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第二十一張　禮字号

佛言汝喬荅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白言喬荅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為已事詣刼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遥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婆羅門弟子唯知遥指更无恭敬供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内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喬荅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剎利薜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釋迦子是彼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荅摩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耆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荅摩勿言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聡辯論難無滯共喬荅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荅摩而為論難我等且默尒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背四名足珮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將已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雲山側於一河邊是刼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能作如是之事荅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種族号為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之事荅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鬼名為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便默尒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荅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燄輝赫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荅者我即以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竪白佛言喬荅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荅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婢子心生憂赧伍頭而住口不能言尒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種種因緣種種辟喻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念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无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
事卷第三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一九頁中二一行「吐羅」，資、磧、普、南、徑、清作「吐羅難陀尼」。

一　三一九頁中末行第一一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今」。

一　三一九頁下七行首字「觸」，磧作「解」。

一　三一九頁下九行第三字「因」，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或因」。

一　三一九頁下二二行首字「時」，徑作「持」。

一　三二〇頁上一一行第四字「自」，諸本作「白」。

一　三二〇頁上一五行「遂入」，徑作「悞入」。

一　三二〇頁上一九行「亦破」，資、磧、普、南、徑、清作「亦碎」。

一　三二〇頁上二〇行「令出」，資、磧、普、南、徑、清作「令去」。

一　三二〇頁上二二行「以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〇頁中一一行「可作」，資、磧、普、南、徑、清作「應作」。

一　三二〇頁中一二行「小鏡子」，資、磧、普、南、徑、清作「小環子」。

一　三二〇頁下四行「爐餅」，資、磧、普、南、徑、清作「鏄爐」。

一　三二〇頁下六行「攦攦」，資、磧、普、南、徑、清作「攦攦」。下同。

一　三二〇頁下八行第五字「響」，資、磧、普、南、徑、清作「音響」。

一　三二一頁上五行「噉飡」，諸本作「噉食」。

一　三二一頁上一七行「美餅」，資、磧、普、南、徑、清作「糞飯」；麗作「糞餅」。同行第一二字「爲」，諸本無。

一　三二一頁中五行「侍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待者」。

一　三二一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今」，南、徑作「令」。

一　三二二頁上七行第八字「算」，諸本作「篾」。下同。

一　三二二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宜」，資、磧、普、徑作「且」。

一　三二二頁中一二行「當知」，磧、普作「常知」。

一　三二三頁上六行「當知」，清作「當如」。

一　三二三頁上二一行「舍利子」，資、磧、普、南、徑、清作「舍利弗」。

一　三二三頁上末行第六字「遂」，磧、南作「逐」。

一　三二三頁中九行「惡心」，資、磧、普、南、徑、清作「怨心」。

一　三二三頁中一一行「亡倦」，麗作「如若」。

一　三二三頁下一行「二万」，徑作「一万」。

一　三二三頁下一三行末字「由」，徑「忘倦」。

一　三二四頁上一〇行「是衣中王」，資、磧、普、南、徑作「是衣中主」；清作「是在中主」。

一　三二四頁上八行「咸言」，資、磧作「咸吉」。

一　三二四頁上一八行第七字「任」，普、南、徑、清作「住」。

一　三二四頁上二〇行「衆鳥」，資、磧、普、南、徑、清作「烏鳥」。

一　三二四頁上末行「淺識」，資、磧、普、南、徑、清作「少識」。

一　三二四頁下九行「苦打」，徑作「苦捨」。

一　三二四頁下一〇行第二字「破」，資作「披」。

一　三二五頁下一行「如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如若」。

一　三二五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漫」，南、徑、清作「謾」。

一　三二六頁上一八行第一一字「已」，資、磧、普、南、徑、清作「時」。

一　三二六頁上一九行「婢之所生」，資、磧、普、南、徑、清作「從婢所生」。

一　三二六頁上二〇行第五字「彼」，徑作「從」。

一　三二六頁上末行第一〇字「主」，麗作「王」。

一　三二六頁中三行第八字「共」，資、磧、普、南、徑、清作「能共」。

一　三二六頁中六行「即説」，資、磧、普、南、徑、清作「當説」。

一　三二六頁中一〇行「象背」，諸本作「象肩」。

一　三二六頁中一一行首字「珊」，資、磧、普、南、徑、清作「釧」。

一　三二六頁中一二行「雲山」，諸本作「雪山」。

一　三二六頁中二一行末字「此」，普作「比」。

一　三二六頁中末行「如是之事」，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是事不」。

一　三二六頁下七行第五字「手」，磧、普、南作「毛」。

一　三二六頁下二一行第八字「念」，諸本作「今」。同行第一三字「時」，磧作「特」。

一　三二七頁上三行「二相」，麗作「一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沙花婆羅門事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二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見已即舒舌相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是念沙門喬荅摩衆相具足有二種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无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辟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尒時樹生遥見妙花即便往就敬礼其足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婆彼喬荅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諸相好其事實不荅言大師衆所稱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荅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舉足踢彼頭上怒云大好使

八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老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為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卓依不依喬荅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荅摩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来略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喬荅摩共言論喬荅摩共彼所有問荅談論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荅摩其樹生者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元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簡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荅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杖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衆忠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去敷礼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荅摩若復見尒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他曰

初頌論中寂　人中王為寂
衆星月為寂　光中日為寂
凡聖佛為寂　所為布施者
後必得安樂　若為樂故施

尒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他之時食雖飽足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荅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荅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荅摩我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来略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喬荅摩共言論喬荅摩共彼所有問荅談論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荅摩其樹生者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元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簡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荅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杖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衆忠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去敷礼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荅摩若復見尒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他曰

初頌論中寂　人中王為寂
衆星月為寂　光中日為寂
凡聖佛為寂　所為布施者
後必得安樂　若為樂故施

尒時世尊為婆羅門說隨喜已從座而起時婆羅門又白言喬荅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荅摩我婆羅門法唯於

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衆人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為其說法

尒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辟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礼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念礼佛足已奉辞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敢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

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无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无犯聞聲解義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末行屈来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取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

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无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

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礼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皆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无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苦子種身中	被欲之所牽	不攝眼耳等
或居閑靜處	若在於聚落	臭氣常流出
由依罪惡念	不思於正法	常於日夜中
當受於苦報	遠離樂住緣	遂起妄尋思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虫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
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
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
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虵觀卧具　一衣不為礼　初至寺中時
老年應礼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
所有卧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
苾芻即以卧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
時有毒虵来求住處遂於褥下蟠屈
而居有客苾芻来投此而住暫停歇
已行礼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
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
敷卧具行来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
力不觀卧具遂即眠睡壓著其虵虵從
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虵上
於片時間二俱命断至天曉已主人
来喚彼既身死無復枉承主人念曰
行来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

起覺食時欲至更来打門喚言可起
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户鑰開入
房中見其身亡次翻卧褥復見虵死
衆共来看知被虵螫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不觀卧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
曰受他囑者應將卧具付知事人或
可隨時自為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
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
火照看
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
時諸苾芻无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
舊者應觀莫翻新者有襯褥布時
時抖擻不尒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
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
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
驚起但披僧脚敬往詣師所其師正
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礼足而起既
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
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
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
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
耻默尒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

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荅曰昔
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絶我今行
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
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尒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
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礼他
亦不得一衣受礼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
相體悉不為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
異方来礼制底竟无一人為解疲極
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
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
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
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来
婆羅門曰若尒何不住在房内我無
故識誰復相容為礼聖蹤暫来至此
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
嫌耻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
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
創来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来
入寺者先應礼拜耆宿四人當前而
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

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礼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荅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荅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荅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唯陁今在何處荅曰彼在鷲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荅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荅令其止息客僧荅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礼拜四者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礼大地尊宿唯遣礼謁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行南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五卷　第十一張　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我今為說苾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手盛水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侍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无者可問近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无親族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无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為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第二十五卷　第十二張　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五卷　第十三張　禮

將牛糞或以青葉而揩拭之次應自礼尊儀及礼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中三時礼拜當隨已力於同梵行者亦申礼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手盛水若品乞食必苾芻自持重鉢輕者兩鉢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若在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侍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麨豆餅及酸漿水置已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茅可安二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今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廚中問知事人今為僧伽作何飲食其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五卷　第十四張　禮

處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牀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脣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来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礼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礼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己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辟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三五　第十三張　禮

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脣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来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礼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礼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己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辟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三五　第十三張　禮

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舍卒行非法事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了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六了阿難陁汝頗聞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了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念其未来者願皆来此其已来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无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八了

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无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大德喬荅摩

我有多緣且欲辞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辞佛去後佛告阿難陁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陁即便遍告諸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去何為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論法義應知苾芻有善法無損九了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汝等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无有虧損

知衆皆恭敬慇重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十了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慇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於新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十一了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无有虧損

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參問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无退屈心乃至證得真實諦来无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了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了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了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為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十九張　權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為說云何為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礼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衆華燒香供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輒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二十張　權

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无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无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時諸衆聞佛說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五卷　第二十一張　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三二九頁上五行「欲觀」，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觀於」。

一　三二九頁上七行「答言」，諸本作「見已」，諸本作「得見」。

一　三二九頁上一七行「白言」，諸本作「言」。

一　三二九頁下二行「食雖飽足」，諸本作「雖飽食訖」。

一　三二九頁下七行第一二字「彼」，磧作「德」。

一　三三〇頁上二二行末字「食」，諸本作「喫食」。

一　三三〇頁中五行第三字「越」，諸本作「得越」。

一　三三〇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即」，諸本作「既」。

一　三三〇頁下一二行「皆食」，磧、普、南、徑、清作「不食」。

一　三三一頁上一〇行「老年」，諸本作「年老」。

一　三三一頁上一四行「蜷屈」，諸本作「盤屈」。

一　三三一頁中二行「既無響應」，諸本作「既無響應他恆門聲彼便具報」。

一　三三一頁中三行「身亡」，諸本作「身死」。

一　三三一頁下一六行「誰復」，諸本作「復誰」。

一　三三二頁上一〇行「准陁」，南、徑、清作「難陁」。

一　三三二頁中一九行首字「枯」，諸本作「枯」。

一　三三二頁下一一行「扶侍」，諸本作「扶持」。

一　三三二頁下一三行「豆餅」，諸本作「豆飯」。

一　三三二頁下一四行至一五行「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糖」，諸本作「米飯餅及沙糖乳酪石蜜」。

一　三三二頁下一九行「弟子」，諸本作「其弟子」。

一　三三三頁上一行第三字「淨」，資作「水」；磧、普、南、徑、清作「爲」。

一　三三三頁上一九行「至羌」，諸本作「至老」。

一　三三三頁中一二行第一三字「記」，諸本作「許」。

一　三三三頁中一三行末字「正」，諸本作「供正」。

一　三三三頁下一行「曾於」，諸本作「我於」。

一　三三三頁下一四行夾註「一了」，徑、清作「一」。以下夾註中「了」字，徑、清均無。

一　三三四頁上二行「訓罰」，諸本作「討罰」。同行末字「花」，諸本作「化」。

一　三三四頁下八行「於新」，諸本作

「離」。

一　三三四頁下一八行夾註「一了」，資、磧、普、南作「七了」；徑、清作「七」。

一　三三五頁下一七行至次行「時諸衆聞佛説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諸本無。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內攝頌曰

衆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雨因緣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陁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陁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為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生媿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通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

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无媿赧亦无怯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尒時世尊為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尒時世尊默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陁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栗氏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尒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陁曰

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比城佛言阿難隨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興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神各求住處阿難隨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隨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来共交易往還无滯者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灾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反逆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陁漸漸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衆之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修敬已畢共相慰問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受是時大臣即以金瓶施供

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已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盆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取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大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尒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天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陁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荅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跋弥伽河為作津濟時佛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取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是念我今為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大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尒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天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陁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荅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跋弥伽河為作津濟時佛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取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是念我今為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大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尒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天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陁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定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染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陁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疾癘有一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餅食訖取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衆多鄔波索迦患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染瞋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

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无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礼拜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佛告具壽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陁言如是世尊佛及

僧衆漸至城所住菴沒羅林時此城中有一女人（舊云奈女者非）顏容端正衆所知識名菴沒羅是此林主聞世尊至住我林中著妙衣瓔而自莊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尒時世尊於无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為說法于時世尊遥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芻云何名為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為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僧伽胝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起時為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

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是故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是我毀呰之所教誨是時女衆欲來詣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蓙沒已即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礼佛足遶去時廣嚴城諸栗姑毗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蓙沒羅林雙足奉辞而去時廣嚴城諸栗姑毗各嚴種種馴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青轅戴青門帽擎青蓋帶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青色幷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姑毗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瓔悉皆赤色復有一隊為黃色復有一隊悉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聲隊為大衆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栗姑毗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覲如來頂礼恭敬世尊敕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栗姑毗子由其威

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无有異諸栗姑毗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利喜各令慶悅尒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去時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有佛現生於此處名稱高遠若須弥於夜開敷散芬馥如白蓮華處池中如日流暉照空界當觀如来智慧力常為人天作智眼時諸栗姑毗聞是說已同聲讃言大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栗姑毗子各脫上衣持施黃駁世尊哀愍我微供佛言我與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栗姑毗子由其威

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覲恭敬礼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聞佛讃已情懷歡喜頂礼佛足奉辞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辞佛去後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彼五百人聞我讃佛同聲慶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来施於我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受告言摩納婆若如来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来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如大明炬照昏冥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来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二希有

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
依教奉持此是如来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
甚深妙慧此是如来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
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修
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礼雙
足辞佛而去時菴沒羅女見佛大衆恣
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
牀席置淨水盆齒木及屑遣使白佛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尒時世尊著衣
持鉢與苾芻衆詣彼食處佛及大衆
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衆恣
安坐已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普
令飽滿餚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
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席於佛前坐
攝心聽法尒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
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衆會中无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衆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尒時世尊復為菴沒羅女隨機說法
示教利喜已從坐而去還至住處告
阿難陁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汝可告
諸大衆時阿難陁如佛所教即與大
衆隨佛至竹林北住外攝波林時屬
飢儉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
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薜舍離諸
有之法阿難陁我所應說皆已說竟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
道阿難陁諸佛如来常以此法分明
為說無有秘悋覆藏之心然阿難陁
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
難陁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
我念不應離斯大衆而般涅槃宜自
命没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遷謝
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
大衆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
自身令苦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
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
壽阿難陁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
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

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存及我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洲渚法為歸依无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最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別歸處阿難陁若諸苾芻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洲渚自為歸依順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修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村

漸向涅槃等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時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陁隨佛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制底樹下而坐告阿難陁曰此廣嚴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廟清池甚可愛樂贍部洲內此最希奇阿難陁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阿難陁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難陁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陁亦皆無語佛作是念今阿難陁被魔所惑身心迷乱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為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汝雜乱同居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尒時惡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往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

成佛未久時我詣彼白言世尊當知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我言若我聖衆聲聞弟子未有智慧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未能得堅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者我今无宜入大涅槃大德世尊今聲聞衆有大智慧具足通達辯才無导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能令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諸事圓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荅摩出言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八張 禮字号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陁於日晡時從宴坐起
便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言
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
陁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今
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
住阿難陁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
波動水若搖動地即振動阿難陁此
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
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
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苾
芻尼及諸天衆大威德者若作此想
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陁此是第
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大菩薩從覩史多天
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
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
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
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弈悉皆普
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
不能覩因光照了乎得相見知餘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十九張 禮字号

情亦生於此阿難陁此是第三因緣
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
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
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弈於
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
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
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
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陁此是第八因
緣大地振動
尒時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我觀
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
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陁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第二十張 禮字号

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陁言大
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
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劫若過一劫
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
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
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陁是汝之
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
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界惑乱汝
心阿難陁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
二不白言不尒佛言善哉善哉阿難
陁如來大師出二言者无有是處我
已許魔汝无宜請阿難陁汝今可往
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
堂中時阿難陁即往遍告衆既集已
詣世尊所頂礼佛足合掌白言大德
世尊諸苾芻衆咸悉來集常食堂所
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
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
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猒捨而求
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
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
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
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

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此是現法利樂乃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陁我今欲往重患村中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北園林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城（躬行此處親為敬礼願於像末聖教流通）時阿難陁白言世尊如来右旋徘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陁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陁此是如来應正等覺於最末後望廣嚴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不復重来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有苾芻聞佛說已說伽他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来此
今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既至重患村已住外攝波林告

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處聖弟子衆而實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衆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煙燄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陁於日晡時從宴坐起往至佛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陁三因緣故大地振動云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若波浪地即振動阿難陁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苾芻尼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振動阿難陁此是第二因緣大地振動如前廣說

復次阿難陁若如来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陁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陁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来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来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陁我昔曾於无量百千剎帝利衆令彼瞻覩我於尒時隨其形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剎帝利衆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无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三八頁中三行「之餘」，麗作「之二」。

一　三三八頁中九行「流通」，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流遍」。

一　三三九頁上二行「比城」，資、普、南、麗作「北城」；磧、徑、清作「此城」。

一　三三九頁上五行「大神」，諸本作「大天神」。

一　三三九頁上八行「欲住」，磧作「欲往」。

一　三三九頁下二〇行「北岸」，清作「比岸」。

一　三四〇頁上一三行第九字「內」，資、磧、普、南、徑、清作「內有」。

一　三四〇頁上一六行「尋往」，資、磧、普、南、徑、清作「即去」。同行至言談相慰問已在一面坐」。

一　三三九頁中九行第四字「收」，資、磧、普、南、徑、清作「收攝」。

一　三三九頁中一二行「大神於長夜中」，資、磧、普、南、徑、清作「天神於長夜中」；麗作「天神於長夜中」。

一　三三九頁中一六行「天衆」，麗作「大衆」。

一　三三九頁下一〇行「布施者」，資、磧、普、南、徑、清作「所施者」。

一　三三九頁下五行「弶伽」，資、磧、普、南、徑、清作「殑伽」。下同。

一　三四〇頁中一七行「命没」，資、磧、普、南、徑、清作「命終」。

一　三四〇頁中二〇行「停息」，資、磧、普、南、徑、清作「息停」。

一　三四〇頁下四行「少時」，諸本作「少得」。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現存」，麗作「現在」。

一　三四三頁上八行至次行「無別歸依處」，麗作「無別洲渚無別歸依」。

一　三四〇頁上一三行「餅食」，諸本作「飯食」。

一　三四〇頁下二二行「內身」，諸本無。

一　三四一頁上一一行「粟姑毗」，麗作「粟姑毗」。下同。

一　三四二頁上一七行「坐已」，資、磧、普、南、徑、清作「坐定」。同行末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各」。

一　三四二頁上一九行「卑席」，資、磧、普、南、徑、清作「尊座」。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七行「命没」，資、磧、普、南、徑、清作「命終」。

一　三四二頁中二〇行「停息」，資、磧、普、南、徑、清作「息停」。

一　三四二頁下四行「少時」，諸本作「少得」。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現存」，麗作「現在」。

一　三四三頁上八行至次行「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麗作「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一　三四〇頁上一三行「餅食」，諸本作「飯食」。

一　三四〇頁下二二行「內身」，諸本無。

一　三四一頁上一一行「粟姑毗」，麗作「粟姑毗」。下同。

一　三四二頁上一七行「坐已」，資、磧、普、南、徑、清作「坐定」。同行末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各」。

一　三四二頁上一九行「卑席」，資、磧、普、南、徑、清作「尊座」。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七行「命没」，資、磧、普、南、徑、清作「命終」。

一　三四二頁中二〇行「停息」，資、磧、普、南、徑、清作「息停」。

一　三四二頁下四行「少時」，諸本作「少得」。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現存」，麗作「現在」。

一　三四三頁上八行至次行「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麗作「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一　三四〇頁上一三行「餅食」，諸本作「飯食」。

一　三四〇頁下二二行「內身」，諸本無。

一　三四一頁上一一行「粟姑毗」，麗作「粟姑毗」。下同。

一　三四二頁上一七行「坐已」，資、磧、普、南、徑、清作「坐定」。同行末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各」。

一　三四二頁上一九行「卑席」，資、磧、普、南、徑、清作「尊座」。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七行「命没」，資、磧、普、南、徑、清作「命終」。

一　三四二頁中二〇行「停息」，資、磧、普、南、徑、清作「息停」。

一　三四二頁下四行「少時」，諸本作「少得」。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現存」，麗作「現在」。

一　三四三頁上八行至次行「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麗作「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一　三四〇頁上一三行「餅食」，諸本作「飯食」。

一　三四〇頁下二二行「內身」，諸本無。

一　三四一頁上一一行「粟姑毗」，麗作「粟姑毗」。下同。

一　三四二頁上一七行「坐已」，資、磧、普、南、徑、清作「坐定」。同行末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各」。

一　三四二頁上一九行「卑席」，資、磧、普、南、徑、清作「尊座」。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七行「命没」，資、磧、普、南、徑、清作「命終」。

一　三四二頁中二〇行「停息」，資、磧、普、南、徑、清作「息停」。

一　三四二頁下四行「少時」，諸本作「少得」。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現存」，麗作「現在」。

一　三四三頁上八行至次行「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麗作「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一　三四三頁上一二行「内身」，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三頁上一六行「名爲洲渚」，諸本作「名爲自爲洲渚」。

一　三四三頁上一九行「小村」，資、磧、普、南、徑、清作「小樹」。

一　三四三頁中四行第二字「底」，資、磧、普、南、徑、清作「底處」。

一　三四三頁中七行「能於」，徑作「内於」。

一　三四三頁下一行「當知」，資、磧、普、南、徑、清作「智知」。

一　三四四頁上一八行第五字「時」，資、磧、普、南、徑、清作「當此之時」。

一　三四四頁上二二行「自手」，資、磧、普、南、徑、清作「自臂」。

一　三四四頁下三行「住一劫」，資、磧、普、南、徑、清作「住世一劫」。

一　三四四頁中一七行「妙涅槃界」，南作「般涅槃界」。

一　三四四頁下一〇行「佛説」，諸本作「後世」。

一　三四五頁上八行第八字「乃」，諸本作「及」。

一　三四五頁上一二行第九字「右」，清作「有」。

一　三四五頁上一三行夾註右「親爲敬礼」，資、磧、普、南、徑、清作「視爲敬禮」。

一　三四五頁上二〇行「佛語」，徑作「佛説」。

一　三四五頁上末行第八字「已」，資、磧、普、南、徑、清作「邑」。

一　三四五頁中四行「弟子」，資、磧、普、南、徑、清作「聲聞」。

一　三四五頁中五行「所作」，資、普、徑作「所行」。

一　三四五頁中一二字「是」，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五頁中二二行「第二」，麗作「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說四黑白法四種沙門次出廣般城向涅槃處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如是應知教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如是語具壽我從如来親聞是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律持毋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
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
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
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
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
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
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
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
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
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
經律持毋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
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
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
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
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
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
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来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
多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
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
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
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
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
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
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初之四種名大黒說汝等
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惡
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
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
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善此實
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
阿難陁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
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我今欲往波
波聚落波波此云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
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
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
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礼足在
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
中有鍛師之子名曰淳陁亦坐聽法
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辞佛而去淳陁即
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
世尊唯願如来與諸聖衆明日就宅
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生大
歡喜奉辞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
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
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
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
衆赴其食處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
見坐定淳陁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
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椀藏
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淳陁不
見此非法淳陁知佛及僧悉飽滿
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厠器澡漱
已是時淳陁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
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聞仙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寂勝道師調御士　願說世尊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他答淳陁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淳陁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揚
世尊荅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圓寂非餘處
是謂天人之道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最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羞耻
虛誑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衆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无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愚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悉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麁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乱善人
尒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
隨喜福頌伽他曰
若施福增長　寃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惡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而去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郭　經遊十聚落
最後至波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我今欲往拘尸
那城時阿難陁聞佛告已即隨佛後
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
邊暫住告阿難陁我今背痛汝可以
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首
消息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疾疊衣
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
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
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
意復告阿難陁曰汝可速往脚俱多
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
阿難陁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
百乘車纔新渡河水皆渾濁便盛滿
鉢來至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
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
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
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
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尒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
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
衆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
金幢光明赫弈見已就礼世尊雙足
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
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臣荅
言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臣
汝復何緣樂彼淨法荅言大德其迦
羅摩曾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
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
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
荅言不見又問聞聲不荅言不聞又
問仁豈睡耶荅言不睡若不睡者五
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荅言我
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
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
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坌
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
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
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
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德非但
五百乘假令百千万車作大音響豈
能大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
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
持衣鉢入村气食食已收衣鉢洗足

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尒時從宴坐起出門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来詣我所頂礼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来天忽雷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内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白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内覺而不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来應正等覺寂静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持来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見聽許佛言斯為善事見佛受已歡喜踊躍頂礼佛足奉辞而去佛告具壽阿難陁此金色黃疊以刀截縷我今欲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纊持奉世尊佛即為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陁白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弈何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昞著

佛告阿難陁有二因緣現其光相異於常日云何為二一者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如来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陁我往金河阿難陁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陁曰准陁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陁汝今多獲善利能為最後供養大師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者甚為難遇應知准陁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為開解作如是語准陁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者為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无上正等菩提及以如来受最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陁此二種施所獲果報无與等者阿難陁應知准陁為長壽業為多力業美貌生天財食貴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尒時具壽阿難陁白言世尊闡陁苾芻性懷猛惡多瞋造次於諸苾芻常出不順麁惡言詞佛滅度後云何共住佛告阿難陁我滅度後闡陁惡性苾芻應默擯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衆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世尊復告阿難陁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陁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陁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陁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陁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

證自覺親為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
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釋
法精進喜安定捨此覺分法大德世
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陁汝謂
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
勤精進者當得无上正等菩提說是
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
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喻令宣微妙法可為諸病人
當說菩提分大師身有疾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敷演令開悟善哉阿難陁
自法皆圓滿聰明有大智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精勤喜覺分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無上調御師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无辭尚起聽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道者為法尚殷重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於十力教法假令遭病苦
起聽不辭勞此等善持經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餘人何不聽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繫念法精勤當得於善分
由心有喜故為此身輕安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由有妙定捨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染著心不起能離諸有苦

不樂於人天證無上涅槃如新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皆從聞法生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今可進詣
拘尸那城荅言如是即隨佛後至於
壯士生地住娑羅林將欲涅槃告阿
難陁曰汝今為我於雙樹間安置牀敷
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
涅槃時阿難陁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
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
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意
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陁
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號哭出大
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
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
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
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
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
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
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陁今在何
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

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陁曰汝勿憂愁
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
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
口慈業及慈意業亦復如是得无邊
福阿難陁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
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
亦有供侍與汝無異阿難陁世相如
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
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
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
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
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尒時世尊大
悲所熏為令阿難陁生喜悅故告諸
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
何為四謂有剎帝利衆來詣王所既
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
喜如是復有婆羅門衆諸長者衆雜
沙門衆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
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
此阿難陁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
等為四謂有四方大苾芻衆來至其
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

是苾芻尼衆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阿難陁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苾芻此阿難陁復有四種希有妙事云何為四若阿難陁與苾芻衆說法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衆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陁宣說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衆情無猒足時阿難陁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或為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說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陁聞是語已心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波城婆羅痆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故世尊弃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告阿難陁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陁此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院周帀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金銀琉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邊畔砌以寶甎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葉花果銀樹金裝琉璃樹水精裝水精樹琉璃裝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意聲譬如五部妙音合奏其聲和雅令衆聽者無不欣樂此遊觀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花嗢鉢羅鉢頭摩俱物頭分陁利迦極軟花極香花常生花如是諸花人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花摩利迦花美意花如是等花隨時開發阿難陁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隨意遊從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城中所有躭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阿難陁於此城中有王名第一布有復次阿難陁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尼等寶来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豐足誠无所須卿等還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珎寶是名第一布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二布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勑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衆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愍念是為第四布有

是名第二布有又復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三布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四布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勑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衆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愍念是為第四布有

是名第四布有

啓曰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慇懃
默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
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
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
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
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
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
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陁其堂所
須椽梁枅拱閣道鉤楯軒廊周帀如
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
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氈褥偃枕几案
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為莊校
阿難陁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
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花果互以寶
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
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
水常為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垂
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万四千諸
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
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
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花
池外復有諸陸生花並如前說又於
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花
果皆平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
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
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
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
泉備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
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
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
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
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
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
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
閣銀座之上結加趺坐正念思惟遠
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
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
琉璃水精皆悉綺平而為莊飾其王
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
尒時八万四千宮人婇女詣寶女所
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
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
時大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
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
謁宜時嚴駕其臣白言若如是者伏
請大家勑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
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且命入万四
千小國王等誡兵令集諸王依命初
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為
上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為上
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輅車而為上首
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寶莊嚴殊妙
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輅車所將婇女
亦復如是其諸營從皆乘象馬威容
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
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
囂聲謁者荅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
并諸婇女悉著黃衣花鬘幢蓋盡黃
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
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
牀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
而白王言敷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遥見
黃色儀駐嚴盛遂作是念是等威儀
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
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
白言大王以此八万四千寶女嚴飾
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弃捨
時小國王八万四千衆各以兵寶而

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万四千城邑拘奢跋底城而為上首復有八万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與汝極為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諭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喚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似弃我等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婇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无量無邊一一皆有八万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夫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加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乎

衆寶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佛告阿難陁拘尸那城至金河岸娑羅雙樹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如来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閒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来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无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尒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苾芻即離佛前時阿難陁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麁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苾芻佛告阿難陁无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閒唯有如来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烏曇跋花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威德苾芻當佛前住我等无暇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陁白言諸来天衆其數幾何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来至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德天排肩而住中閒無有立杖之地時諸苾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那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那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住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来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諸苾芻彼既至已屈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之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苾芻長跪合掌向大衆前而發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来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号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

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陁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陁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疊絮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與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取王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幡幢傘蓋諸妙香花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陁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

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勿招後悔亦云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諸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右脇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

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如是別別名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各各別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右脇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各各別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右脇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各各別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各各別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右脇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我等宜往而為侍從荅乃如前與諸王曰汝今當知善薩從母胎出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脉名各各別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陁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来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善薩出母胎

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酥油尒
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荅亦如
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成
无上智梵王来請詣婆羅痆斯三轉
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
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寘後
而卧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
乃至可往聽法荅言我且奏諸音樂
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
覺世尊寘後而卧必般涅槃可興供
養荅亦同前尒時世尊作如是念善
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
愛无自来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
者如来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
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
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寘
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千弦琉璃
箜篌於卧處没自持箜篌詣三十三
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宫門而住其時
善愛自恃憍慢於彈箜篌謂无過者
於自宫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尒時
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
有健闥婆来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
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
更有健闥婆耶荅曰更有今在門外
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
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
健闥婆王若尒可来對奏音樂報言
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
箜篌佛斷一弦彼亦斷一然二音聲
並无關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
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
如是乃至各留一弦然音聲不異佛
便懲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
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
情生希有降伏慠慢知彼音樂超勝
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
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
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帀庄嚴
赫奕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
忘倦見已欣悦深生敬仰礼佛足下
坐聽法要尒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
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
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
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
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
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
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
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
超越骨山閉惡趣門開涅槃路置人
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
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
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尒時世
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四八頁中末行第六字「汝」，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九頁中三行「是真」，資、磧、普、南、徑、清作「真是」。同行「說時」，磧作「說明」。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三行第一二字「善」，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此芯芻」。

一　三四九頁下三行「諸聖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諸大聖衆」。

一　三四九頁下一四行「豆屑」，磧作「豆眉」。

一　三四九頁下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五〇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五〇頁下二〇行第三字「乘」，資、磧、普、南、徑、清作「乘車」。

一　三五二頁上五行「出門」，諸本作「出閤」。

一　三五二頁上一二行「震聲」，資、磧、普、南、徑、清作「雷聲」。

一　三五二頁上一四行第四字「作」，資、磧、普、南、徑、清作「疾苦」。

一　三五二頁上末行「供養」，資、磧、普、南、徑、清作「供事」。

一　三五二頁中七行「白言」，資、磧、普、南、徑、清作「白佛言」。

一　三五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五一頁下五行至次行「美貌生天業財食貴勝眷屬等業」，資、磧、普、南、徑、清作「爲美貌業生天業財食貴勝業眷屬業」。

一　三五二頁上二行末字「釋」，諸本作「擇」。

一　三五二頁中末行「乞食」，諸本作「受食」。

一　三五二頁下末行「气食」，諸本作「摶食」。

一　三五三頁上一行「善施」。同行「寃讎」，資、磧、普、南、徑、清作「怨讎」。

一　三五三頁下一行「豆眉」。

一　三五三頁下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五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同行「寃讎」，資、磧、普、南、徑、清作「怨讎」。

一　三五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五四頁下一行「豆眉」。

一　三五四頁下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五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五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五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五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五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五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五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五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五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五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五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五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五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五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六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六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六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六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六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六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六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六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六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六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六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六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六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六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六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六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六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六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六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六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六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六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六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六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六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六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六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六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六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六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七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七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七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七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七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七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七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七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七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七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七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七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七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七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七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七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七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七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七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七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七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七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七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七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七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七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七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七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七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七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八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八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八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八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八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八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八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八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八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八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八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八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八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八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八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八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八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八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八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八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八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八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八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八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八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八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八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八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八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八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九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九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九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九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九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九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九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九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九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九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九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九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九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九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九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九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九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九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九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九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九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九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九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九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三九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三九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三九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三九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三九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三九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〇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〇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〇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〇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〇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〇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〇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〇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〇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〇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〇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〇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〇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〇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〇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〇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〇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〇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〇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〇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〇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〇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〇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〇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〇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〇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〇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〇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〇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〇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一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一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一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一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一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一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一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一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一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一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一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一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一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一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一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一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一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一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一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一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一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一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一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一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一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一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一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一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一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一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二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二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二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二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二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二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二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二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二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二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二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二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二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二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二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二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二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二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二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二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二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二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二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二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二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二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二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二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二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二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三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三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三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三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三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三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三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三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三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三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三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三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三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三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三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三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三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三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三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三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三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三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三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三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三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三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三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三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三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三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四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四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四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四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四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四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四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四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四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四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四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四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四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四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四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四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四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四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四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四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四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四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四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四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四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四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四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四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四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四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五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五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五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五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五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五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五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五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五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五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五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五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五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五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五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五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五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五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五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五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五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五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五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五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五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五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五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五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五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五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六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六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六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六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六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六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六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六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六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六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六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六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六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六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六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六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六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六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六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六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六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六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六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六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六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六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六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六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六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六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七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七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七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七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七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七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七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七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七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七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七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七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七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七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七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七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七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七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七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七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七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七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七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七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七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七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七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七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七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七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八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八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八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八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八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八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八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八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八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八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八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八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八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八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八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八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八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八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八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八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八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八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八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八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八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八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八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八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八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八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九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九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九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九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九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九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九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九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九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九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九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九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九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九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九五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九五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九五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九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九六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九六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九七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九七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九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九七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四九八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四九八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四九九頁上一行「豆眉」。

一　四九九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四九九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四九九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五〇〇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五〇〇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五〇一頁上一行「豆眉」。

一　五〇一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五〇一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五〇一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五〇二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五〇二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五〇三頁上一行「豆眉」。

一　五〇三頁上一八行「世尊」，諸本作「世有」。

一　五〇三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諸本有「內攝頌曰」一行。

一　五〇三頁中一九行末字「曰」，徑無。

一　五〇四頁上二一行「若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施」。

一　五〇四頁中二〇行「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

一　五〇五頁上一行「豆眉」

磧、普、南、徑、清作「涅槃相」。

一　三五二頁下五行「慈意業」，諸本作「意慈業」。

一　三五二頁下六行「如來」，資、磧、普、南、徑、清作「如來應供等正覺」。

一　三五三頁上一行「苾芻」，資、磧、普、南、徑、清作「苾芻」。

一　三五三頁上一行「大苾芻」。

一　三五三頁中一八行「持齋戒」，諸本作「持齋戒」。

一　三五三頁下一七行「枉求」，磧作「往求」。

一　三五三頁下末行「王足」，磧、普作「正足」。

一　三五四頁上一行「啓曰」，諸本作「啓白」。

一　三五四頁上二行「知已」，徑、清作「見已」。

一　三五四頁上一五行「和雅音」，諸本作「和雅音」。

一　三五四頁下一行首字「色」，資、磧、普、南、徑、清作「色是語已」。同行第一二字「入」，諸本作「八」。

一　三五四頁下二行「諸王」，資、磧、普、南、徑、清作「諸臣」。

一　三五四頁下一八行「嚴盛」，資、磧、普、南、徑、清作「嚴威」。

一　三五四頁下二〇行「致敬訖」，資、磧、普、南、徑、清作「致敬已」。

一　三五五頁上二行「拘奢跋底」，資、磧、普、南、徑、清作「拘尸奢跋底」。

一　三五五頁上五行第一〇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先昔」。

一　三五五頁上一七行「夫人」，資、磧、普、南、徑、清作「大夫人」。

一　三五五頁中四行「雙樹」，資、磧、普、南、徑、清作「雙林」。

一　三五五頁中一九行末字「无」，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三五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化」，諸本作「化作」。

一　三五七頁上二〇行「自恃」，徑作「自持」。

一　三五六頁上一三行「五百斤」，磧、普、南、徑、清作「五百片」。

一　三五六頁上一五行末字「輿」，麗作「乏」。

一　三五六頁上一五行末字「輿」，麗作「舁」。

一　三五六頁上二一行末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於此」。

一　三五六頁中一二行第二字「我」，資、磧、普、南、徑、清作「人」。同行第七字「輿」，諸本作「輿」。

一　三五六頁下二二行「若行」，諸本作「苦行」。

一　三五七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輿」，資、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三五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化」，諸本作「化作」。

一　三五七頁上二〇行「自恃」，徑作「自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摩頌說涅槃之餘

尒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善賢唐云妙賢）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花池名曰曼陁枳你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覩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為曇樹花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花欲發猒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花稍大狀如鴛鴦將欲發猒修善行時現萎華相捨善行已氣息踈通猒諸欲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遍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来請於婆羅痆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花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那為寐後卧而此花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尒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

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如是念哀哉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啓未悟惜哉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跋樹林所于時阿難陁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感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越人天一一聞說告阿難陁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来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寐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来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荅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荅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普蘭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黎子晡剌拏迦毛堙迦移毗剌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脚俱陁迦多演那子昵揵爛陁誰是尒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花億百万劫時乃一現如来今日定
有凶禍尒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

除斯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尒時世尊説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善説八聖道支甚為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説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執已見或説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説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斬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陁作如是語大師尊重事難諮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尊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布於善説法律而為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説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尒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修

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上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善賢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説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況能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荅曰可尒諸苾芻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至浴池諸苾芻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擾惱苾芻不尒苾芻報曰此若是汝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苾芻然火遂便炎熾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伍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希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戀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寂後

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
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苾
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
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
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
諸苦際佛告苾芻汝等當知此未希
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老病
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
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
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
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
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
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宜應
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
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豫識機宜
於所居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
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
救濟衆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尒時
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
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
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

浮趒鹿王入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
普告群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
我皆趒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尒者
當遭屠害於是群鹿次第悉蹋大鹿
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群鹿
蹄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
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悉令群鹿
安隱得渡仍懷顧戀誰未渡者於群
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趒渡尒時鹿王
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
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
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
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
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來得成
无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
置最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
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
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
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无智在傍生內喘息
不安受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
救濟善賢令至无畏汝等善聽乃往
古昔婆羅痆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

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
前事隣國敬畏悉來朝貢馬既命終
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
輸稅分與我等若不尒者不得出城
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
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
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
春序卉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樂
王乘智馬將諸婇女遊適芳園歡娛
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
及宮婇女在外遊戲情无所懼未即
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
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興
逆乱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
勅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
乘馬嚴兵擔衆共彼鬪戰王恃威力
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搠中馬腸腸
皆出受諸楚毒衆苦難堪形命無幾
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所
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
到无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无入城
路然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
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白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負王度難直入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竟入園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疕斯諸大臣等及衆人曰若有能救剎帝利灌頂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荅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蓮花會廣行惠施盛修福業以資魂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婇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花幡盖明燈在處懸設无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花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受諸苦楚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第十張 禮

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最後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在婆羅疕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来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无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多時竟无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来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无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来當般涅槃悲泣雨淚霑无憂身苾芻仰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將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切如箭入心悲啼號哭發聲大喚樹神問曰何故悲啼對曰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是我親舅我雖依附而不勤修去此既遠難申礼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有力令仁疾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第十一張 禮

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来隨其根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来世迦攝波佛所授摩納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号釋迦牟尼彼涅槃時我得聲聞无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

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以是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識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衆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第十二張 禮

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故阿難陁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无如是事阿難陁於我所說應勤修學

尒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釋迦種及事火留髻外道若披外道服来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機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榮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来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来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

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群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問若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問者我當為答

尒時阿難陁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解佛所說義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唯願世尊為諸苾芻說命終已後必得生天此於大師滅後四衆有疑問者皆悉除斷

佛言阿難陁汝今衆中竟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唯有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阿難陁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可於大師生淨信心於諸苾芻生淨信心於四聖諦生淨信心阿難陁如是如是汝今衆中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阿難陁汝今衆中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唯有一人於佛法僧寶菩提道理有疑阿難陁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可於大師生淨信心於諸苾芻生淨信心於四聖諦生淨信心阿難陁如是如是

為未入耶荅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
想定阿難陁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
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
無間世間眼閉必入涅槃尒時世尊
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想非非
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
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
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
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寂然不動便入无餘妙涅槃界
尒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動流星
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
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斂念
觀察何事便見如来入大圓寂自念
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尒
知更云何復作是念此未生怨王勝
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
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豫設方
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
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
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六張　禮

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
為陳說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
殿如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覩
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
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
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
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痆
斯國為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
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衆現大神
通次往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
要寶階三道下贍部洲於僧羯奢城
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利益
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
雙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来一代所
有化迹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
等置於堂側前七函內滿置生酥第
八函中安牛頭旃檀香水若因駕出
可白王言暫迂神駕躬詣芳園所觀其
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
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
覩史降身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
王聞是語即便悶絕宛轉于地可速
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一二三四乃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七張　禮

第七後置香水王便穌息是時尊者
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
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
出大臣白言願王暫迂神駕遊觀園
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圖畫新異始
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臣曰豈
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
絕宛轉于地臣即移舉置酥函中如
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穌息
尒時如来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花
下散弥覆金躯時有苾芻見斯事已
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寂勝娑羅樹　伾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花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寂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无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尒時尊者阿尼盧陁亦說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第十八張　禮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无餘
見聞諸有情 毛豎心驚怖 汝心莫沉没 佛證真木叉 辟如燈焰滅
亦勿懷憂惱 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
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推胷大唉 心生憂悚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說
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尊常說一切 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
憙皆離別

時阿尼盧陁告阿難陁曰具壽宜應 勸誘大衆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
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 長壽諸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
苾芻於佛世尊善說法律而為出家 不能善觀諸行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
陁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曰從 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
至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 踰繕那大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
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 懷悲感摧胷悶絶于地亦有如
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

常憙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陁為
阿難陁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
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陁復
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
諸壯士昨於中夜如来大師已入無
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来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尒等云何不
興供養報佛慈恩時阿難陁聞是語
已即持天衣將一苾芻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
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盖
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寧覩波周帀圍繞
懸繒幡盖塗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
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葬法
如来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可尒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
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
有无量歸仰衆生咸来雲集各持香

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
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處師子牀
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
花無數幢幡繒綵飲食奇珍奏諸音
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陁曰無上法王
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
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勑所有葬法
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
疊周遍纏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
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盖
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寧覩波周帀圍繞
懸繒幡盖塗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
供養設大施會如来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可尒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
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
有无量歸仰衆生咸来雲集各持香

花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牀前陳設昕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幡男可擎輿我等賣持種種花綵塗香未香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雖共盡力竟不能動

尒時具壽阿難陁白尊者阿尼盧陁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不能動如来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捧尊輿威儀整肅胡從如来我等諸天共持花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陁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来持舉即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花

拘物頭花鉢頭摩花分陁利花沉水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及曼陁羅花等諸天伎樂百千万種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花盖其從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郁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万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渡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花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筌還波波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礼大師足遇見外道問言汝從何来欲向何處外道答曰我從拘尸那来將詣波波聚落苔曰我從彼来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来所有人天皆以香花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花来大迦攝波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稟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麁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或律太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万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渡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花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筌還波波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礼大師足遇見佛全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捧尊輿威儀整肅胡從如来我等諸天共持花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陁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来持舉即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花

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麁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或律太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万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渡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花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筌還波波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礼大師足遇見佛全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捧尊輿威儀整肅胡從如来我等諸天共持花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陁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来持舉即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花

来各持香花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礼足時有无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疊及絮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礼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陁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以絮裹後用疊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盖積諸香木退住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陁右繞火積說伽他曰

如来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内外一雙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取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種種香花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

繒盖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舁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惣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覩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荅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徒事鬪戰終不可得

尒時遮洛迦邑部魯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薜舍離栗姑毗子悉皆来集是時摩伽陁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

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處覓来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象欲往佛所纔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絶從象墜墮宛轉于地良久乃穌便乘馬去念佛恩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穌息已告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訊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殷勤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作窣覩波冀申敬重香花伎樂種種供養行雨白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摩伽陁國未生怨王問訊仁等具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覩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

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羣生可尊
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
雨百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
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荅
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大集闡噎城
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悉弓射即
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
邑兵交合戰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三六〇頁上八行第三字「曰」，資、磧、普、南、徑無。本頁中二一行第二字「」

一　三六〇頁上一一行第四字「始」，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胎」。

一　三六〇頁上一三行第九字「鵄」，諸本作「鴟」。

一　三六〇頁中一五行「果遂」，諸本作「果祈」。

一　三六〇頁下四行至次行「如前苦請」，徑作「苦如前請」。

一　三六〇頁下一七行第八字「末」，諸本作「未」。

一　三六〇頁下末行「唯求」，普、徑作「推求」。

一　三六一頁上八行「各執」，諸本作「各説」。

一　三六一頁中三行「鬢髮」，諸本作「鬚髮」。下同。

一　三六一頁中一八行第九字及一九行第八字「舁」，諸本作「擧」。三六八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同。

一　三六一頁下九行末字「任」，磧作「住」。

一　三六一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及一二行第三字、第一三字「舉」，諸本作「擧」。三六七頁上九行第一〇字同。

一　三六一頁下一四行「洗浴」，諸本作「洗沐」。

一　三六二頁中一行第二字「越」，三行第三字同。同行第六字「澗」，諸本作「水澗」。

一　三六二頁中一四行「救濟」，諸本作「拔濟」。

一　三六二頁中一五行「正覺」，諸本作「正覺等」。

一　三六二頁下二行「馬既命終」，諸本作「時馬命既終」。

一　三六二頁下三行「報曰」，諸本作「報王曰」。

一　三六二頁下四行「若不尒者」，諸本作「若不輸稅」。

一　三六三頁上二〇行「彼時」，諸本作「昔時」。

一　三六三頁下一一行「彼涅槃」，諸本作「般涅槃」。

一　三六三頁下一九行「以是」，諸本作「是以」。

一　三六三頁下一一行第一一字「者」，諸本無。

一　三六四頁上九行「留髮」，南、徑、清作「留髮」。

一　三六四頁上一二行第三字「世」，諸本無。

一　三六四頁上二三行夾註左九字「四」，資、磧、南作「曰」。同行夾註左末字「摠……金」，諸本作正文「摠攝頌曰」及偈言「生成法鷲　廣下祇林　處誠一想福勝千金」。

一　三六四頁下四行第二字「若」，諸本作「今乃」。

一　三六四頁下一三行「悲愍」，資、磧作「慈愍」。

一　三六五頁上四行「無間」，諸本作「無聞」。

一　三六五頁上一七行「云何」，諸本作「何言」。

一　三六五頁上一九行「宜可」，諸本作「宜何」。

一　三六五頁中一八行第八字「駕」，諸本無。

一　三六五頁中二二行「可速」，諸本作「即可」。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三行至次行「住百千劫長壽諸天」，諸本作「壽百千劫長命諸天」。

一　三六六頁中一〇行「天衣」，諸本作「大衣」。

一　三六六頁下一三行「周帀」，諸本作「周遍」。

一　三六七頁中八行「嚴肅」，諸本作「嚴整」。

一　三六七頁中一二行「波波」，諸本作「彼」。

一　三六七頁下一一行「不得」，諸本作「豈得」。

一　三六七頁下一七行「雖欲」，諸本作「今欲」。

一　三六八頁上六行「難陁」，資、磧、南作「准陁」。

一　三六八頁中二一行「栗姑毗」，諸本作「栗呫毗」。同行「摩伽陁」，諸本作「摩揭陁」，下同。

一　三六八頁下五行第四字「裝」，諸本作「作」。

一　三六九頁上末行「卷第二十八」，諸本作「卷第三十八」。



趙城縣廣勝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第十子攝頌涅槃之餘次明五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衆內見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傷違宫佛教自執長幡以麾大衆告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為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門喬荅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无數劫熾然精勤忍怒宫事長時皆已讃行忍辱由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等猶若虛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衆坐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來纔經七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為鬪競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舍利瓶願同惠我持還本國建率覩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尒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殺害廣如前說仁今順教為我平分斯為善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廣興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離城栗姑毗子第八分與摩伽陁國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如来恩无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賔部洲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如来舍利惣有一碩六斗分為八分七分在贍部洲其第四分阿羅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宫供養又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陁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海龍王宫各起塔供養時波咤離邑无憂王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贍部洲廣興靈塔八万四千周遍供養由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

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无不遂意（已下序王舍城五百結集事）尒時釋迦如来生在釋種於摩揭陁國成等正覺婆羅痆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利子與大苾芻衆八万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万苾芻亦入涅槃世尊與一万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尊所說蘇怛羅毗奈耶摩窒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各與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悉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復與一万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无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来甚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報知可共結集斯為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為最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

圓滿汝鳴健稚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健稚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来雲集於此就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詣具壽苾芻僧伽悉来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来集唯具壽牛主今未来至時牛主苾芻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得无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来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礼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願言无病作如是說僧伽有事宜當速来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戀習氣告圓滿曰善来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来為有化緣向他界耶為諸僧伽有諍事耶為是如来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

非外道等聚結徒黨於我如来聲聞弟子為留難耶不有如来諸弟子等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惑乱如来親正法耶不有衆多同梵行者棄廢讀誦禪思勝業樂談世俗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為慳貪垢之所擾乱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客来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惡性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邪命耕田賣買諂曲事王占相禍福盡形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多正行受下卧具生猒賤耶不有實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乱耶然汝圓滿遠来至此應言大德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无餘大涅槃界耶將非世間亡失舩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无常

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為
開益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
耶將非如来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為
障蔽隱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尊尊
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花以為莊嚴
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无常狂象而
摧折耶將非如来智燈被無明風吹
令滅耶尒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
伽他曰

聲聞衆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隤
大師殊勝衆　普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遣我来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念言
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礼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興彼大衆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戚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
八變於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
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衆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奔昔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他曰

從生至盡皆歸苦　作者受者悉皆无
於諸善法速修成　恒被无常所吞食

第三水說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容華年命並皆亡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第四水說伽他曰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　已持其衣鉢入甚深
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
波及五百苾芻衆隨應敬已將其衣
鉢置上座前說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来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
親教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
圓倦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
便應卷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衆志念堅固莫入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衆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興五百苾芻共
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曰既
沉恐法隨沒今欲同聚結集法藏彼
諸人衆初喪大師情各憂惱若即於
此而結集者四方僧衆来相宣擾心
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
揭陁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
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着
亦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
告諸人曰摩揭陁國勝身之子未生
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衆令无有乏我等宜應就彼
結集時諸大衆咸皆稱善復有說云
我等諸人悉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
難陁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
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
圓倦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
便應卷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衆言善

難陁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荅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老之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苾芻阿難陁供給衆僧作行水人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老阿難陁為衆行水若諸具壽聽阿難陁為衆行水竟僧伽已老具壽阿難陁為衆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與大衆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陁國我取直路而去時阿難陁與衆俱行詣王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佛深信若乘大象遙見佛時自墜于地由佛威力身无傷損王乘大象遙見迦攝波憶念如来即便自墜于時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王應知如来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事有覩不覩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

見如来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王曰如尊者教聖者應如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既涅槃何處申敬仁則是我所敬世尊何以故如来教法並皆委寄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勑諸臣遠近貴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花香寶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万種王及后妃太子内宮婇女國内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城已大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来至此為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供養唯阿難陁獨居學地具縛煩惱阿難陁為是慰喻調伏為須訶責調

伏見彼乃是以訶責言方可調伏即於衆中喚阿難陁汝宜出去今此勝衆不應共尒同為結集時阿難陁聞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懼白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无違犯如何今者忽為擯棄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戒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難陁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直言實語此阿難陁近離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訶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无愆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憍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陁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

竟无穀實如是阿難陁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滅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陁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一為報彼厚恩二為流念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陁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苦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

又復有過阿難陁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為衆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白言尊者我无餘念當尒之時

被魔障蔽荅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譬喻汝對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浣濯汝以脚蹋捩衣豈非是過阿難陁曰更无餘人所以足蹋非是慢意尊者曰若无人者何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為渴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陁曰我取水時正屬脚拘陁河有五百乘車渡河无清水可得非我之咎報曰此是汝過當尒之時何不仰鉢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令苾芻半月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苾芻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為小隨小戒今无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法迦法十三僧伽伐

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苾芻悉皆不知何者為小隨小於此中間外道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荅摩火為限齊身存之曰聲聞弟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有禁戒愛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行汝何不為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陁荅言大德我无餘心而不請問但為尒時離背如来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荅言大德我无餘心為諸女人欲染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

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輒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汙尊儀此是汝過阿難陁曰我非无耻然作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籌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衆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衆不應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陁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来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互相告曰大仙當知天衆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大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陁復

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時作如是語阿難陁我滅度後汝勿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等必須結集如来所有聖教汝今可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陁白尊者迦攝波曰无阿難陁我等云何而為結集荅曰此阿難陁雖備衆德然猶未離欲染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陁曰即宜速出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可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陁離別大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中童子而為侍者尒時具壽阿難陁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衆而說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馱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

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離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伽他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今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練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衆所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衆曰汝等應知於當来世有諸苾芻鈍根散乱若无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他既至食後白言先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

尊者登座告阿難陁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来所說經不荅曰能尊者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能為簡擇結集如来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来所說經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陁能為簡擇結集如来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陁為欲簡擇結集如来所說經法者默然若不許心聽者僧伽應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以普遍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時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說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漢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陁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梵行者起憐愍心即便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淚大海超越骨山閉惡趣无間之門善開天

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淨八万諸天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木離欲諸苾芻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咸作是語苦哉苦哉而說頌曰

禍哉此世間　无常不簡別　壞斯珎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苦哉禍哉無常力大无有簡別能壞如是世間眼目時憍陳如即離本座蹲踞鋸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皆離本座蹲踞鋸而住如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无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尒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難陁曰汝為法來荅言大德我為法來仁等亦為法來荅曰如是尒時摩訶迦攝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寂

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无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陁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二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荅言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說頌曰

知有四聖諦　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我欲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說如前佛告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

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陁世尊在何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荅言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誰說耶謂五苾芻所說云何荅言作如是說

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

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
我及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无能
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
惱心得解脫
尒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
有違逆亦无訶厭是故當知此蘇怛
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決世
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
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
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
隨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
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
若與念處正
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
品處而為建立若經與伽他相應者
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者若
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笈摩若
經中中說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若
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
此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尒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唯有尒
許阿笈摩經更无餘者作是說已便
下高座尒時具壽迦攝波告大衆曰
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
集其毗柰耶次當結集聞是語已咸
言善哉于時衆中唯有具壽鄔波離
於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
昇高座告大衆曰汝等應知具壽鄔
波離於毗柰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
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是故我請結集
毗奈耶大衆言善尒時迦攝波告鄔
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来
所說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
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為簡
擇結集如来所說毗奈耶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鄔
波離為欲簡擇結集如来所說毗柰
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時具壽
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鄔波離
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七一頁下一三行「惡性」，資、磧、普、南、徑、清作「惡法」。

一　三七三頁上一四行「念言」，諸本作「命言」。

一　三七三頁上二一行第三字「於」，諸本作「放」。

一　三七四頁上一行末字「答」，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四頁上五行「僧伽今差苾芻」，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四頁上六行「阿難陁」，資、磧、普、南、徑、清作「阿難陁苾芻」。同行第一一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事」。

一　三七四頁上九行「阿難陁」，資、磧、普、南、徑、清無。同行「若諸具壽聽」，資、磧、普、南、徑、清作「若僧伽許具壽」。

一　三七四頁上一一行「已差」，資、磧、普、南、徑、清作「今差」。

一　三七四頁上一八行「我令」，資、磧、普、南、徑、清作「我今」。

一　三七五頁下末行「法迦法」，諸本作「迦法」。

一　三七六頁上六行「小隨小」，資、磧、普、南、徑、清作「小隨小戒」。下同。

一　三七二頁下六行第五字「親」，麗作「真」。

一　三七二頁中三行「應如」，諸本作「應知」。

一三七六頁上一〇行「聞已」，資、磧、普、南、徑、清作「若聞已」。

一三七六頁上一一行末字「火」，資、磧、普、南、麗作「大」；徑、清作「佛説偈言」。

一三七七頁上七行「練磨」，麗作「鍊磨」。

一三七七頁中一〇行末字「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籌」。

一三七七頁中一二行第七字「聽」，資、磧、普、南、徑、清作「聽許具壽」。

一三七七頁中一四行「已與」，資、磧、普、南、徑、清作「已許此」。

一三七七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於」，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同」。

一三七七頁下九行首字「所」，資、磧、普、南、徑、清作「聖」。

一三七七頁下末行第四字「関」，磧作「関」。

一三七八頁上六行「而説偈言」；徑、清作「佛説偈言」。下同。

一三七八頁上一二行「蹲鋸」，資、磧、普、南、徑、清作「蹲居」；麗作「蹲踞」。

一三七八頁上末行第六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是」。

一三七八頁下七行「佛在婆羅疻斯」，資、磧、普、南、徑、清作「薄伽梵在婆羅疻斯仙人墮處」。

一三七八頁下八行「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資、磧、普、南、徑、清作「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尒時世尊告苾芻曰汝等」。

一三七八頁下一二行至次行「廣説作「壞苦行苦」。

一三七八頁下二〇行「現在」，磧作「現有」。

一三七九頁上二行第二字「及」，諸本作「及以」。

一三七九頁上六行「解脱」，資、磧、普、南、徑、清作「解脱信受奉行」。

一三七九頁上一〇行第二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此是」。

一三七九頁上末行「中中説」，資、磧、普、南、徑、清作「説事處中」。

一三七九頁中一行「十句事」，資、磧、普、南、徑、清作「十句等事」。

一三七九頁中二〇行「結集」，資、磧、普、南、徑、清作「能集」。

一三七九頁中二一行第一一字「成」，資、磧、普、南、徑、清作「應作」。

一三七九頁中二二行「鄔波離」，資、磧、普、南、徑、清作「具壽鄔波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六五百之餘及七百結集事

尒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波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摩訶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摩訶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三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此名三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市迦法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蘭鄔迦子蘇陣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婬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尒時摩訶迦攝波告諸苾芻曰世尊於何處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此名三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市迦法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高座告諸苾芻曰摩窒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无导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无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苦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惣名摩窒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為上首與五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緣增盛阿蘇羅減少居空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在梵輔大梵少光无量光極光淨少淨無量淨遍淨无雲福生廣果無煩无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窒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鄔波離世尊第二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苾芻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

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尒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愍念諸羣生
所有言說量无邊　今並纂集无遺闕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眼曀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
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
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来說
並已作了如来法王示我正道如教
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
如来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纂集久離大師無復依怙
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
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羞耻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今知不
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
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
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
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第四十卷　第四張　[illegible]

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為奢
搦迦（即是麻類此方先无高共人等堪織為布舊云商鄉和修者訛）後因入
海求諸珎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
設佛陁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
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
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真善
友无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
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
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
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
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
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礼
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
恭敬礼拜問言何故得来至此尊者
報曰我欲最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
牙塔時諸天等聞最後言心生憂惱
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
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
便安頂上復以曼陁羅花及諸蓮花
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
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弥頂
沒王舍城出
尒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五張　禮

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
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云迦攝
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
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
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
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為我覺王
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
不敢恐王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
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為我報知大
迦攝波為欲涅槃来就王門與王取
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
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
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
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
諸弟子及諸大衆令生猒離即便入
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
作是念若未生怨王来至於此山即
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
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
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燄於虛空中
諸天擊鼓尒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
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
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六張　禮

室中右脇而卧重疊雙足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
尒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
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
於涅槃即與无量百千万億天衆各
持嗢鉢羅花拘勿頭花分多利花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
以種種天花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
為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密
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惱作
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
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
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陁
國無復光彩貧窮衆生福田斷絶所
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
槃須於今時法山隤壞法舩傾没法
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正
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隱没時
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礼尊者
足欻然不現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
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棟梁摧折忽然
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
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七張 禮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穌
往竹林園見阿難陁五體投地悲啼
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
入般涅槃時阿難陁即共王去詣雞足
山（舊云雞足由尊者在中後人喫為尊足又嶺有佛跡然雞足尊足梵音相濫也）
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諸大藥叉便
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陁
羅花及諸蓮花栴檀沉水種種花香
而供養處時王即便舉手悲號悶絶
投地猶如大樹斬斷其根良久方起
便欲拾薪時阿難陁見是事已告言
大王何為拾薪荅言欲焚尊者告曰
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
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
聲聞而為隨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
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
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
多行最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
為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
念過去世中人身畀小佛身廣大時
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胝衣示聲
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披
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八張 禮

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
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
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
覩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盖覆其身
於上造塔王礼阿難陁足白言尊者
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
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
尊者便許時奢搦迦從大海中安隱
來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陁
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礼
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
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
今者在何方處荅言子佛已涅槃時奢
搦迦聞悶絶于地水灑穌息又問尊
者舍利子大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
在何處荅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慼即
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
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
法攝事荅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
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荅言如
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
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
形常著奢搦迦衣此苾芻聰明聞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九張 禮

一領便受其阿難陁親於佛所受持
八万法蘊奢搦迦盡皆領受具足三
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陁與諸苾芻在
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陁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
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无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累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陁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陁
覆來聽察見依謀說報言子我已告
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
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
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張 禮

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
迦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
槃如來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
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殼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无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无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庾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陁告奢搦迦苾芻曰尊
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
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
可守護當於末度羅國有手論荼山
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
已記當為寺主入此國內有賣香人
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
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无相好佛然
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搦迦
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馱耶教尊者
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
時阿難陁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
槃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一張 禮

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
取涅槃者未生怨王亦不得分我今
宜可於弶伽河流中而取滅度作是
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怨王因睡夢
見已之傘蓋其竿摧折王作夢已忽
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
難陁所囑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
悶絕于地水灑方穌作如是言尊者
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奢搦迦
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尒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
往弶伽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
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群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姑毗子整四兵衆往至
河邊時未生怨王礼尊雙足合掌
白言
世尊目若青蓮花 緣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遙礼請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二張 禮

留身尊者見已作如是念說伽他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栗姑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衆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申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
震動時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
来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
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是
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子今
来至此便以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
路纔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
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
與五百人出家受具正作白時其五
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
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
中或名水中本云末田地鄉末田是中地鄉是日因以為名喚為日中或云末田鐸迦末田是中鐸迦是水由在水中出家即以為名喚為水中舊為末田地者但出其名皆未詳所以故為注出
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礼阿難足作如
是語世尊最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
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

馱耶般涅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
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
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
世尊記曰迦濕弥羅國牀卧之具所
須易得與定相應最為第一佛復記
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
末田地鄉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
汝今應可於彼宣揚聖化荅言如是
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如水滅
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
與廣嚴城衆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覩波而興
供養未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
尒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
囑如是語迦溼弥羅國流通佛教世
尊亦記當来之世有苾芻名曰日中
於迦溼弥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
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即往
其國加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
自非擾乱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
國地六種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

降注洪雨来怖尊者是時尊者即入
慈定龍威雖盛苾芻衣角亦不能動
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花繽紛
乱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
皆悉變成拘物頭花散其身上空中
頌曰
空中下雷雹　變作妙蓮花　假使刀杖臨
悉是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
其事生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
聖者今何所須荅曰汝可容我安置
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者曰世尊令
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弥羅國房舍
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最為第一
問曰是佛記耶荅曰實尒龍曰可須
幾地荅曰加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
尊者加趺壓九峪口龍曰尊者可有
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
羅漢来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
少我當奪地尊者云尒凡於其處若
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
諸人衆共来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

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壇城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来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支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醉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欝金香根時香醉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雹尊者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来教法當住幾時尊者荅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来教法住世以来當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弥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来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如火滅入无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覩波時尊者奢搦迦度鄔波笈多（此云小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来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涅槃鄔波馱耶以法

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奢搦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燄下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尒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云有魂）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黑色（梵云訖里瑟拏）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梵云蘇跌里舍那）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曰既沉世无依怙如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尒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衆聞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

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為清淨覩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筩盛盐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敢食隨情此即名為盐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敢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

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花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无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尒時具壽阿難陁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云薩婆迦摩）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号曰名稱（梵云耶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授事人來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十九張　禮

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疱生為更有餘事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礼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見作之時大衆高聲共許為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荅曰此廣嚴城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荅曰為六衆問得何罪荅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荅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荅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二十張　禮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問得何罪荅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荅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問得何罪荅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塩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塩事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以筩盛塩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啖食隨情將為塩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荅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二十一張　禮

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荅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將為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荅為天授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敢將為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善來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二十二張　禮

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善來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為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十七衆苾芻問得何罪荅曰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二十三張　禮

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荅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毗奈耶復問為誰荅為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荅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耻郝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荅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為法伴侶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曰奢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二十四張　禮

此云諂曲是尊者阿難陁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奢侘所頂礼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荅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荅言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荅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

我當與汝為法伴侶彼即辞去便往僧羯世城彼有婆瑳尊者是阿難陁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婆瑳所頂礼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荅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辞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辞詣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礼奉辞而去詣大恵

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礼奉辞而去次詣俱生城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鄔波馱耶今在何處荅言往求善黨復問曰何故求黨荅言為擯汝等告曰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駈擯名稱弟子廣陳其事彼諸苾芻曰汝鄔波馱耶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衆中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諂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而欲駈擯甚為妙善由是義故令諸惡人不慢於戒惡疱不生而諸苾芻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互相

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為駈擯事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荅曰彼既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駈擯或言若如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宜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椀腰絛先相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方便或與僧伽胝衣或與七條或與五條或與裙僧脚欹或與襯身衣或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弟子門人頂礼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耶此事已過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是時

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宜
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遷延說伽他曰
應速更遲　應遲返速　此乖正理
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　遠離善友
所作衰損　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　此順正理　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　親近善友　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揵稚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
悉皆來集咸是具壽阿難陁弟子尒
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揵稚聲
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
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忿諍
宜可平懷普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
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
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為安然有
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
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令法久住可
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没於廣
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
安尊者伽他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
可道名字曲安荅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
復荅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
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礼還依
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
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
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荅曰如
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
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
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尒問曰
在何處制荅曰瞻波城復問為誰荅
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荅得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
說十事問荅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
白已即鳴揵稚住廣嚴城所有苾芻
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
為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

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
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　掘地酒盛塩　半驛二指病
酪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聚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侘婆颯婆
善意曲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三八二頁上三行「攝頌之六五百之餘」，諸本（不含石，下同）作「攝頌之餘次說五五百」。

一　三八三頁上五行「愚癡」，諸本作「愚闇」。同行「眼瞎」，諸本作「眼翳」。

一　三八三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曰」，磧作「白」。

一　三八三頁下一七行「若未」，徑、清作「若夫」。

一　三八四頁上一行「重疊」，諸本作「重畳」。

一　三八四頁上一四行「光彩」，諸本作「光輝」。

一　三八四頁上一八行「隱没」，諸本作「沉隱」。

一　三八四頁中五行夾註右「人喚爲」，諸本作「名」。

一　三八四頁下一四行「于地」，南作「在地」。

一　三八四頁下二一行「并授」，諸本作「并受」。

一　三八四頁下末行第七字「衣」下，諸本有夾註「即是麻類堪織爲衣麁布相似」。

一　三八五頁上一七行「忘失」，諸本作「妄失」。

一　三八五頁中六行「穀中」，諸本作「穀中」。

一　三八五頁中九行「能導」，諸本作「能道」。同行「野孤」，諸本作「野狐」。

一　三八五頁中一四行第五字「於」，諸本作「於此」。

一　三八五頁下三行「弥伽河」，諸本作「殑伽河」，下同。同行「流中」，諸本作「中流」。

一　三八六頁上一行第七字「作」，諸本作「遂作」。同行「說伽他曰」，諸本作「伽陀誦曰」。

一　三八六頁上一一行「通力」，諸本作「神通力」。

一　三八六頁上一九行夾註左「舊爲」，諸本作「舊云」。

一　三八六頁中一八行「名曰」，諸本作「名爲」。

一　三八六頁下二行「雖盛」，諸本作「雖壯」。

一　三八六頁下八行「悉是」，徑、清作「悉見」。

一　三八七頁上一一行「隨意」，諸本作「任意」。

一　三八七頁下九行末字「此」，諸本作「地」。

一　三八七頁下一二行第七字「箇」，諸本作「筒」。下同。

一　三八八頁上一八行夾註「耶舍」，徑作「那舍」。

一　三八八頁中八行「苾芻」，諸本作

「苾芻多衆」。

一　三八八頁中一一行第五字「共」，諸本無。

一　三八八頁下一三行首字「問」，諸本無。

一　三八八頁下二一行「不許」，磧、南、徑、清作「得」，諸本作「此得」。

一　三八八頁下二一行第七字「得」，諸本無。同行第七字「而」，諸本無。

一　三八九頁上一四行第七字「而」，諸本無。

一　三八九頁中二〇行「何謂」，徑作「何爲」。

一　三九〇頁中一四行第九字「曰」，諸本作「由」。

一　三九〇頁下一四行「是時」，諸本作「尒時」。

一　三九一頁下四行末字「病」，諸本作「食」。